

民 族 英 雄

劉 二 傳

唐 偉 著



廣 西 省 政 府 編 譯 委 員 會 印 行

唐偉著

民族英雄

劉

二

傳

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印行

英民族

劉一一傳

唐偉撰

目次

頁次

一、少年就努力	一一—八
二、英雄初出山	八—一〇
三、亡命安南國	一〇—一四
四、打倒黃旗軍	一四—二一
五、戰勝法蘭西	二一—三三
六、不倒戈主義	三三—四六
七、他鄉遇故知	四六—六六
八、不肯做漢奸	六六—七四
九、清廷加封賞	七四—七九

十、揚威回祖國·····	七九——八八
十一、抗日的先鋒·····	八八——一一一
十二、鎗口不向內·····	一一一——一二五
讀者感言·····	一二五——一三二

民族
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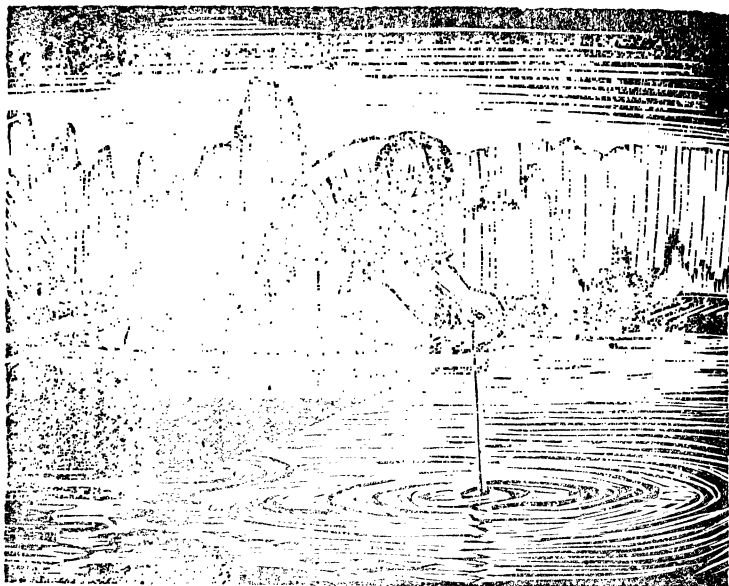
劉二傳

一 幼年就努力

却說前清道光年間，廣西博白縣菱角壩金村那個地方，居民有個姓劉的，名字叫做以來，他從曾祖以來，世代單傳，到了他的父親才生了兩個兒子，他是居長，還有他兄弟以定，因為家裏貧窮，他們替人家做田佃口，每年都累巴巴結結的過着日子，忽然一年，年歲不好，生活已經感到十分困難了，那知道破屋偏逢連夜雨，漏船又遇頂頭風，他的父母同時雙亡了，把兩口棺材埋葬以後，家裏便一無所有了，眼見得這地方住不下去，經親戚朋友，再湊了幾串錢，他們兄弟二人便扛着很簡單的行李，出外謀生去了。他們離了自家鄉，便一直向東南走，走了許多地方，都是地方荒歉，找不着工做，看出了廣西，到了廣東的境界，還是沒有辦法，再走到欽州防城司古森洞小峯鄉這個地方，看見人烟稠密，也還殷實，他們兄弟二人便在這裏停留下來，找些竹木茅草蓋上了一間屋子，以來把剩下的一兩串錢蒸酒來賣，并帶點雜貨零販，他的兄弟以定呢，便幫人家殺殺豬，挑個担子賣賣零肉，如此過了幾年，弟兄二人到很剩下了幾十串錢，於是從新蓋了三間磚房，把他兄弟以定說了一房親事姚氏，自己也要了一個再醮婦陳氏，還帶了一個拖油瓶李保哥，但是姚氏不久便過世了，那陳氏隔了一年多，便生了一個男孩，這時正是道光十七年九月十一日，這一天，以來便把他取名叫做義，又替他取個別

號叫做淵亭，因為李保哥，把他排行做老二，後來大家都叫他做劉二了，劉二一出世，便伶俐得很，眉清目秀，方頤巨口，真是鷄窠裏出了鳳凰，因為他們劉家幾代雖是貧窮，卻是代代忠厚，一生到老總是認虧吃，對於公共的事情，總是熱心熱腸的，縱然自己沒有力量出錢，也是盡量的出力的，或者是老天爺報答他，所以把他家生出了這樣一個好兒子來。不過劉二生下來之後的不久，家裡便出了不幸的事，因為他的叔叔以定最愛賭錢，從前雖經他的哥哥勸戒，總是不能把這種不良的嗜好給他戒斷，那知道這一次輸得太多了，把他兄弟二人幾年的積蓄，輸得一個精先，連三間磚房抵賬都不夠，這一來小峯鄉便住不下了，於是老兄弟倆便拆了伙，因為沒家當可分，只好說拆伙罷了。以來便帶了一家四口，搬到北鷄村的茅屋裏住下，替人家種幾畝田；但是一年的收入，總是穿衣不暖吃飯不飽，只好再種些雜糧，或是替人家再做點零工，補助補助，但是總是不夠，又巴巴結結的過了兩年，劉二已經五歲了，小小的年紀就知道他的父母辛苦，總想替他們分分勞，但是身無三尺長，手無三斤力，從那裏幫起來呢？他看離他們家裏不遠有一條溝，溝裏常有魚游來游去，他便獨出心裁，做了一個釣魚鉤，一天到晚釣魚，釣到一斤八兩，總是拿到家裏，給他父母做下飯菜。如比過了兩年，實在是過不下去了，以來便攜帶家小投奔到廣西上思平福新墟本家哥哥家裏，偏偏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窮神老是釘住在他身上，剛有換一口氣的希望，還是逼迫得咽下去，不先不後，恰恰這時候他那位本家哥哥吃了官司，弄得家敗人亡，他白白送了好幾年牢飯，等到他的本家哥哥出牢的時候，已經家裏一無所有了，也沒有法子再湊合住下去了，以來又把家小

師灘了做就歲五十——灘河測探二劉



搬到對河邊隆州橫口村，批點坡地耕種，還是窮得要死。那時期劉二已十三歲了，在灘船上替人作工，說不上工錢，就是混個嘴吧，劉二每天探測灘的形勢，那裏有灣，那裏深，那裏淺，那裏寬，那裏窄，不到兩年便爛熟記在心裡，十五歲居然做了那裏的灘師，替船家帶路，晚上回家，便從他父親學習拳棒，不料這小小的年紀，已經力大如虎，只要他父親隨便指點一下，他便領悟，便不分早晚，趕着練習，這時候十八般武藝早已件件精通，勝過他父親十倍了，如此過了兩年，雖離不開一

個窮字，但總算是平平安安的。一家老小團聚在一起了。那知道老天爺要磨折這位英雄，彷彿是要把這塊生鐵鍊成純鋼，好讓他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一樣。這年劉二不小了已十七歲了，五個月當中，他的父母先後都離開了塵世，只留下他和李保哥二人，這還不算事，他胞叔以定這年投奔他們這裏來，也趕着這當口死了，本來一個負債度日，衣不週身，食不飽肚的人家，五個月當中，接二連三降臨了這種不幸的事，不要說醫藥埋葬等等費用，光說三口棺材要幾個錢，只把劉二累得頭都抬不起來。他的父母所遺留下的紀念品，沒有什麼珍珠寶貝，只贖下歷年所欠的債。那些債戶，都是些無知識的小販和苦力，那裏能有眼可認識英雄呢，便一天一天的逼上門來要賬，還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把劉二逼得無地洞可鑽。他總覺着是他父母欠下來的債，自己是應當一五一十的還給人家，才對得住他的已死的父母，如要不還的話，不獨自己的面子難以爲情，還恐怕他的父母當真來世要變豬變狗替人家還債呢！所以他一口氣毫不躊躇的便完全答應了，也決計不存一跑了事的心，無奈家裏什物都沒有，爲治他父母同他叔叔的病，買棺材早已將伙其衣服變賣得乾乾淨淨了，凡是他認識的人，幾乎都是他們家的債主子，無法再開像已了，實在是走頭無路。正在這當口，忽然來了一個救星，離他們家不遠的有個鄉紳姓王，因爲他曾經會過進士又在門外做過兩任知縣，很括了幾文錢，便辭官不做，回到家鄉來，買了兩百多畝肥田，還剩下幾個錢，便買些舊書，終日在家裡搖頭擺尾的吟詩念句，倒也逍遙自在。他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名母者師，第二個兒子叫者賓，者賓早就死了，都是他元配的太太生的，小兒子名母者佐，是他續絃的太太生的。那者師年

約三十多歲，因為看見他的父親從寒士起家，經過許多艱難困苦，好容易才弄來幾個錢，所以他同他的父親一樣，一文錢也不錯用，並且念書十二分用功，到了二十八歲上，進了一個學，他父親在任的時候，他帮他父親看公事，又做內賬房，確實是帮他父親節省了不少的錢，依他的意思，還是想他父親再做幾任縣官，多弄幾個錢，才告老回家。但是他的父親覺得自己是一介寒儒，居然會了進士，便放了知縣，又分發到四川這個有錢的省分，候補不到三年，就署了缺，雖是初任，到也不平安安做下去了，第二年調差又是平平安安的交卸，總算是一帆風順，親眼看見許多同僚，被控的被控，革職的革職，拿辦的拿辦，充軍的充軍，自己總算是一點風波沒受着，那宦海無情，變化不測，自己雖然精神還好，拿鏡子照來看一看，鬍子白的一天一天的加多，黑的一天一天的減少，年紀一過六十，風裏雨裏，便覺得有點吃力，自古道蜀道難行，何不急流勇退，荷包裏多少積了幾文錢，除了買用外，還可以買幾部大部頭書看，早睡晚起，落得享福，何必爲兒孫做馬牛，兩腿一伸，還是赤條條的來，赤條條的去，有什麼大了不得呢，所以不聽老師的話決計辭官回家，老師也無可如何，只好同他父親一陣回來了。因爲他曾經進了一個學，又在他父親任上做過許多事，所以地方上有什麼事情，他的父親不肯去，總是請他到場，所以常常到縣太爺衙門裏走走，漸漸的也替人家說說官司，講講人情，那都是有好處的，最少的限度，也有幾回酒席吃，家裏又可以省一點。他的弟弟者佐的性情，同他哥哥完全相反，他看錢便討厭他，總是想法子把龜花掉，最喜歡賭錢，又喜歡喝酒，一天到晚，總是找快樂的事做，但是生來一副絕頂聰明，念書真是過目不忘，

他老是笑他哥哥做文章同糞牛皮一樣，費了許多時候，還是生硬不爛，因此他哥哥嫉妬他。閑話休題，書歸正傳。這天者佐在劉家村到劉御史家裏賭錢，足足贏了二三十串錢，吃得一個酩酊大醉，扛了一個口袋，東一倒西一歪，走到大路的時候，已經太陽下山了，看看天氣漸漸的黑了，離家還有好幾里呢，正在東歪西倒的時候，忽然肩膀被人碰着一下，好像碰在石頭上一樣好生痛呀，正待發作的時候，那人已過來賠不是，他把醉眼睜開仔細一看，原來是他曾經看見過的打得一手好拳那個小伙子叫劉二的，他一眼看見，心裡又害怕，又歡喜，怕的是他那副拳頭自身當他不起，喜的是他正想同他學打拳，沒有機會同他說，平時又看見這人生得鳶肩虎項，鳳眼蠶眉，一表非凡，英氣勃勃，雖在窮困中，還無半點寒酸形態，心中確是暗暗的傾慕他，只是沒有機會同他接近，這時被他碰了一下，肩膀雖碰痛了，卻是酒有被碰醒了。便同他笑道，不要緊，沒有傷，你這時候到那裡去，我久慕你的拳術，想請你到我家裡教我，你願意不願意呢？劉二便回他道，我那裡有什麼本領，我也沒有投過名師，不過跟我父親學了一點頑意兒，自己還沒練得好，那兒配教人學，並且我現在因為我的爸爸媽媽叔叔死了，丟下了許多債，正天天被債主子逼得不得下台，我那兒有這分心思來弄這玩意兒。者佐道：你有多少錢的債，可以告訴我嗎？劉二道：約麼有幾十串錢，者佐道：我以為多大的事，幾十串錢嗎？我這裡有，你拿去，說着便把口袋交給他，指着道，這都是我今天贏來的，你數一數吧，不够明天再到我家裏找我。劉二死也不肯收，扯來扯去，還是者佐讓步說，算是我借給你的吧！明天再算，我要回家了，你再不肯，便把我當狗了，劉二這才答應，要

當面數一數好寫字，者佐急起來了，誰要你寫字，我也不是放債的，你帶回家數去罷！不虧明天再說，便自去了。劉二便把口袋帶回家，數了一數連同洋錢毫子銅錢，一共合錢三十四串八百二十五文，把債還了，還多三串六百七十二文，第二天一早便跑到各家如數把欠債都還清了，把剩餘的錢裝好，找隔壁趙伯伯寫了一張借字：自己打了一個手模，一口氣便跑到王家公館裡來，找王二少爺。者佐見了他便問，還差多少，劉二便把剩下的錢同借字送給他說，够了，還要不了，者佐把字一看，笑道，用不着這個，順手在桌上掣根火柴把字燒了，說道數目我記得，借字我恐怕遺失了，將來倒是一個麻煩，不如燒了到省事，剩下的錢，你也掣回去用，橫豎這錢是贏來的，倒是你教我拳棒是正一經事，從那一天起，劉二說，就從明早起，說罷就回去了，從此以後每天便到王公館後花園去打拳，者佐教他認字念書，他們兩個人，天分都高得很，不到八個月工夫，者佐的拳術學得很好，劉二的書也念得很好，無如好景難常，忽又平地起了風波，因為者佐習拳的事，被他哥哥者師知道了，他就一本奏上，告訴他的父親，並且加了許多不好聽的話，彷彿說劉某是一個幫頭，手下的黨羽很多，似乎是一個通緝的要犯，現在假借教拳的名目，勾結良家子弟，參加造反，我們家裡是身受國恩的，萬一被人告發，勢非滅族不可，不如叫弟弟自首，向縣府衙門告密，把他拿解到省，以免株連。幸虧他的父親心裏很明白，知道他們兄弟不和睦，他借此為題，好陷害他的弟弟，便把者佐叫來大罵一場，並且說，連他也一起還送到縣裏去辦，以示大義滅親的意思，者佐弄得有口難辯，明知是他哥哥做的把戲，但是自己事前沒有向父親說明，總是自己的錯，便連夜叫人

告訴劉二，並且勸他光棍不吃眼前虧，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劉二畢竟年紀太輕，對於這霹靂一聲雷，便沒有主張了。又恐怕帶連者佐，孤負他一番意思，便連夜背着行李帶了李保哥離開了櫃口村，跑到鄰鄉高風村陸二叔家，仍然不能存身，又同着李保哥走，到處砍柴打獵爲生。一夜夢見一長鬚老人對他說，一黑虎將軍還埋沒在這裡麼？爲甚麼還不去呢？一忽然驚醒，乃是一夢，劉二暗暗想道，一定是神仙點化我，叫我出來替國家做一番事業，但是沒有人引薦，我從何去報効呢？想來想去，又歡喜，又納悶，忽然從地下跳起來，發憤道，我堂堂一個男子，年紀已到二十歲了，正是英雄有爲的時候，難道自甘下流，飽一頓，餓一頓，就老是這麼墮落下去麼；不管什麼黑虎白虎，事業總是人做出來的，既蒙神仙點化，決計找事業去做了。

二 英雄初出山

那時咸豐七年，洪楊部下散到各處，仍然隨時同清朝的軍隊打仗，遷隆洲有鄭三一股，約百餘人，劉二便帶着李保哥同鄧阿富曾阿已凌阿文哥利等伙伴，一共六個人投奔鄭三，那時鄭屬於延齡國主吳元清的副都統吳二。同時黎刀霸佔思明，趙大霸佔寧明，宋以慶霸佔下思海灣一帶，巫必靈霸佔上思，彼此不相統屬，常常火併。自從劉二投奔鄭三以後，替他作先鋒，勇猛無匹，每次打仗，總是勝利，勢力一天一天擴大了，後來鄭三同巫必靈打仗，鄭的血表黃大反水作內應，把鄭三打得個全軍覆沒，劉二死裏逃生，光身一人，殺出重圍，投奔吳二去了，後來因糧米無着，他便改投王士林，經過許多惡

戰，劉二出力不少，因此王的聲勢一天一天大起來，後來王士林半明不昧的捐了一個功名，藍翎道銜，回到上思做紳士，糧米一天天減少，久而無着，劉二只好投奔黃思宏那邊，那裏知道黃思宏也是一個大滑頭，自己躲到安南太平府家裏，整年的見不到面，那負錢米責任的人。也躲了不見面，把責任都卸在他的身上，劉二看看不是玩意，自己負的責任太大，既無錢，又無米，如何能應付呢？決意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了，就帶了他的心腹二十三個人，投奔吳亞忠。剛剛走到半路上，黃帥部下自動追蹤跟從的有一百多人，個個都願意同他同生死，共去就，劉二阻攔不住，只好帶了他們一齊到吳亞忠那裏去了，這一百多人，便是他後來的基本幹部，此是後話，現在不提。劉二見了吳亞忠，說明投奔的意思，吳亞忠大喜，因爲他早已知道劉二的勇敢善戰，足智多謀，并且肯與弟兄們同甘苦，個個都愛戴他，便一口答應了，并且叫他將帶來的人自成一隊，作先鋒，劉二於是製了七星黑旗一面，作爲本隊的徽幟，自此以後，每次打仗，沒有不勝的，吳的聲勢一天一天大起來了。王黃二人後來打聽到了吳亞忠的勝利，都是劉二作戰的力量，大爲後悔，百計千方，勾引他回去，劉二感吳知己，并且吳已將他的妹子許配與他，那裏有回去的道理呢？王黃老羞成怒，便雙方帶領幾千人來打他，他拿二百多人把幾千人打得個落花流水，王黃二人僅僅乎賸了兩個光身，也許是劉二顧全舊情，不傷害他們的生命吧，那知道王黃二人因爲走頭無路，便去做漢奸，引了清兵大隊人馬，一百多營，滿山遍野，水陸并進，八面包圍。吳的方面，不過幾千人，兵方、財力、人力、物力、火力、沒有一樣趕得上，所恃無恐的，就是這個智勇雙全的劉二，打一仗，勝一仗

，打了兩年多，打了幾百仗，清兵是有接濟的，這邊是沒有接濟的，清兵死一個，補一個，死兩個，補一雙，源源的死，也就跟着源源的來，要想把他們打退打盡，決沒有這回事的，并且糧餉充足，器械精良，殺一個人便有二兩，三兩，十兩，八兩的獎賞，價格是照位置大小而定的，這邊呢？就是一團熱血，這一團熱血，都是劉二用種種方法鼓勵出來的，最要緊的方法，便是他自己身先冒險，同敵人打，弟兄們問良心問不過去，也非把肉做的身子向刀山劍林裏衝不可，所以每次打仗，總是勝的，隨後清兵看見了黑旗子就跑，但是他們的兵，老是死了又補，有的是人，硬殺是殺不盡的。他便想出一個招降的法子來，叫清兵殺他們的長官來降，賞銀五兩，帶一桿槍來的十兩，這個賞格一出，清兵歡喜得非常，不到幾個月，陸續來降的有一萬多人，因為他們怕劉二同怕老虎一樣，他們投降，第一是可以免掉死，第二還可以得到銀子，他們在那邊也是當兵，落得避開死路投生路，可是這一來，清軍那邊固然是大起恐慌，但是這邊也起了恐慌，因為不獨銀子光了，不能兌現，而且糧米也要光了。劉二看看漸漸不能支持下去，便同吳商量，自己到波斗去借糧，吳再三不肯，那劉二請以一個月為期，吳勉強答應了，他才帶了本隊人馬去了，到了波斗二十多天，四處張羅，糧食沒地方可借到，弄得劉二進退兩難，不敢回去，先打發人回去報告，吳誤會了意思，大罵來人，劉二本隊的人知道了，個個忿怒，不願再回吳那邊去，他也沒有辦法，只好帶領衆人投安南國去了。

三 亡 命 安 南 國

劉二把衆人帶往安南國，吳亞忠聽見了，吃了一驚，大哭道：『我的事全壞了，他』跑到安南國去，我的事完了，立即派了數十人，連夜分路追趕，請他回來。那時劉二已由高平墟經安禮墟往橫球墟去得遠了，衆人回報，吳哭了好幾天，從此聲勢大減，每戰必敗，後來竟被清軍完全消滅了，此是後話不提。劉二到了安南，改名永福，在橫球墟住了一天，便到蘇街大墟，當地頭目鄧晚，梁山大等，同從清國來的農秀業黃守忠等，均一致歡迎，因為他們都是一向傾慕他的，所以一見面便非常投機。劉二便在此間住下，一連住了五個月，於是大家商議往攻安南六安州，爲民除害，因為安南的六安州，地面遼闊，出產豐富，人煙稠密，不過一向被白苗人霸佔，他們的總督是姓盤叫文義的在地大山駐紮，雄視一方，安南王也莫奈之何，只好聽他割據罷了，於是劉二先派部隊三百多人，向三海地方去割禾，隨後攜同許鄧等前往，在左大地方會齊，沿途發生許多困難，好容易才達六安，四鄉百姓，歡喜得像發狂一樣，劉二便開誠佈公的向大家創立一個中和團黑旗軍，盡力保護地方，於是各路都爭送糧米，請求保護，却是把白苗人氣昏了，三番五次的聚集千數百人來打。但是結果，都被劉二打敗了，苗人知道黑旗軍利害，乃開一個全體大會，傾巢來犯，被劉二用埋伏計策，把他們殺掉一大半，又用計把他們的總督盤文義殺掉了，又把他們的文武百官，什麼巡撫，布政，按察，府州縣官，都統，督統，一大批數十員，拿獲解送到安南國的三圻巡撫處殺頭，從此白苗人不敢爲非作歹了，三圻巡撫一本奏上，安南王馬上下一道上諭嘉獎一番，這是英雄到安南後第一次的立功。

劉二在六安住了兩年，家家歌功頌德，處處送錢送米，他每月把各部隊糧餉發夠了，再有送錢米來的，一概不收，因此百姓格外歡喜，他每日除教弟兄們拳棒同大家談安撫地方的方法而外，自己埋頭念書。日子過得快，劉二已經三十三歲了，正是精強力壯，志氣發揚的時候，那裏肯背着手吃太平糧呢，有一天聽說保勝那個地方，被一個土豪何均昌霸佔，自設關卡，收稅抽捐，老百姓被他壓迫得氣都吐不出來，安南王也是一樣的莫奈之何，於是他便同大家商定帶兵前往討伐，自帶三百人向龍魯埠開拔，那何均昌得到這個消息，知道此事不妙，便用一個先發制人的法子，派兵前往堵住，那知道被劉二殺個精光，第二年從二月起到十一月止，打了幾十次仗，何均昌沒有勝過一次，眼見得保勝不能保了，便派人到雲南把個大樺子頭張來慶請來。那張來慶有幾千人馬在手裡，一向橫行雲南一帶，沒有人敢向他正眼看一下的，因為何均昌的央求，便將大批人馬浩浩蕩蕩殺奔到保勝來，看見劉二兵少，恨不得一口便把他吞下去，那知道頭一仗，便被劉二殺得一個鬼哭神號，折傷人馬一半，接二連三的又被劉二殺得七零八落，從此後便不敢出來交戰了，何均昌急得滿屋子打轉，看看兵臨城下，無法應付了，忽然想起黃旗大樺子頭，姓黃名崇英的，外號盤輪四，他手下有上萬精強人馬，現在據守河陽，假如拿重禮請他帶一支兵由六安州龍魯包抄過來，給他一個前後夾攻，那時期，劉某雖有飛天本領，也是走頭無路了，主意既定，便連夜派他的心腹人廖三帶同禮物前往河陽，那知道盤輪四正想向外發展，對於那地當年豐的保勝，早已垂涎三尺，現在聽了廖三的言語，便慷慨的一口答應了，把禮物也收了，馬上便點齊五千人馬，連同家小直向六

安州前進。劉二那邊早有探馬報告，原來黃崇英是吳亞忠的血表，同劉二曾在吳處同過事，劉二想道，我們全部人馬，不滿一千，現在分散在各處，一時也不容易集中，黃崇英的人馬確是很精壯的，同何均昌，張來慶這班人，大有天淵之隔，雖然如此，但是我的利害，他也是知道的，不如先用軟工同他來一下，如肯受我利用便很好，不然的話，再想法子對付不遲，於是一面派人具牛羊肉，在二十里外迎接，并請他到六安主持一切，一面秘密派人打聽他對於自己實在的心思，均一一佈置好了。那黃崇英表面上是一團和氣，心裏卻藏着一把刀，非把他解決不可，劉二早已打聽明白，時刻提防着他，彼此不露形跡，暗中準備，有一天，黃請劉二到他營裏去，一連催了好幾次，大家都勸他不要去，劉二想道，去吧，恐怕受害，不去吧，恐怕決裂，心裏着實盤算一下，最後決定用關公單刀赴會的辦法去試一試，於是就坐了隻快船，帶隨身二人，直向他營裏走，不等黃出來迎接，一直跑到他房裏，那時期已有八個大漢，身上都帶了短槍利刀站在房前等候，劉二便同黃坐在床上，看見烟盤子裏有一支大烟槍，便一把握在手中，一面同黃說話，特別的注意他的眼睛，倘若他的眼睛歪一歪，便用烟槍先把他打死，再出來同八個大漢對打，因為自己的拳棒，是很有把握的，他們都不是他的對手！說了一回話，便告辭，親手挽黃的手，一同到河邊，上了船，方才分散，那黃崇英翻了眼睛直瞪瞪的看着船同飛一樣的開走了，白忙了一場，又慚愧，又惱悶，心裏還是不甘，於是一面邀劉二同到保勝，一面又派人勾結他的部下反水。劉二到了保勝，便把部下分佔了砲台，同各重要地方，自己卻住在一家店號裏：忽然一夜聽見地底下有聲音，劉二笑道，這是

黃崇英用挖地道拿火藥來炸我的把戲，我何不將計就計呢？於是暗暗的把衛隊移往旁的地方；把駐在旁的地方的部隊，暗中布置妥當，表面上還是鎮靜如故，果然不久的一夜，火藥爆發，一條街都炸燒光了；磚頭石塊，都飛入半天空中，黃崇英的大隊人馬。一齊撲來，劉二在山頭上看見，暗暗好笑，便下令四面將大砲同發，那知道黃軍個個人身上都帶上火藥三四斤，一遇着大砲全都燒着了，轟的一聲，一千多個人的骨肉，都飛到天空上去了，劉二帶領人馬，四面殺來，把黃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黃軍死亡了一大半，隨後又敗了好幾仗，便堅守老營不敢再出來了。劉二幾次攻老營，都攻不破，於是用黃軍降將曾七的計策，裏應外合，把黃的老營打破了，黃軍死在火裏一半，死在水裏一半，黃崇英只帶了幾十個人連回家小逃回河陽去了。劉二此次大勝後，威名震於安南全國。安南王給他一個七品千戶。

四 打倒黃旗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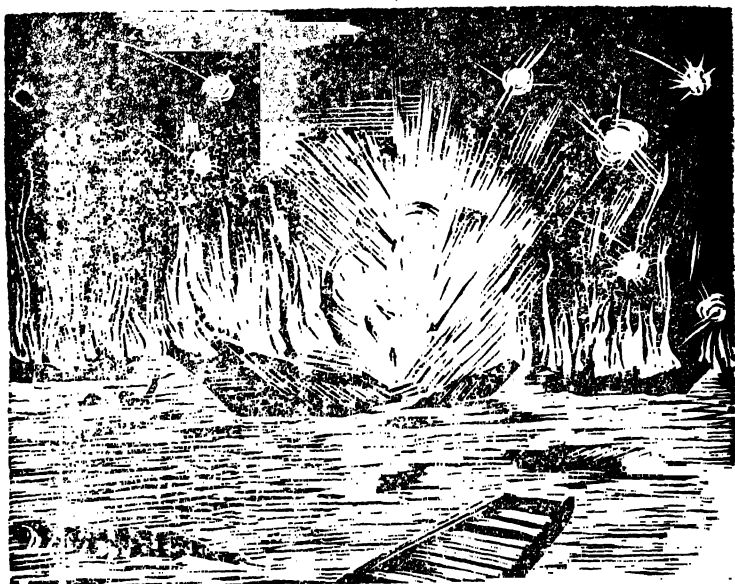
黃崇英回到河陽，又招兵買馬，聲勢又漸漸大了起來，安南已派了許多人馬去剿滅，都被他殺敗回來，安南王於是請清朝派兵來剿，清朝派了馮提督子材帶了二十營進攻，馮久知劉二的大名，并且知道黃軍最怕的是黑旗軍，便派人請他助戰，劉二答應了，派農秀業帶了兩營前往，黃軍看見黑旗子就跑，接二連三的打了幾個敗仗，黃崇英料定力不能敵，便逃入白苗順天主那裏去了，河陽這才克後。清軍退走，把河陽交還安南國，安南王派大兵在那裏紮住，不多時黃崇英打聽了清軍黑旗軍都離開了河陽，他便帶領

本部人馬殺回，把安南兵七八千人三四天便趕走了，重新把河陽佔住，心裏恨透了黑旗軍，非報仇不可，便聯合了各處桿子頭在河陽開會，共聚集好幾萬人，同時發動，佔領安南國宜光，興化、太原、諒山，北寧、水東、來朝、七省，二百餘州縣，又設了十三關，每關都有幾百上千人守着，地勢險要，道路崎嶇，安南國的重要地方，都在他手裏，他便親自帶領幾千最精壯的兵馬，又聯合幾千白苗，雙方夾攻六安州，把個六安州圍得鐵桶一樣，水洩不通，那時候劉二在保勝駐紮，黑旗軍總共僅八九百人，六安州只住了二百人，劉二得了探馬的報告，將加派一百人助守六安州，那時守將是許元彬，一連同黃軍打了多次仗，都是勝，但是黃軍如潮水湧了上來，越殺越多，劉二便叫許元彬乘着大勝之後，帶領三百人馬退到龍魯，自己把保勝的兵，退些到十洲，黃崇英探得許帶了人馬退守龍魯，便帶兵追來，將他包圍，劉二得報，自己由保勝來救，先佔住了一個高山頭，再同黃崇英惡打，黃軍那裏當得住，打了一個大敗仗，黃崇英頭部受傷，退到白苗那裏醫治去了，但是黃軍還是很多，劉二雖是每次打仗總是勝，仍然是打他不退，後來黃崇英傷好了，重整旗鼓，猛撲上來，將猛馬那個地方圍圍住，猛馬離保勝，僅僅乎只有五十里，是保勝一個糧道咽喉，十分要緊，劉二便帶領人馬，到離猛馬二十里猛把這個地方，四面埋伏，先詐敗，把黃崇英的人馬引到山谷中，然後一齊殺出，好像秋風捲葉一樣，把黃軍殺得卸甲丟盔逃走。這時候安南督統黃佐炎連同提督阮文雄有兵馬八九千人，駐紮頓關，不敢同黃軍開仗，所有銀米都在他們手裡，劉二雖然屢次打勝仗，因為不肯強迫老百姓出錢米，不但賞格的錢拿不出來，連發餉日食都要發生問題了，

但是要到頓關，須經過黃軍的十三關，那十三關有好幾千人守着，且地方險要，硬打非打幾個月不可，安南王又不肯另外設法運糧送餉，眼見得要餓死了，劉二便想出一個辦法來，自己挑選了八十名精壯弟兄，都私藏了短利兵器，把七星黑旗捲起，藏到自己身上，通同打扮着買賣人做工的人模樣，親自去偷關，同弟兄們約好，閃眼爲號，一齊發作，其餘的人，隨後趕來守關。大家抱着一股勇氣，踏上關來，那守關的人，毫無戒備，劉二便把眼一閃，各人都拿出兵器出來，把那些守關的人，同切蘿卜一樣一個不留，便把他們的番號旗子打起來，連夜再闖第二關，到了關，關上看見是自家人，毫不介意的把關開了，劉二又把眼一閃，大家一齊動手，把守關的幾百人殺得直叫自家人怎麼的殺起自家人來了，死了還死得個不明白，又打着第二關的番號旗子，連夜去闖第三關，如法泡製，一連十八天，把十三關都打通了，到了頓關，同那安南的提督阮文雄見了面，他們聽得這番情形，都嚇呆了，好像這班人是天兵天將，不是凡人，當時把錢米送到了不提。那時黃旗有一枝軍五六千人紮在龍窰那地方，劉二便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法子，帶領八百多人，直撲上去，并叫阮文雄帶領安南兵八九千人，遠遠搖旗吶喊，助聲勢，因爲那些安南兵，一聽見炮聲殺聲，便要向後轉的，無論十萬二十萬都是如此，所以劉二不願他們參加上火綫去，但是又不能不敷衍阮文雄的面子，就用這個折衷的辦法。安南兵他們站在遠遠的地方看，看見黑旗軍個個都是生龍活虎一樣，刀子像雪片一樣的飛，人頭像雨點一樣的望地下落，那黃旗軍投降的投降，一堆一堆的跪着，逃走的逃走，同鴨子一樣一陣一陣的亂竄，一個個臉上都無人色，只要黑旗軍趕了上來，喊

水，了紅天，了着燒船，飛上船向樣一雲紅像箭火砲大

。了紅也



一聲殺，那黃旗軍一個個腳都軟了，提不起來，伸着頸子等人家殺就完了，有時一陣炮聲，一股煙飛到黃軍那邊，便像墻一般的倒了下來，永遠就起來了，黃軍見不是頭，便翻山過去，往河邊跑，一會子功夫，二百多隻船，都擠滿了，爲爭船自己打起來了，船翻了一隻，又兩隻，又五隻，煙又飛到河邊來了，黑旗軍又到了，火炮火箭好像紅雲一樣的向船上飛，船燒着了，天紅了，水也紅了，船都打壞了，燒光了，船上剩下的人又往岸上跑了，二百多個烏鴉飛來了，不是烏鴉，是人，

是黑旗軍，上岸的人，又被殺光了，最奇怪的是騎在馬上的一個威風凜凜一個人，在才上陣的時候，手裡拿着一面黑旗子東一指，西一指，那些不怕死的人，都跟着他的旗子方向望前跑，跑到那裡大殺一陣，跑到這裡大殺一陣，黃旗軍湧擠上來了，那騎馬的人手上的旗子換了一把大刀，那馬飛到人堆裡去了，大刀舞起來，血噴了上來，一大堆人倒了下來了，煙騰了起來了，那一堆子人又倒了下來，馬又回來了，那人手裏又換了旗子，旗子又在那裏左右的動，黑旗軍追到山腳下來了，黃軍翻山跑了，馬又趕到了，手裏的旗子又在那裏左右動了，下馬了，也翻過山了，刀又舞起來了，黃旗軍回樹葉子一樣落下來了，煙又飛了，兩邊都飛了，黃軍向兩旁滾了，那下馬的人忽然不動了，那黃軍又回過來殺了，那下馬的人又動了，又舞起刀來了，黃軍又跑了，望江邊跑了，下馬的人也趕到河邊了，可怕呀，從龍管到河邊二十多里，到處都是黑壓壓一堆一堆的人馬尸首，紅汪汪一片一片的血跡，衣服帽子刀砲米火藥子彈草豆滿山遍野都是，噁呀，這黑旗軍不是凡人，是天將，是神兵，他們一個人，要抵一百個人；他們沒有一個向後轉的，真奇怪；真奇怪，他們得勝回來了，我們趕快整隊迎接他們吧。

劉二帶隊伍回到頓關，自己腳受了傷，士兵傷了五個人，死了七個人，得了黃軍的東西不少，住了兩天，到臨洮府，黃佐炎早已趕到迎接，稱劉二是安南國的萬里長城，並派醫生替他醫治腳傷。正在養傷的時候，那黃崇英又派一員大將陳亞水帶三四千人打湖寧縣，又派大將廖四帶三四千人打立石縣，兩縣一晚便打破了，陳亞水乘勝派兵一千來攻臨洮府城，安南軍看紅了眼，也要一顯身手，全體將官都出馬，帶了三千多人，出

城接仗，剛上陣，被陳亞水的兵打死了六七百，其餘的一齊望城裏跑走了。黃佐炎在興化聽到了這個消息，大吃一驚，便令劉二帶兵去打，另外撥兩千安南軍助戰；劉二把安南軍作後隊，自己帶領本隊作先鋒，陳軍看見黑旗子便跑，劉二用大炮轟城，陳連夜棄城逃走，被劉二趕上殺個精光，回個頭來，攻立石縣，把廖四的人馬又殺個不亦樂乎，兩縣都收復了，黃佐炎喜歡得手舞足蹈，除犒賞黑旗軍大牛十隻，肥豬八頭，糯米粘米各一百多石外，另外送劉二好酒兩瓶，鷄鴨各四隻，劉二把牛酒等物分賞安南軍，安南軍大歡喜，安南王接到捷報大喜，把劉二由七品千戶提升爲保勝防禦使。

後來黃崇英又派了一萬多人馬，攻打安南國山西省白樓社這個地方，一面勾結法蘭西攻打河內，劉二帶領人馬，同他打了十幾仗，仗仗都勝，把他消滅了，安南國王看見劉二戰無不勝，便下了一道上諭，給黃佐炎轉令他帶兵攻打黃崇英的老巢河陽，以清後患，便把他由保勝防禦使提升三宣副提督。恰恰那時候清朝蔡督辦也奉命派兵助剿，但是那蔡督辦很謹慎的，看見黃旗軍狠利害，便把他帶的十四營兵馬，遠遠的在揀彬那個地方駐紮，不敢前進。這個情形，被黃崇英知道了，便派陳亞水帶了一千人往猛發駐紮，截斷蔡軍的糧道，這位蔡督辦聽見了，大起恐慌，既不敢帶兵同他打，又沒有糧食可以守，只得派人到劉二這裏來求援救。那時候劉二已由保勝出兵，那黃旗軍看見七星黑旗，便同山一樣崩潰下來，望後拚命的跑，自己擠死碰死踏死嚇死的好幾千人，劉二帶了兩千人一口氣破了三個雄關，每關都有兩三千精壯的兵丁看守，有大將率領，前後敗兵兩萬多人，一路沒有法子站得住脚，劉二一路追趕，到了安龍頭是黃旗的第四道大關，

正準備再向前追趕的時候，接到了蔡督辦的哀求書，一面派了二百多個兵，打着黑旗軍的旗號，解了蔡督辦的圍，一面進攻安龍大寨，用二十人破了一寨，其餘五十多個寨一齊崩潰了，唾手得了第四關，後來用計使降將鄧士昌把黃崇英的重要人物麥六范三等殺了，黃崇英好像失去了靈魂一樣，劉二便一口氣把五六七關都打通了。黃軍元帥陳亞水看見大勢已去，便無條件的投降了蔡督辦。黃崇英看見七關全失守，陳亞水投降，黑旗軍漸漸的逼近了，手下雖然尚有幾千人，但是個個都是驚弓之鳥，一聽見黑旗軍三個字，馬上飯都吃不下去，還如何能同他打仗呢，眼見得河陽老巢，無法再守了，想了一夜，三十六計，還是走爲上計，便挑選了四百人帶了家小，打了黑旗軍旗號，向十洲方面逃走。到了洪水河，被守關的人發覺了，追趕上來，這時候，黃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退到溝龍河邊，大家一鬩而散，家小跑的跑了，自殺的自殺，祇剩下他一個人，被騷人拿到解送蔡督辦處領賞錢去了。

劉二收回了七省二百多州縣的地方，安南國全國的人民都歡天喜地，三歲小兒都知道黑旗軍劉永福的名字，這時候黃旗餘黨陳亞水高十一翁七郭五大傢伙各有人馬數千，乘着清朝蔡提督帶兵回國，安南王終日歡宴看戲賞賜功臣，老百姓眉開眼笑歌舞昇平的時候，又把諒山，北寧，太原，等地佔據，安南王聽見了，又大起恐慌起來，仍下諭旨令劉副提督帶兵往剿，同時清朝也派馮子材帶兵會剿，陳亞水他們一看見黑旗軍的旗子，就好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嚇得亂跑，劉二便一面追趕，一面安撫百姓，不費力的便把許多地方收回了。那班叛賊一齊望河陽老巢一條路上跑，那裏形勢險要，七灣八曲

，他們途徑是爛熟的，你從東邊打，他就從西邊跑，有時出來抵當一兩陣，打敗了，還是躲到閩裏頭，劉二看見這個情形，便下令四面包圍，一切大小路徑，通同派人把守着，如此圍困了一個多月，那班叛賊覺得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眼見得就要活活餓死，便拼命衝出，被劉二的人馬圍殺一場，四面逃散，於是河陽克復。劉二收服了降將葉成林之後，便命他的大將黃守忠帶領一千人馬駐紮那裏，自己帶領大隊人馬回興化去了，住了些時，便奉旨准予回籍掃墓。沿途經過廣西許多地方，各鄉村男女老幼，都出來歡迎，一瞻英雄丰彩，在上思州平福新墟住了十幾天，便到竄芬山包谷嶺父母坟墓上致祭，各處親友通同備辦豬羊前來上祭，開宴演戲，好不熱鬧，劉二正擬在故鄉多住一向，安排同父老子弟們談談家鄉舊事，好散散心，忽然接到諒山巡撫一角公文，打開一看，原來是法蘭西又帶兵到安南國的河內，請他趕快回安南，劉二看見這種情形，立刻便由平福新圩回諒山去了。

五 戰勝法蘭西

卻說乾隆年間，法蘭西派了許多教士到安南國傳教，那些教民，不安本分，常常鬧出亂子來，鬧得地方不安，咸豐七年，安南王殺了幾個教徒，法國便乘機派海軍中將哲奴一里會同西班牙的兵來問罪，達廣南港。咸豐九年攻下西貢，同治元年，取邊和等三州，又攻下永隆，佔康南爾羣島，安南王大恐，割地賠款，結下了西貢條約。幾年後，法又攻取永隆等三州，於是下交趾六州，完全失去。同治十年，又派遣駙馬安鄴帶兵幾

千，攻打河內，用開花砲攻城破了，活捉安南國欽命大臣阮枝芳，枝芳自己餓死，那時期劉二正把黃崇英打得全軍覆沒，收回湖寧立石兩縣，安南國王把他升爲保勝防禦使，那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扶得東來倒了西，剛剛湖寧立石兩縣，才收回，宮裏正在擺宴唱戲，慶賀勝利的時候，河內又出了這個岔子，把個安南王嚇得酒也不吃了，戲也不看了，只在滿屋子裏打轉，想來想去，國內這些將官，打土匪都不行，總是敗，沒有破過一回例子，打過一次平手的，假若不是那劉永福在這裡幫助，那白苗黃旗還不知道猖獗到什麼地步了？因此越想越氣，把督統黃佐炎叫來問他退敵的策略，他一籌莫展，半天都說不出話來，安南王看見這個情形，嘆了一口冷氣，罵道難道就坐以待斃不成麼？你自己沒有辦法，也應該保薦幾個人來，難道你心裏一個人都保不出來麼？我看那保勝防禦使劉永福每戰必勝，可以令他帶他的部下幫同你去抵禦法兵，我看他能够担当得下的，黃督統領了旨退下來，心裏又是慚愧，又是忿恨，慚愧的是自己沒有能力，部下的人都不爭氣，一到戰場，聽見砲聲便跑，忿恨的是偏偏那劉永福，又有勇氣，又有計劃，他的部下偏偏又替他爭氣，打起仗來，沒有一個往後退的，今天國王倒提出他來，真叫我的臉短到沒有了，因此他對於劉二的功勞，非常嫉妒，於是傳下諭旨，令他進兵。劉二接到這道諭旨，興奮非常，即刻調集人馬，在興化祭旗，祭過旗後，向丹鳳縣發動，直奔懷德府，離河內十餘里駐紮。有吳鳳典凌德選班晚等三人各有弟兄幾百人，聽說劉二奉旨同法國兵抵抗，一齊起來投奔助戰，劉二都收了，獎慰一番，這時候，突然增加一千多人馬，軍容爲之一振，於是直逼河內西門外寨。黃督統同提督阮文雄

領安南兵一萬多人，在劉二營後好幾里下寨，覺得有泰山可靠，胆子也雄壯起來，但雙方說明，築營寨，造砲台，守營打更，解運糧餉，這些事通同由黃負責，衝鋒陷陣的一些事，完全歸黑旗軍負責。第二天劉二懸賞格殺法兵一個人頭，賞銀一百五十兩，少尉加十兩，中尉加二十兩，上尉加三十兩，上將加到九十兩，弟兄們個個磨拳擦掌，準備魔殺。兩邊陣勢擺開，那邊法國驃馬安都帶了隊伍衝殺過來，彈如雨下，砲火連天，異常凶猛，這邊劉二帶領人馬冒着子彈衝殺過去，轟的一聲，法國兵倒了一排，第二排接連又衝殺過來，如山崩海倒一樣，開花砲彈掠陣過來，兩旁槍彈比雪花還要密，人馬都站不住腳，但是弟兄們，還是拼命前進，殺聲震天，劉二看見陣勢緊張，一面喝令加獎花紅，一面自己一手擎刀，一手拿槍，同弟兄們在地下滾過去，滾到法兵身邊，已經離開了火網，一個箭步，跑到法兵陣中，一手開槍，一手舞刀，遇人便殺，法國兵還是格鬪，總想死中求生，無奈這邊弟兄勇猛異常，一個要抵一百個，一個人要殺幾十個人，殺得法兵連吃乳的力氣都拿出來了，也是當不住。先鋒大將吳鳳典看見駙馬安都正在那裏指揮督率，兩個眼睛急得像銅鈴一樣，他便拿刀一直撲殺前去，駙馬一眼看見，拿起手槍便放，吳鳳典閃過了子彈，便飛也似的跑到他面前，一刀劈去，把駙馬頭砍將下來。那邊士兵，看見主帥被殺，便全部崩潰，劉二一刀當先，追趕過去，逢人便殺，隨後弟兄們一齊湧上來追殺，只殺得法兵尸如山積，血流成川，一直追到西門外又大殺一陣。法國敗兵跑到城裏，把城門關上。劉二殺得兩袖子都被血漬濕透了，重的了不得，胸前也被血噴滿了，成了一件血衣，這才收兵，黃督就在後面看得清清楚楚，大獲全勝，

上閉門城把，裡城到龜兵敗，積山如尸兵法得殺二劉



便派幾百安南兵拾銀子到他營裏來殞賞，另外賞劉二五百兩，他都收了，一一分給弟兄們，並將法兵官同駙馬的頭，一一點交給黃督統，解報去了。休兵一日，第三天劉二帶領人馬到城邊來挑戰，一連幾天，那些法兵一個個胆戰心寒，躲在城裡，一點聲息也不敢出，那裏敢出來接仗，劉二看見這種情形，知道非攻城不可，便自出心裁，造了七十架攻城梯，預備城爬進去搜殺，剛把梯子打好，分派各班先鋒。忽然黃督統派了幾百個安南兵，把梯子都抬去了，第二天劉二便親自到黃督統那邊

去賢問抬梯子的情由，黃佐炎說，使君有所不知，法國因爲兵打败了，驕驕也被殺了，知道有使君在這裏，不敢再同我國打仗了，特派欽差同我國王求和，我國王已准許了，並派了三個欽差搭法國的船到此地來通知我們退兵，那法國軍官放心不下，怕我們不肯退兵，就把三個欽差在船上扣留了，要我們先退兵才肯放三個欽差上岸，我方才接到了三位欽差的信，說明了這些情形，請我們即刻退兵，免在船上長期扣留這番話，所以我派人到使君那邊把梯子抬來，就是這個原故，並無別意。劉二聽了氣得火星直冒，說道：「我不管和不和，我是要打的，把城攻下了，再和也不遲，黃佐炎忙道：「那是不可以的，要是把城攻下，他把我們三位欽差殺了，我的頭便保不住了，請使君息怒，顧全大局。劉二說，照你這樣說來，那就不用打仗了，黃佐炎說，不用打仗，遵照上諭退兵就是了，劉二乾氣一頓，就把兵退到安南國山西省去了。這裏安南國王同法國結了個親善條約，一共七條，把整個安南的主權完全奉給法國，成了法國的保護國，安南王還歡喜了不得，大排筵席，慶賀戰勝同成立新和約，重重的賞賜了黃佐炎一番，因爲黃佐炎把這次戰勝的功勞，都記在自己身上。劉二白白的出了一番力，拼命打了一個死仗，結果是一點下文沒有，以後銷滅了黃崇英，克復河陽，收回七省二百餘州縣地方，黃佐炎都用這一套把戲，劉二自己到並不注意，但是弟兄們都個個抱不平，這是後話不提。

却說法國駐西貢總督，一面同安南議和，一面請本國加派援兵，法國接到了他的報告，便開了一個巨頭會議，大家都不贊成出兵，因爲黑旗軍太利害，白白的折些人馬。都說只要安南國王接受我們的條件，豈不是甚於得到幾十個勝仗麼？等到那黑旗軍頭目

劉永福死了，我們再進兵也不遲，於是決定不派援兵。後來和議成功，便這般安穩穩的過下去了，安南國上上下下，歌舞昇平好幾年。雖然黃崇英敗急了，來勾結法國人，平分安南，但是法國看見劉二戰無不勝，早見得是敵不住的，光棍不吃眼前虧，落得坐在蘇彝士河隄上看翻船，所以對於黃崇英的請求，總是左支右梧的，給他一個延宕。有一次看見黃崇英攻破湖寧立石等縣，很順利的，又佔了敦江府，正預備出兵打接應，那知道不幾天，就被黑旗軍收復了，於是又把出兵的計劃打銷，不過看見黑旗軍收復湖寧的時候，把黃旗軍殺得太多，暴尸滿野，沒有人掩埋，想到前幾年法兵在河內的慘敗，也是尸積如山，見景生情，撫今追昔，不免天良發現，拿出些銀子來，把那些死尸葬了，以表示雙方合作的意思罷了。到了光緒八年，清朝提督馮子材部下的將官李揚才想作安南國王，秘密同安南大梟子頭鍾花五商議舉行大事，由鍾代表回安南，邀集各頭目會議，議決李亞生大傢伙取三圻，文二取興化，猛物，黃十取小羅州，葉成林取安南山西，佈置已定，李揚才帶領游勇士匪上萬人，由廣西到諒山，一面勾結法國在安南的駐兵，佔踞北寧城，這時安南國王嗣德王，正在做六旬大慶，三十六省的文武百官，通同到京祝壽，由各省挑送乞妹到京唱戲，好不熱鬧，真是酒作清池肉作坻，車如流水馬如龍，萬戶歡歌。普天同慶。正在百戲雜陳千金獻壽的時候，忽然接着清朝廣西巡撫兩廣提督雪片的文書，飛也似的來到，說李揚才帶領人馬幾萬，秘密開往貴國，要奪貴國的江山，請嚴加防範這些話，安南王看了，魂飛天外，當時昏倒過去，好容易救醒回來，戲也不看了，酒也不擺了，真是大殺風景，立刻召集御前會議，商量退兵之策，命督統黃

佐炎帶領兩千人馬，立刻前往。黃佐炎自然不敢片刻停留，馬上帶領人馬走了，剛走一天，忽接上諭一道，着黃佐炎趕緊不分晝夜，馬上加鞭，前往征剿李揚才，欽此。剛行半日，又奉到上諭一道，黃佐炎此次前往征剿李揚才，星夜不分，仍須馬上加鞭，速到爲要，欽此。行未半日，又奉到上諭馬上插翼，火速飛去，欽此。又半日，接到上諭着黃佐炎星馳電掣，馬蹄插翼，飛到。欽此，不幾天，又連接到四道上諭，什麼馬掌插翼，又馬頭馬背馬耳都插起翼來，又馬尾巴馬屁股另外掛火炬種種的趕快的話，黃佐炎看了，心裡同滾油澆的一樣。暗自忖道。就是把我身上。都插起胳膊來，屁股上把油點着了，也是沒有一毫用處的，只有遵旨日夜飛趕，跑到河內。忽然探馬報道，北寧城已被法兵佔據了，黃佐炎聽了急得命都沒有了，把文武官員召齊開會，大家都同做夢一樣，被一個霹靂大雷打醒了，那裏有什麼辦法，足足開了三天會，結果是寫信給法國軍官，請他退出北甯城，法國軍官不理，三番五次的信，都是無效，最後硬派一個官員前往交涉，那個官員那裏敢去，無奈被黃佐炎的威逼，同全城文武百官的央求，一家子哭哭啼啼送他去了。法軍官說，我們派兵駐守北寧，是奉國家命令的，從前條約上載得明明白白的，安南國有亂事，法國得派兵幫助，法國有亂事，安南國亦得派兵幫助，此乃遵照條約行事，并非野蠻舉動，真要我們出城也可以的，須照我們從本國到安南日子算起，每人每日一百塊大洋，現在我們幾百人，已經住了三四個月了，請你們照算賠給我們吧，否則免開尊口。那官員聽了，一句也不敢駁他，也不知從何駁起，倒賠了一個不是回來了，向大家報告，還說幸虧我去，用種種方法，好容易才把這實話勾出來，要是別人，

連這實在話，他都不肯說喇！大家聽了，又佩服他又着急，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呆了兩頓飯的時候，大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到底還是黃佐炎精明，忽然想起劉二，前兩年在河內，把法國人殺得躲在城裏不敢出來，駙馬安鄴都被他殺掉了，法國人看他比老虎還要利害百倍，提到他的名字，至今還身上發抖。要把他請得來，還怕他不退麼？便把這話同大家說了，大家齊聲稱贊，到底是督統精明，有見識，頓時空氣和緩，滿屋春生，一個個眉開眼笑，好像打了勝仗一樣，個個合着掌念佛，願這位救星走到。黃佐炎登即派贊襄阮善火速動身，到保勝請劉副提督出兵，阮善去後，黃又親到湖寧迎接。劉二接了告急公文，立命駐紮河陽安隆，左大，左六，各將官黃守忠鄧士昌陳亞蒙吳鳳典楊智仁等各帶本部人馬，向山西開拔。山西提督武仲平聽得大兵不日到，連忙殺豬宰羊，送到河邊，親自前往伺候迎接，一面飛報黃佐炎。黃佐炎接到了報告連夜派幾十個委員進北寧城，預備劉副提督公館，把各衙門通通讓出來，標貼斗大的字——黑旗軍辦公處，又把床鋪檯凳鍋碗傢具一切預備得十分完備，送到北寧城，一批一批的，好像辦皇差一樣，法國軍官，得了這個消息，料想不是假的，一則是在河內領過黑旗軍教訓的，二則三番五次接奉本國的訓令，對於黑旗軍要特別小心提防。所以一聽到了這個消息，登時嚇得屁滾尿流，魂不附體，個個摩摩腦袋，打了一個寒噤。軍官想想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城也不要了，錢也不要了，立即下令連夜出城，一面報告本國，到天亮，北寧城裏，鬼毛兒也沒有了。李楊才看見黑旗軍不日到北寧，法軍聞風而逃，趕忙把人馬勒住，不向北寧，改攻太原城，被劉二探得明明白白，連夜帶領人馬，由湖琴直上太原，

探得鍾花五帶有幾千人馬，到了岩靈，便直撲上去，把鍾花五殺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只落得光身一人逃到李楊才那裏去了。後來清朝查明了李揚才是提督馮子材的部下，便下一道上諭，責令馮子材帶兵到安南征剿，務將李拿獲，如有疏虞，惟該提督是問，馮大吃一驚，登即帶領部下幾千人，由廣西前進，發誓不勝不回國，并攜帶二子相華相榮同往，以便預備後事。到了龍州，想硬打不如軟揪，便派了部下同李楊才最交好的五個人勸他投降。五個人到了那裏，把來意說明，李大怒，登時砍死了三個，剩了兩個，把他們兩手捆起來，寫了一封信，給他們帶回，并用刀在兩人背上劃寫了；不如此你不敢來打我，兩人哭到了營門，馮提督看見這種情形，氣昏過去了，立即派將官黨敏宣帶兩千人馬，並授以機宜，如何如何，黨即帶兵到安南，不分晝夜，趕赴太原。那時候李楊才正在新街的安南軍兩千打得落花流水，佔領新街，探得黨軍由太原經過洲圩前來，便迎頭大殺一陣，殺死黨軍七八百，其餘的都丟棄槍支逃到山裏去了。馮聞報大怒，催各將開拔駐紮太原。那時劉二的兵也駐在城外，黨敏宣不敢見馮，特跑到他這邊求救，恰好劉二也奉命前進，同清軍安南軍分頭並進，黑旗軍奮勇爭先，把李楊才的人馬殺得鬼哭神號，除殺了兩千多人外，活捉了好幾百人。馮部劉應高被李揚才部下李亞生殺敗，安南軍一聽見殺聲，早就向後轉了，黃佐炎又羞又愧，又恨又氣，看見黑旗軍大獲全勝，恐怕李楊才被黑旗軍擒獲，搶了頭功，恰恰河陽被土匪佔據，便把黑旗軍調開去援河陽，劉二把河陽收復了，同時葉成林佔據十洲，劉二又調攻十洲，黃督統又令安南軍張節制吳提督等帶兵幾千同往助剿，走到半路，安南軍逃走了一半，葉成林看見了黑旗軍

旗號，便開門投降。黃佐炎看了心裏更加難過，但是也無辦法，只好把劉二的功勞，記在自己名下，呈奏國王，這是他的唯一的絕妙的報復方法，劉二也看穿了這把戲，便請假回國掃墓去了，此事前已說過，不在話下。

卻說法國接到西貢總督的報告，立即開五巨頭會議，會商出兵，攻打安南北圻等省的事情，四巨頭都不贊成。他們的理由，是要打北圻，兵少了是不能取勝，要發大兵，非有大宗款子不可，除槍械子彈均須經費外，尚有開拔費等等，這還是小事，輿論動衆，勞民傷財，究竟有無把握呢？他們那裏有一個黑旗軍劉永福，其猛如虎，正同我國從前拿破崙皇帝一樣，又勇猛，又會計算，我國現時那一個敵得住他呢？假若我們進攻北圻，他出來同我們抵抗，可以說吃敗仗是我們唯一的把握，十年前的時候，駙馬安鄴，在本國總是數一數二的將才吧，河內一仗，幾乎全軍覆沒，自己生命也完了，安鄴尙且如此結局，我們看不必再作那無謂的犧牲吧！那劉永福總有死的一天，等他死了，再打也不遲，我國已經忍得好幾年了，何妨再忍耐幾年呢，那劉永福未必還不死嗎？海軍大將李威昂起立說：你們何必損自己的志氣，長人家的威風呢？國家對於安南，費了多少時間的計劃和金錢，好容易才收到這點結果，難得安南有現在這種昏庸的國王，腐敗的政治，用人以私的大臣，賞罰不明的軍部，惡劣的社會，懦弱的民衆，這都是上帝給我們國家的機會，我們要把這種機會失去了，一定爲上帝所不容，像安南這種國家，決無生存在世界的道理，我國要不把他滅掉，旁的國家也會把他滅掉的，萬一將來他們出了一個英明的國王，把政治改革了，民衆訓練好了，或者是清國覺悟了，海陸軍練成了，

我這不是白費了幾年的經營嗎？諸位這樣顧慮，那只有整頓的把軍情放好了。我們丁民族，還想在世界上立國嗎？諸位害怕，我李威呂是不害怕的，要知道我們法國字典裏，是找不出難字的，只問北圻該征不該征，我想是該征的，那嗎，應該征的，別人怕去，我李威呂就告奮勇前去，軍費不成問題，我自己願意負擔，我有戰艦二十八艘，陸戰隊的訓練確實是有把握的，至於黑旗軍，所怕的就是劉永福一個人，但是他也是一個血肉之軀，不是鋼鐵造成的，他的部下我看也都是烏合之衆，未必個個都是同他一樣，上年安郡失敗，我看也是偶然的事，劉永福雖利害，百戰百勝，難道還勝過我國的拿皇嗎，大家何必把他看得像長着翅膀的老虎呢？會議各巨頭，看他說得頭頭是路，又自願担负軍費，而且覺得打仗有把握，便決議派李威呂做大將，帶兵攻安南。他便帶領二十八艘軍艦，威風凜凜，直向紅河口開進，那時安南國王還在酣歌恆舞，快樂非常，忽然青天白日中霹靂一聲雷響，魂靈又出了竅，但是急中生智來，因想到最近幾年，平定各處，都是黃佐炎的功，黃佐炎確是一個將才，便令他上朝，問他抵禦法兵的方略，那知道黃佐炎半天也回不出一句話，國王罵道，怎麼你前幾年計劃那們周到，指揮那們順利，怎麼眼前的事，就沒有辦法了，黃佐炎被國王一罵，罵得更無話說，國王說，我明白了，你一向都是欺我的，罪該萬死，還是命劉永福帶領人馬去吧。黃佐炎奏道，劉永福奉旨批准回國掃墓去了，國王道，令諒山巡撫通知他趕快回來呀，黃佐炎自然遵旨照辦了，一面自己趕忙先到山西去歡迎，沒有幾天，劉提督到了，黃佐炎便滿臉笑容，帶領文武百官到河邊迎接，當日便請劉二洗塵，酒過三巡，黃開口道，使君是我全國的救

星，幾次危而後安，都賴使君之力，這回法國派了大兵來了，勢在滅我安南，我國不能坐以待亡，祇有死裏求生之一法，今上已下諭旨，調兵同他打，并請使君帶領部隊前往。劉二說，進兵的事極容易，但是我這幾年出生入死，冒了多少險，打了許多次的仗，收復多少地，解了多少次的危，弟兄們死的傷的都冇，沒有聽見說朝廷獎賞過一次，彷彿是安南國有了黑旗軍，就是應該自効勞的，弟兄們應該白死的，我劉某個人賞不賞，沒有關係，但是弟兄們辛辛苦苦的，每一次打仗，我總是勉勵他們，說打勝後，國王如何的獎賞你們，所以他們才這般拼命，但是戰事結局，總是落空，要我劉某如何再鼓勵弟兄們呢？現在弟兄們都人人灰心，個個冷意，我劉某不忍再空口說白話騙他們了，雖然是獎賞不獎賞，出自天恩，但是保奏不保奏，權在督統，這幾年黑旗軍打了一百幾次勝仗，從沒聽見說督統保奏一次，還是什麼緣故呢，從前我劉某沒有到這裏以前，貴國將官像阮枝芳他們，帶了幾萬兵，一上陣便崩潰下來，那種情形，督統想沒有忘記吧，何以把我劉某便這樣子看不起呢，難道一齊保奏上去，我劉某功勞大了，便壓倒了貴督統嗎，真正不可解。黃佐炎說，一定是要保奏的，但是案子太多，現在還沒有彙齊。劉二說，汗馬功勞的賞，不得超過一個月。那有一百多次的勝仗都是緊要關頭，隔了幾年之久，案子還彙不起來，這不是太滑稽了嗎，貴督統可以如此對付我劉某，我劉某卻不好意思拿這種話去對付弟兄們，說完這話便告辭走了。把個黃督統羞得無地可鑽，再三賠不是，劉二還是掉頭不顧的走了，囑咐各統帶，仍然在山西駐紮，聽候調動，自己預備轉回興化，把個黃佐炎急得要死，接二連三的派委員過去打聽行止，劉二老是空空洞

洞的回復他們，後來法國兵攻破了南定，軍民跳城死的有好幾千人，安南王聽到了，把全國文武百官一概革職。第一個最傷心的便是黃佐炎，他告訴人家說，國亡了，倒是大家的事，惟獨把我的職革了，叫人家如何稱呼我呢？我又如何見老百姓呢？這位劉提督，真害我不淺哪。這時候劉二已回到保勝，住了幾天，忽然清朝欽差唐景崧派了一個文官唐鏡沅一個副將黃國安來，說是奉唐欽差的命來的，因有機密要事，請提督到安南山西，同他會一面，如果提督答應，唐欽差便由北寧過山西來，同時并詢問這邊將士如何？糧餉器械如何？不拘糧餉器械，如有缺乏，均可接濟。劉二聽說是清朝欽差派來的人，心中狠歡喜，他們又說；如果提督答應到山西去，我們即先行回去報告，欽差好擇期動身。劉二說，既然如此，我隨後即到，請諸位先走一步。

六 不倒戈主義

話分兩頭，却說清朝有個吏部主事唐景崧，是廣西瀘陽人，平時很留心時局，尤其是對於安南特別注意，他知道安南國王昏庸，政治腐敗，無紀綱，無賞罰，文官要錢，武官怕死，用人是不以人才為標準，完全是講人情，真正人才，終身埋沒，無知小子，手握大權，以致民困日深，遍地土匪，兵餉極薄，每月一個兵僅得銀子二錢，米四十五勛，還要七折八扣。有了幾個兵，或是有幾桿槍的人，便霸佔一塊地方，自行設關抽稅，烏煙瘴氣，國王無可如何。又聽說只有一個黑旗軍劉永福是廣西人，他到真為安南國盡忠，替他們打了不少的勝仗，但是反遭人家嫉妬，把他許多功勞，一齊埋沒了，不給

他奏報，此種國家，實在是危險得很。有一次，安南國王派了一個大陪臣阮飛熊到清朝來進貢，那時候唐做京官，他因為要探聽安南國實在情形，便找了一個機會，同這位大陪臣見了面，順便問他道：「聽說本朝有一個廣西籍的人，姓劉原名義現在改名永福，他是黑旗軍的頭目，在貴國曾經打過很多的勝仗，立了不少的功勞，貴國得了他的幫助，不知道是否有這回事？那阮飛熊聽了這句話，便肅然起敬的回答道，敝國要不是得了這位將軍的幫助，早已亡了國了，今天還能够在天朝來進貢嗎？我阮某還能够有機會到這裡同閣下說話嗎？這位將軍，每次打仗，都是自己上前，勇不可當，而且作戰的計劃，極周到，又會隨機應變，神出鬼沒，我看從前的孫臏白起王翦廉頗，都比不上他，因為他在敵國大小打了一百多仗，沒有一次敗過，古時名將不過一二次，十次八次罷了，他的計策，是用不盡的，我看他確實是比孫臏白起他們這些名將還要高明，他真是敵國國家的長城，人民的救星，說完了，還連聲贊嘆不已。唐聽了這番話，知道這劉永福確有其人，確有其事了，便回家擬了一個奏摺，詳細把安南國內的危機，及劉永福如何善於用兵，如何在安南立功，現在法國又如何壓迫安南，假如安南不能保，雲南廣西便有何種危險，請皇上如何牢籠劉永福，如何利用他，好收復安南已失的利權，並自告奮勇，願親到安南同劉永福接頭，洋洋洒洒寫了兩三千字，說得頭頭是道。清朝光緒皇帝，看了這個奏摺，便批准了，下了一道上諭，唐景崧發往雲南，交雲貴總督岑毓英差遣委用欽此。他到了雲南，便將自己所銜的使命同岑說明了，便跑到安南北寧這個地方，住在提督黃桂蘭營裏頭，才派唐鏡沅黃國安等赴保勝去約劉二見面。後來他們兩人

在安南山西見面後，照例寒暄，互相宴請，到了第三次應酬之後，唐親自夜間到劉二這邊來，把左右侍從的人都叫開，唐便開口向劉二說，安南國運已完，大勢已去，遍地都是土匪，百姓陷在水深火熱當中，真正可慘，閣下可乘着這個當口，把安南文武百官一齊殺掉，你自己做安南國王，豈不好嗎？古人說得好，識時務的人，才算英雄豪傑，我唐景崧覺得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不要把牠錯過了，我這番來這裏，就是專門爲這個事來的帮你的忙的，現在所有各種印信，都替你備辦齊全，閣下趕快動手，越早越好，不要錯過了這種好機會。劉二說，忠心的臣子，事奉一個國王，最忌的是欺詐，欺詐尙且不可以的，何況像我這樣的，受他的大恩大德，做了提督這般大的官，還敢篡奪他的位子嗎，這件事我劉永福是萬萬不可做的。唐就說，這事我是奉了天朝大皇帝密諭的，叫我到這裏來同你說，趕快辦的，黃桂蘭軍門也極力贊成這個辦法。劉二說：既然如此，那麼就請黃軍門先動手，把安南的官員全殺掉，把北甯佔據起來，我劉永福見事行事好了。你言我語說來說去，劉二總是不答應，到了三更天，唐才回去。第二天唐又親自來見劉二，又把昨天的事，至再至三的說，劉二無論如何總是不肯，唐急起來了說道，你若不做這件事，我便不能回天朝交旨了，劉二說：那裏有這件事呢？安南是天朝的屬國，安南有爲難的時候，天朝是要幫兵幫餉，使他脫離危險，才是正當辦法，如要乘他們危急的時候，奪他們的土地，縱然可以得到手，安南人也不會甘心情願，法國人看見他蒸熱了的包子，被我們從旁邊拿去吃，他更不甘心罷手，到那時候，自己找出是非來，又如何處置呢，我現在有一個辦法，看可以行否？唐說什麼辦法，劉說，我們同黃

桂蘭提督合起來，去打法國的兵，把從前安南所失掉的地方，通同把他收復回來。再進兵打過去，把所有在安南的法國人，一齊擄走，在那時候，我們再同安南王說話，這江山是我們拼命打回來的，我們要是把兵退了，法國人一定又要來，你們國裏又無法抵抗了，不如把安南地方交給我們來替你管，比較穩當點，這一來，安南王一定要雙手把安南送給我們，還要我們同他開仗去佔領地方殺人流血嗎？要不然的話，現在我們去打他，那是逼他投到法國人的懷裏去，連合起來，打我們了，我們能敵得住嗎？閣下說機會不要讓他錯過了的話，要是動手去打，我劉永福是永遠不幹的。又說了多少時候，劉總是不答應，唐弄得沒有辦法，回北寧去了。唐走了二天，劉二便把隊伍都開到丹鳳縣，祭了旗，把三千人馬分爲四隊，左翼吳鳳典一隊，右翼楊智仁一隊，前敵先鋒黃守忠，鄧士昌各一隊，互相呼應，自己督率他的兒子成良，帶領親兵隊，居中指揮，殺奔前來，同法軍在紙橋遇着，楊吳兩將，都身先士卒，奮勇殺過去，法軍也衝殺過來，血花四濺，殺聲震天，雙方互有傷亡，一小時後，左右翼兩隊，都衝入法軍陣裏，左右混殺，那時槍聲炮聲，通同停止，惟剩一片殺聲。真是天昏地暗，日色無光，雙方肉搏，異常激烈，法軍死傷約七八百人，楊智仁左右衝殺，手殺法兵四十餘人，自己身受七處刀傷，遍身都是血，最後腿部受重傷，倒下，被法兵亂刀砍死。吳鳳典也受傷，劉二看見了，又怒又傷心，手執雙刀，帶領親兵隊殺入陣中，向法兵直撲過來，舞起雙刀，逢人便殺，一口氣殺了五十多個，弟兄們看見提督親自陷陣，勇氣百倍，如波濤翻湧，一片白光，殺得法軍斷肩碎腦，頭顱慘落，死傷遠千人，其餘的紛紛向後潰退，法軍將官看見

，自帶生力軍，排齊隊伍，衝殺過來，勢如排山倒海，劉二立即傳令一齊伏下，忽然天崩地裂，法軍開花大砲，排槍一齊發動，子彈開花彈如雨飛過來，山岳都被牠震動，沙石飛舞，煙塵蔽天。這時候劉部下的弟兄們，早都伏在地下了，約有半小時，聲息全無，法軍還是繼續開槍，一步一步的緊逼上來，兩邊距離只有十幾步光景，劉二喊一聲殺，三千枝槍同時向法軍掃射起來，轟的一聲，子彈同下雨一般，法軍一排一排的望地下倒，在後邊的，如山崩一樣的潰散逃走，黑旗軍拼命的追來，狂殺一場，法兵大敗，七千人馬，只剩下一千多人，有路便跑，也不管是山，也不管是水，也不管是田裏，也不管是溝裏。那時天氣極熱，法軍跑了三四十里路，汗流如注，口渴萬分，無法熬過去，只得伏在臭水溝裏喝冷水，邊跑邊喝，等跑到河內城裏夜裏一齊發作了，上吐下瀉，十成又死了八九成，不多時，黑旗軍一直趕到河內城邊，方鳴鑼收軍，點查人數，傷亡一共三百多人，法軍七千人，殺死病死共計六千八百多人，元帥李威呂也死在逃跑追殺中。下午五點鐘，河內總督阮有慶同華商董事幾個人，到黑旗軍這邊來，一面慶賀勝利，一面替法國人說情，如元帥李威呂被活捉了呢，法國願撤退全安南的兵，作爲釋放他的條件，如已被殺呢，願出銀十萬贖屍，那裏知道李威呂的屍，已被弟兄切碎，無法還原了。劉二一面把戰勝情形報告黃督統轉奏安南王，一面飛函詳告唐景崧，并謙稱此次戰事計劃，均係使君指示，才獲勝利。唐即據情奏報清國皇帝，不到一月，唐就由五品升到四品了。這邊安南王接到捷奏，立即下道上諭，將全國文武百官，全體復職，劉二實授三宣正提督，一等義勇男爵，并賞御靴一對，黃佐炎也晉爵，封爲征北大將軍，全國

人民，皆大歡喜，安南王少不了又要唱戲擺宴慶賀一番了，不在話下。

却說法國遭這次大敗，賠了夫人又折兵，實在恨極了，因為國際體面的關係，不肯罷休，又派陸軍少將波也帶領各處人馬，并在安南招集數百游勇，一共不下五六千人，水陸并進，浩浩蕩蕩殺奔丹鳳縣來。劉二即帶領人馬出來迎敵，令黃守忠，鄧士昌分擔兩隊先鋒，雙方會戰，殺聲連天，法兵來勢猛烈，直撲小堤，鄧士昌欺法軍不能下水放砲，便帶領部下衝殺過去，法軍一隊被逼，跳入水中，四面包圍攻打，鄧士昌自身中幾槍，登時陣亡，部下傷亡有幾十人，但是仍然冒着火網，拼命向法軍衝殺，法軍死傷幾百人，正向後潰退的時候，法將波也將後隊趕來，彈如雨點，已敗退的法軍，又回來反攻，來殺黑旗軍已死弟兄們的頭，劉二在後面看見，即率親兵衝殺過來，一手拿槍，一手拿刀，對於法軍遠的用槍射，近的拿刀砍，弟兄們看見了，於是大聲一呼，通同捲殺進來，一片白光閃動，接上血肉就飛舞起來，好像暮春的時候，狂飈振林，飛花滿地，殺得法軍四處亂竄，八面狂奔。劉二喊一聲趕，立時萬足齊飛，拼命掩殺。一口氣追奔三四里路，大殺一陣。這次前後共殺法軍兩千多人，從此以後，法軍看見黑旗便跑，仗都敗，法將波也看見這個情形，無法抵抗，一面死守孤城，一面分兵一枝，轉攻安南的總口安順，那裏有三個大河洲，每洲都築有堅固砲台，重兵扼守。無奈安南兵，看見法兵同老虎一樣，不敢抵抗，幾小時三個砲台都被法兵佔領，把扼守砲台的安南兵，殺個精光，那時安南國王阮時死了，還沒有出殯，新王又被廢了，改立阮福昇作國王，時間沒有好久，人心尚未安定，忽然聽見安順失守，馬上京城吃緊，嚇得魂不附體，立刻

派欽差到法軍求和，法軍便一口答應，除了條約廿七條，根本把安南國消滅外，并提出一條條件來，要黑旗軍先退，才不進攻。安南王當然不敢違抗，立刻下上諭派人帶到丹鳳縣，說和議已成，從速退兵，免法軍再生枝節等語，劉二看見，大吃一驚，眼見軍事節節勝利，不日即可將法兵完全消滅，打贏仗反向敵人求和，這是怎麼一回事，就是京城不守，也是毫無關係，早晚是要把敵人殺盡的，功虧一簣，心實不甘，嚙定牙根，把上諭置之不理，仍然進兵攻打，法軍傷亡一天多一天，快要完全消滅了，無奈一天，奉幾次上諭，都是要他退兵，最後黃佐炎跑來了，拿了一道上諭上面說着，劉永福如不退兵，朕亦不認你爲安南國之臣，黃佐炎一面拿上諭給他看，一面大哭起來，說道你可憐我國國王，救他一命吧，如果你再不退兵，京城就要危險，那時國王的生命必定不保，我的全家老小也不保了，請你可憐我們吧，說了又哭，哭了又說，看見劉二毫不動心，不鬆口，他便撲的一聲跪了下來，又哭又磕頭，劉二看了這種情形便歎了一口氣，站起來說，好吧！退兵吧！退兵吧！說完了這句話，也滴下幾點眼淚來，說道；我們弟兄們連年苦戰，死的死，傷的傷，爲的是什麼？難道我們特別的同法國有仇麼？無非是眼見得安南國的人民，馬上要做亡國奴了，做了亡國奴之後，要想翻身，便比上天還要難了，子子孫孫都要做奴隸了，你們就是要想做官也做不成了，我們自己願意犧牲性命，把住這最後關頭，總希望把我們犧牲了，給安南國人民謀點幸福，免受那亡國的慘痛，難道你們便不能忍一時片刻的痛苦，守住京城三五天，同敵人拼一拼嗎？現在京城還有軍隊幾萬人，敵人不過一千多人，就如此害怕，甘受城下之盟，訂亡國的條約嗎？就是京城

不守，國王爲國而死，也此這樣的活着體面得多，古人說得好；一寧爲玉碎，不求瓦全，一如果個個抱着決心，決不會死的，我劉永福也沒有三頭六臂，爲什麼會打勝仗呢，就是因爲時時刻刻，抱定這決心的原故，像你這樣做大將軍的人也怕死，甘心做亡國奴，真正可恥，真正不可救藥的了。說罷，便拔刀要自殺，那黃佐炎立即從地上爬起來，把刀奪住，哭道，提督是死不得的，提督是我們安南國的救星，你要死了，我們安南國便要真亡了，有你在，我們國還是有希望的，這時候黃守忠等將官都進來了，苦苦哀求，弟兄們在帳外都大哭起來，說軍門要自殺，我們都跟着死好了，劉二看見這個情形，便道，罷了罷了，又長歎了一口氣，黃佐炎看見劉二心回意轉，又答應退兵，馬上又歡喜起來，告辭走了。黃守忠同弟兄們聽說有上諭來，着退兵，一個個忿氣填胸，有哭的，有罵的，劉二反過來撫慰他們，便遵諭旨退兵，駐紮山西。一有天，安南王派了一個欽差尙亮新到山西來，同劉二說，現在和議已成，已允許將保勝讓與法國，但是法國想把山西做一個通商口岸，願出一百萬兩銀子給閣下，請閣下把山西讓出來，可以不可以，劉二說，保勝是安南王的疆土，我劉永福是安南王的臣子，安南王既然願意，我劉永福怎敢抵抗。那欽差又說，法國願送一百萬兩銀子，就是請閣下駐在旁的地方。劉二說，銀子我是不要的，但是要我好好的先讓也是不行的，我劉永福只知道服從國王的命令，國王要我讓，我一定讓的，但是要等法國的兵到保勝來，我才肯讓給他。尙欽差回去了，法國首領聽了這番話，以後總不敢提保勝了。後來法國首領聽見劉二不肯退兵，同要自殺的一番事情，大爲感動，想到安南國居然有這種臣子，真正令人佩服，假如安南

國王有點骨氣，真是重用他的話，那嗎，我們法國那裏能在這裏站腳呢，想起來，又愛惜他，又害怕他，想來想去，這種人才，一定要把他收服，硬的是不行的，還是用軟的法子，假如要是他被我收服，比我法國在安南駐紮一百萬兵還要靠得住，這於我法國有多大的益處呢，像黃佐炎那班人，不是像狗一樣麼，一百萬個也是沒有用處的，他還是一個清國的人，他肯在安南這樣盡忠，無非是安南王把官給他做罷了，假如我法國給他的官比他現在的還大，待遇還要優，我想他替我們法國盡忠，一定比在安南還要盡得多少些。盤算了一番，決計想法子把他招降，但是從那裏着手呢？因想他是一個清國人，要找清國人去運動他一定是有效的。他於是就發一個請帖，把安南幾個重要文武官員都請了，同時把華董余廷玉也請了，這般人自然是受寵若驚的，尤其是那位華董余廷玉先生，歡喜得了不得，當時各人都到了，這般軟骨頭，都在那位法國首領面前獻殷勤，他都不注意，但是特別注意的是那位華董余廷玉先生，着實恭維了他一頓，於是大家隨聲附和，也來恭維他，這天余先生確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受這般大的榮耀。散席的時候，那法國首領特別的同余先生談，改日我一定要到貴公司裏去回拜，我生平最喜歡同實業家往還，談話，尤其是願意同清國的實業家，我看余先生將來一定要發大財的，一定要成安南國的惟一的實業家，有機會的時候，我一定要幫你的忙的，余先生聽了這番話，好像是醍醐灌頂一樣，從心裏頭涼出來。過了幾天，那首領果然親到余廷玉所開的公司裏去拜會，臉笑顏開的同他說了許多親善的話，過了幾天，余廷玉也備了西餐，親自到法首領家裏請他，他居然賞光，惠然肯來，又請了許多重要官員作陪客，他們個個對於余

先生都十二萬分的恭敬，都到齊了。那酒席的豐富，口味的鮮美，花草的香馥，音樂的悠揚，不用提了。過了幾天，各官員輪流請酒，都有余先生，那法國首領總是同余先生說話的時候多，并且極謙虛客氣。這一來，余先生差不多變成了法國首領的要人了。隨後有許多交涉的事情，各官員同法首領談判，都是絲毫無效，不但無效，而且大受申飭，他們沒有辦法，都去託余先生去疏通，他不說便罷，要說的千說千准，萬說萬准，後來那班官員，要想升官便去託余先生，那裏有空口說白話的呢？自然是要送禮物的了，余先生收的珍珠寶貝，確實不少。有一天法首領特請余先生單獨吃飯，并送了他新從法國帶來的最上等香檳酒葡萄酒同絲織品，余先生受了千恩萬謝，一定要磕頭，但是被他攔住了，談了半天閑話，忽然法首領說道，我有一件小事奉託你，我對於貴國人很愛結交，貴國的人，確實個個聰明，而且忠實，像閣下就是一個標準，我所以總是願意同閣下說話，不願同那班安南人來往，因此他們找我的事，我總不願意答應，閣下一說，我就答應，就是這個原故，我現在想同貴國一個人結交，請閣下介紹一下，我想閣下一定是願意的。余先生問道，是那一個？不瞞大帥說，敝國在安南有點面子的士人，我都認識的，不知道是那一位？法國首領說，就是那位劉提督永福，這位先生，又聰明，又忠實，又勇敢，真是值得佩服的，我願意同他做個朋友，我想閣下一定同他認識，就請你介紹一下，不知你肯不肯？那余先生聽下這番話，有苦說不出來，自己實在是不認識他，要回答他不認識吧，一定被他看不起，而且這點事情，都辦不到，將來如何再找他別的事呢？萬一因為說不認識而得罪了他，那些官員便看我不起了，所以不躊躇的一口便答

應認識他，而且願意替他介紹，并說些客氣話，類似代表劉提督感謝的意思，以示他們兩個人的交情很厚的樣子，自己望穿套裏頭攢還嫌不够，還要拿繩子自己扣着自己腦袋。那首領便進一步問他甚麼時候可以辦成，可否能快一點，余先生說，我得自己先到保勝去一下子，假如他有工夫，便同他一塊兒來見大帥，法國首領說，那就費心了，說罷便在口袋裏拿出一張名片交給她，說是問候劉提督的意思，余先生便退下來了。回到自己的家裏，左思右想，這個差事太做難了，自己與劉提督本來不認識，因為要討他的歡喜，便硬着頭皮說認識他，要是辦不到，這還了得。於是又恐慌，又着急，又慚愧，在自己房裏打轉子，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愁眉縹眼，抓頭抓手，急得飯也不能吃，一連兩天，都想不出法子來。這時候還有許多官員送禮託他說人情的，他一概不見，只說有病，眼看見許多珍貴的東西，不敢收下，心裏又癢又痛，真是啞子吃黃蓮，嘴裏說不出來的苦。公司裏的同事來看他的病，他只是灑洋洋的不多說話，人家問他甚麼病，他說不出來他的病，只好說心裏難過，有些猷殷勤的，糊亂的替他定個症候，貢獻些藥方子，余先生都含糊答應了。當天晚上公司的總賬房沙先生來了，報告賬目，這位沙先生，人很精明，是余先生最親信的人，他看見東家這種情形，心裏早就猜透了，不是病，一定是甚麼為難的事，而且是法國首領出的題目，因為他看見這位法國首領，對於他的東家，忽然的這們熱，一定是有種作用的，余先生洋洋得意的時候，他老早的替他担心了，但是他猜不透甚麼事，以為是在他東家身上籌軍費，所以他東家才如此的着急，余先生的脾氣，他是摸透了的，遇到了為難的事情，無法解決的時候，便有這種形像表

現出來，他現在心裏斷定了是爲軍餉的問題，他便不躊躇的同他東家說道，這位法國首領真利害，把這個難題目，套到你老人家身上，真叫你老人家作難。余先生聽到這句語，正打在他的心尖上，便一咕嚕坐起來，問他道，你怎麼知道？你猜是什麼題目，沙笑道，不是籌款麼？余先生把手直搖，說道，不對不對，要是籌餉，那我到不着急，橫豎在大家身上出息，我還可以撈幾個，那裏有這門的好事到我手裏，這題目你萬萬猜不到的。沙又猜了幾個都不對，余先生便把請介紹劉提督的話說了，并說已經答應了他。沙便埋怨他的東家，不該一口氣承認的，余嘆口氣道，我也知道答應了是個亂子，但是不答應他，便看我不起了，而且我找他多少事，說了多少人情，他都答應，這點小事，我便推卻，萬一他翻了臉，我以後還能在那班官員面前擺架子麼？我明知是個難題目，不能不答應，但是我一連想了兩天，還沒有想出法子來，你來了很好，你替我計劃一下子，我知道你是很能幹的。說罷，便親自起來倒一杯茶送給他，把個沙先生嚇了一跳，說道，你老人家的就是我的事，你老人家不用客氣。他把茶接到手喝了兩口，忽然把杯子望桌上一放，說道，有了，有了，余先生歡喜得不得了，忙說道，快說出來呀，沙道，你老人家何不找王先生呢，余先生大失所望的樣子說道，你這時候還同我開玩笑，這不是光能夠殺幾個強盜的本事，就值得大人先生們一顧的，也不是光能夠做幾篇臭文章，哼幾首歪詩就能打得動人的，他一個小小的文牘，有什麼面子，你不要開玩笑吧？還是說正經話要緊。沙笑道，我不是同你老人家開玩笑，是有原故的，有一天他吃醉了酒，我同他談天，問他這拳法是同誰學的，可否教我。他說，他是同劉二學的，我問他劉二是

什麼人，他說劉二是廣西博白人，名字叫劉義，從前住在離他家不遠的地方，家裡很窮，他的拳好得很，能打得幾百個人，他同劉義只學了八個月工夫，便沒有學了，你想劉義，不就是劉永福提督麼？假若你老人家找他介紹，他敢不肯麼？余說，那麼，他爲何不去找劉提督去，還在我們這裏做文牘呢？果然劉二，就是劉義，劉義就是劉永福，王去找他也是不行的，因爲從前教他打拳的時候，他是三少爺，現在他做文牘，劉二做了提督，他還肯認那個交情麼？如肯認這個交情，王老三自己老早找了他做官去了，還在這裏做文牘幹什麼呢？我想總要找一個做大官的，因爲做大官的，才能去同他見面，或是同他通訊，我想到了一位官員尙亮新，他不久以前奉了國王的密諭到他那裏，同他商量過軍國大事的，這位官員，官既大，又同他見過面的，假如他肯介紹，劉提督一定不敢小視我的，但是我同尙先生如何的措詞呢？因爲這件事法國大帥招呼我，要嚴守秘密，不能有第三個人知道的。沙說，這位尙先生同我極要好，并且他還該我的錢，我就作爲我們公司裏有一筆賬，數目很多，在山西，討了多少時候討不倒，這筆賬是我經手放的，假如要討不到的話，我就要賠，我要賠的話，就要找他要債，他最怕的就是我找他，只要我不找他要債，要他幹什麼事都可以的，不要說寫一封介紹信，不過我覺得王先生信，也是要的，可以備而不用，你老人家同劉提督說得投機的時候，可以想法子把王先生的名字夾在裏頭，如果他要認交情的話，他一定要問的，等他問的時候，你老人家却不要說他在公司裏做文牘，就說在這裏住就得了，看他如何說法，余說，這樣辦法很好，就請你辛苦一次吧，但是他的債如何處置呢？不是公司又受損失麼，沙說，

他的債與公司毫無關係的，是我的賭博債，就是損失也有有限的事，余說，事情辦好了，我報酬你的數目，一定比你在他那裏的數目大，沙說，我一定要討賞的，我明天一早就去辦，你老人家不再要煩心的了。余的病立刻便好了，說肚子餓了，要吃飯，沙便告辭走了。

七 他鄉遇故知

卻說王者佐自從劉二走後，便被他的父親嚴加管束，不准他隨意吃酒賭博，放蕩不羈，每天他父親自己督率他念書，并逼迫他作應試文字，去應攷試，第二年便進了一名學，府縣攷，卻在前三名，他父親自然歡喜得很，他自己卻並不在意，他的哥哥卻是隔外的嫉妬他了，但是無可如何。第三年那年正是考拔貢的年頭，他居然得了一個拔貢，他的父親更外歡喜，一定要他應秋闈的考試，他却躲在家裡粧病，死也不肯去。沒有多少時期，他的父親去世了，他便仍舊放蕩起來，但是家裏的錢，却被他哥哥把持住了，他賭輸的錢，却是他賣文賣字得來的，但是後來因為吸上了鴉片煙，文字也沒有時間做了，錢也不賭了，說來也奇怪，他這一燈一榻的生涯，度了好幾年，到也落得舒服。後來錢買煙土給他吸，勸他多吸，他這一燈一榻的生涯，度了好幾年，到也落得舒服。後來的哥哥，因為包攬詞訟，種種不法，被人在撫台那裏告了，撫台便派員到縣裏密查，那知道件件不虛，那委員據實呈報，撫台大怒，飭知府拿辦，把他的秀才革了，他哥哥聽得風聲不好，溜之大吉，於是將家產查封了，因此連累了者佐。者佐爲了有一口煙，

找事東也不成，西也不就，漸漸的生活支持不住了，只好把老婆同兩個孩子都送到他岳家去養，自家出門找事。跑到龍州，遇到從前在劉御史家寫賬的余繼倫的姪兒，廷玉，從前他在劉御史家賭錢的時候，廷玉還小，常到他叔叔這裏頑，帶做點小事，跑跑腿，端端茶，拿拿煙，送送人，他每次贏了錢，總是拿大把的錢給廷玉，所以者佐到了劉家，他便三少爺長，三少爺短，殷殷勤勤伺候着，者佐回家天晚了的時候，十次總有六次是廷玉提了燈籠送他。這一天在龍州街上，碰着了，還是廷玉先認識他，說，你不是王者佐嗎？你爲何跑到這裏來？者佐聽了發了一回怔，始終認他不得，因爲年數久了，廷玉模樣完全變了，還是廷玉說，我就是余廷玉，我到此地來，親自收賬的，我現在在安南開機器公司，你在此地有何貴幹，如無重要事情，可否同到安南去走一趟，我在安南京城，有很大的公館，你可以住在我公館裡，我明天就回去，你意思如何？王說，我到此處也是頑頑，沒有什麼重要事情，同你到安南去頑，也可以的。於是就同他到客寓裏，坐談了許多時候，并將者佐的行李搬到一起，他看見他的行李很蕭條，便洋洋得意的說，你中了拔貢，才學真不壞，假如你再考，一定會中狀元的，我聽見說中了狀元，皇帝就要招他做駙馬，你看要是做了駙馬，那就會做宰相的，一品當朝，那時候我要找你，你一定要給我一個道台給我做，那一年我要賺多少錢喲？你真可惜了，你現在還能去考吧，不過現在你年紀大了，皇帝不肯把你招駙馬，宰相也做不到了，不過你做撫台還是做得到的，你要做到撫台，也可以給我一個道台做一下子，不瞞你說，我這幾年生意做得不錯，還剩了幾個錢，但是因爲沒有功名，人家都看我不起，要是你發達了，就可

以給官我做了，省了我一筆錢，我聽見人家說，道台有錢是可以捐的，不過要好幾萬銀子，花幾萬銀子捐一個道台，那我是舍不得的，你們老太爺是做過官的，他老人家是用什麼法子得來的，你可以告訴我：這種不倫不類的話，王者佐真不願意答覆他，也就不願意同他到安南去了，那余廷玉一定要拖他同去，他的意思有兩種，第一是要擺架子給他看，第二曉得他的才學好，要利用他來做招牌。那王者佐被他糾纏得沒有辦法，加自己已有一口癮，手裏又沒有一個錢，只好跟着他去罷了。原來余廷玉到十五六歲的時候，他叔叔便把他送到梧州一家店裏做徒弟，幾年出了師，便給人家做同事，後來又由梧州到廣州，因為他有點小聰明，又會獻殷勤，所以不獨店東喜歡他，旁的共來往的店主人也喜歡他，相信他，那知道這余廷玉機詐百出，外面子做得很和氣的樣子，專門揣摩人家的心思，總是投其所好，假如人家愛吃酒，他便陪人家吃酒，人家好賭，他便陪人家去賭，人家好嫖，他也陪人家去嫖，假如人家一樣不好，甚而很厭惡這些不良的嗜好，他便大罵這些有嗜好的人，說來條條是路，所以無論那一種人，他都有法子對付，對付得都很好，大家都相信他。有一年廣州有一家珠寶店的主人，要到外面去收貨，同時他管賬的死了，他就自己來代理，現在要出去收貨，看見自己店裡，沒有一個可靠的人，想來想去，只有余廷玉這個人，少年老成，一點嗜好沒有，便把往來的摺子圖章，都交給他，託他兼管頭賬，廷玉那肯裏承認呢，一再推辭，總是不肯，那珠寶店主人，看他越推辭，越相信他，那就非他不可了，於是便請了一桌客，把共銀錢來往的各商店負責人，都請到了，當場宣布店裏一切事情都委託余廷玉，銀錢由他負責，連余廷玉

保證的一切手續，都免除了。那店主人臨的走時候，千託付萬託付，他自然拿最好聽最叫人放心如意的話：說了一大套。沒有多少時候，他便拿摺子到處借支，差不多湊齊了好幾萬銀子，他便給他一個捲逃，因為本國不好安身，改了名字便逃到安南國去了，開了一個米棧，兼賣雜糧，他的運氣真好，生意一年好一年，他便同人家合夥開了一個機器磨坊，他又用了許多詭計，造了許多假賬，說磨坊如何虧本。不能支持，其實他已賺飽了，錢都到了自己的荷包，他一定要別人增加資本，別人上了這個當，誰還再肯加本錢呢，於是他把一篇糊塗賬結掉了，他便把招牌改了，改爲什麼機器碾米公司，獨自經營，生意又一年比一年好了，不到幾年的工夫，成了巨富，足足有六七十萬銀子家當。他又託人到廣州打聽那家珠寶店，曾否告他，那知道那位珠寶店主人，對於幾萬塊錢，并不在乎，而且沒有保證憑據，也就不追究了，他打聽到了這消息，便很放心的，改回原來的名字，預備將來衣錦還鄉的地步，後來他居然做了首席華董了。他因爲自己是以此起家的，所以他對於一切同事的防範，都十分的嚴密，比較數目大一點賬，他是不辭勞悴的，親自出馬，這次龍州有好幾千塊錢的賬，所以他親自來收，這天將賬收完了，預備回安南，恰巧遇見了王者佐。他想起從前拿燈籠送他的情形，和他拿大把的錢給他的情形，又恨又愧一定要報復他一下子，心裏想着，你也有這天窮的日子，讓我余廷玉擺點架子給你看看，出出從前的氣。其實當時王者佐並沒有在他面前驕傲過一次，連在他叔叔面前，也沒有驕傲過，就是拿錢給他，純是善意的，而且廷玉還小，當時他不過是看他好頑罷了。小人得志，總是恩將仇報的。當日同王者佐回到了安南，便把他住在家

裡一間閑房裡頭，每天也假心假意的，同他談話，故意對於那些手下的人做出大模大樣，頤氣指使的情狀給他看，又把他帶到公司裡去，又做去很高貴很忙的樣子出來，把使擺到一邊，坐冷板凳，使他難堪。王者佐因爲有口煙的關係，莫奈何，吃他這碗不冷不熱的飯，後來實在吃不下去了，同他告辭了，說要回家看一看，他便冷言冷語的說道，你不是出門找事嗎？我現在正替你找事，恭喜你的運氣來了，我們董事會裡出來了一個文牘員的缺，不知道你願意幹不願意幹，他看見王者佐答應了，他又賣人情說，這件事真正不容易呀，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設了這個文牘的額子，問良心話，是專爲你而設的。其實這文牘，早就找人了，找不到人，許多董事，聽說他家裡住了一位找事的客，是個拔貢出身，同他提了幾次，他總是一味支吾，不是說他不行，便說他吸鴉片煙，靠不住，後來有幾個董事在別的地方，同王者佐遇着，閑談起來，個個都佩服他，而且文牘的事情，確是不少，真是諸務待辦，需才孔急，余廷玉這時候聽到王者佐真正告辭了，他才賣這人情給他。王者佐的才學很大，這個什麼文牘，真是割雞焉用牛刀，所以許多時候積壓的事情，他不到半個月，便把他辦理得清清楚楚，各華董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但是余廷玉始終面子上不表示佩服他的意思來。余廷玉有個舅子姓全名古刀，從前曾經讀過幾本什麼幼學瓊林龍文鞭影這一類的書，在余廷玉公司裡打雜，因爲安南中國讀書的人很少，他便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居然自稱起文豪起來。這些華董當中，雖有幾個通文墨的，因爲他是余的血親，大家當然都恭維他了，他自己也忘了形，以爲天下文章我爲第一了，不幸得很，王者佐到了安南，石灰充眼藥充不下去了，他心裏又媿又忿，

嘴裏說不出來，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概，便想盡千方害他，他知道他妹夫最忌諱的是說出他微賤時候的事情來，尤痛心的是一家說出廣州捲逃的事，這全古刀要拔去這眼中釘，就造出許多無根據的話，同他妹妹說，說是者佐在外面講的。廷玉聽到了，氣得七竅都出煙，深悔不該把他帶到安南來，丟自己的醜，又悔不該平時擺佈他，以致有這樣的報復，這一來到是沒有辦法了，借個什麼題目打發他呢，過細想想，這是硬不得的，一定要用軟工夫才可以行的。第二天便笑嘻嘻的同者佐說，老先生我這地方真屈了你，真正對你老先生不起，我想起了你從前待我的好處，真是比我父親還要大，因為我的父親死得太早，一點好處我沒有得到他的，我現在發了財，應當把你當我父親一樣的奉養才對，怎麼把你老先生住在這會裏，真是不像話，我想把你老先生還是接到我家裏住，一則可以享點福，二則可以教教我的孩子的書，我的孩子還不是同你老先生的孫子一般麼，文牘的事，就在我家裏辦，無須到這裏來了。者佐被他迫得無法推辭，只好又搬到他的所謂公館裏去了。原來廷玉的意思，是想把他騙到家裏來毒死他的，看見者佐上了他的鉤，同他的老婆商量，用甚麼方法給他毒死，還是他的老婆忽然良心發現了說，這是來不得的，你不說許多人都很贊揚他的嗎？既然許多人贊揚他，現在他搬到這裏來，他們一定是注意的，就是要毒死他的話，也是要等三五個月後才能動手，況且我哥哥說的那話，我仔細想了一下，覺得有點不對，你廣州的事，他如何能知道呢？除非是你親口告訴他的，不然他怎麼會知道呢？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在外面聽錯了，或者是他得罪了什麼人，那些混賬東西陷害他，用這借刀殺人的法子，也許是人家嫉妬他幫助我們，

——你不是說他替你解決多少難問題嗎？——人家紅了眼睛，想出這點子來，離開我們，那些混賬的小人，什麼把戲都可以頑出來的，假如我們是受了人家的暗算，這樣一辦，不是鬧出亂子來嗎，我一個月前聽說阮飛熊大人曾經託人請他到家裡教他幾個兒子的書，還兼一份什麼差事，每丁有五六十兩銀子，他却辞掉了不幹，彷彿說是恐怕對不起你，這個人我看并不是怎麼壞的一個人。前天我聽我哥哥的話，一時氣不過，告訴你，我很後悔的呢？你且把他住在這裡，住幾個月再看，我招呼阿狗阿牛常常注意他說話，回來告訴我，如果真有利我們家裡的話，那時再動手也不遲，要是沒有什麼，他好好的把阿狗阿牛的書教好了，等他們弟兄大一點，請他帶回國去考一個秀才，點個把狀元，那時期人家要喊你老大人了，比現在人家叫我們老閩奶奶好聽得多吧，這不是你平時覺得是一件最痛快的事嗎？算了吧，我已經叫人把園子裡的房子收拾好了，叫他帶着阿狗他們在那裡住吧。廷玉聽他老婆這番話，覺得也有一點道理，就不預備毒死他了，這也是老者的造化。

却說老佐到了花園裏，住了幾天，心裏非常痛快，而且飲食也很鮮潔，廷玉現在的態度，確是同從前大大的不同了，心裏真正的奇怪，因為花園裏很寬敞，他每天早上起來，沒有事，又沒有一個人來騷擾他，那時候正是二月的天氣，風暖草香，他看這地方很好，又寬敞，又清靜，沒有事情何不打打拳消遣消遣呢？於是他就一個人打起拳來，那曉得把拳一打，精神自然的提起來了，煙也不十分要吸了，索性把煙戒了吧，真是福至心靈，居然二十幾年的老癮不到十天的工夫，便把牠戒得乾乾淨淨，精神也增長了，

氣力也恢復了，他自己很誇獎自己的，有志事竟成，他便一天一天的增加他打拳的時間，覺得這頑真不錯，可惜學得太少，那劉二不知到那裡去了。光陰似箭，又快到年了，一天是冬至節，照例要放學一天，廷玉覺得阿狗阿牛這一年的學力，的確進步了不少，便特別辦了一桌酒菜來酬謝者佐，并請了幾個華董和公司裡的同事作陪，那知道偏偏這天晚上，有幾個強盜來搶他家裡，因為他的富名太大了，一共來了八個強盜，都拿着刀槍棍棒，一進門，把門關上。為頭的便拿了一支手槍，跑到內堂裡來，其餘的分別把前後門把守了，正是他們猜拳行令快樂的時候，一看見強盜來，一個個嚇得要死，還是者佐鎮靜一點，便讓坐請他吃酒，他把手槍拿出來，要錢，開口要價十萬，經者佐一再還價，已到五萬，但是廷玉還是不肯承認家裏有錢；心里把者佐恨透了，彷彿是他恩將仇報，當時後悔沒有早把他毒死以致於留了這禍胎子，今天我請他吃飯，他反來收拾我。不知道當時如不答應，立刻便有生命危險，者佐把價錢還到四萬五千塊錢，便不等待廷玉的同意，叫把洋錢搬出來，叫這些強盜自己來點數，除為首的而外，又來了四個，在地下數錢，那為頭的手裡拿着手槍，遠遠的從旁監視。者佐也把長衣服了，把褲帶緊一緊，下來幫他們數錢，看見地下有根麻繩，便拿一百塊錢一封的，用繩了紮的鐵緊，偷偷的看見那手拿手槍的強盜，在那裏倒茶吃，他便用力把那紮好的一百塊錢，望他頭上打下去，正打了他的眼睛，血噴出來，他隨着一個箭步，飛到他面前，把手槍奪到，一槍便把他打死了，又開第二鎗來打那地下數錢的，又打倒一個，又開鎗打倒了一個，但是鎗彈沒有了，那兩個便從地下爬起來，拿了鐵尺和刀子迎頭劈下來，廷玉同客

人都乘機跑走了，只剩下者佐一個人。者佐連忙拿一條長凳抵當，舞將起來，同他二人對打，約共有十分鐘的光景，那長凳被鐵尺撞了一下，打斷了。同時那把守前後門的三人，聽見裡頭打起來了，也帶着武器進來，者佐看見勢子不佳，便一個箭步上了樓，那五個也跟着他上樓，剛要到樓門的時候，被者佐提了一個石磨子丟將下來，又打倒了兩個，其餘三個拼命的趕將上來，拿起刀棍便打，者佐躲過了，使了個鳳凰展翅，身子一番又下了樓，復奔到內堂，把那被打傷的兩個強盜手裡的鐵尺和齊眉棍奪過來，又抓了一把洋錢放在身上，便望花園裡跑。那三個強盜從樓上下來，追趕上去，遠遠的看見者佐在石山上登着，有一個先到，直撲上去，一鐵棍打下，者佐拿起齊眉棍擋住，一手拿刀砍去，砍了一個空，那強盜拖起鐵棍，劈頭打將下來，者佐閃過那鐵棍，那強盜因用力太猛，把鐵棍陷到石縫裡，拔也拔不出來，者佐便一刀飛上，正中強盜的肩膊，右膀子削斷了，滾了下來，者佐便把那鐵棍槍到手給他一棍打死了，把齊眉棍丟了，這時候那兩個強盜已趕到身邊，者佐便跳到了一個石墩上，在身上抓了一把洋錢，對准了爲頭一個趕上來的強盜臉上，用力一摔，恰恰打在他臉上，一塊塊都站着，陷到肉裡有半寸深，同魚鱗一樣排列，煞是好看，者佐接上給他一鐵棍，打得腦蓋四裂，紅的白的一塊流出來，其餘那一個看見勢子不對，拿腿就跑，者佐趕上攔腰一棍，只打得他滿地打滾，者佐看着可憐，再對胸口加上一棍，立刻便不動了。這時候地面上防勇，被他們家裏下人請來了，站在花園門口，一個個渾身發抖，誰也不敢出一口大聲息，隨後看見都解決了，這才上來，驗屍帶人，說了一派官話，把幾個還沒有打死的強盜，都捆走了，第

二天派人到余廷玉家裡來請賞，廷玉給了一千塊錢，大大不願意，并說「我們費了這們大的事，累了我們好半天，才把強盜拿到，半路上始終沒有把他們跑脫一個，假如跑脫了一個，他們是要報仇的嚮，要知道打強盜容易，解強盜難，我們這般大的功勞，就只賞了區區一千塊錢，太少了，長官提了成，各處再一分，一個人只攤得幾塊錢，像你們這樣有錢的人家，拿出幾萬塊錢也不算回事，強如被搶了嗎？看破一點罷，這事也不是常常發生的，就是多賞幾萬塊錢，又何妨呢，不然的話，以後再有這樣事發生，我們就不管了一，一再要求，加了又加，加到一千一百六十三塊七角五分二厘，廷玉再也不肯加了，這案子，就算完了。廷玉又特別的買了幾盒子上等檳榔，同紙煙茶葉點心，足足花了一二十塊錢，送給者佐酬勞，并說年禮也在裡頭，不再送了，他送了禮之後，常常到者佐這裡來談話，好讓他拿出最好的茶煙點心出來共同享受。倒是廷玉的老婆，看着不過意，除夕的晚上，偷偷的拿出了一千塊錢的銀條，裝了一個紅紙封，叫阿牛送給者佐說是給先生的壓歲的錢，者佐再三的不肯受，還是他老婆親自拿着說了許多很誠懇的抱歉的話，者佐才收了，後來不曉得怎麼被廷玉知道了，還同老婆惡吵了一場嘴，說者佐用了他多少錢，吃了他差不多一年的飯，出這點力也是應當的，而且我已經送了很重的禮給他了，我吃回來還不到一半呢，真是可惜了，這是後話不提。

却說者佐這晚把強盜一齊殺死了，省了廷玉不少的損失，心裡很快活的，後來又收了廷玉老婆的一千塊錢，心裡老是不過意，因此隔外感念劉二拳棒的教授，所以後來不知不覺的，把這事醮後告訴了沙管賬的。那沙管賬的很心細，知道廷玉要留他給兒子教

書，所以不把劉二現在的情形說破，但是時常同他親近，他知道者佐的脾氣，愛書不愛錢，便時常託人在清國北京城琉璃廠，買了許多古書名碑帖，送給他，自己也寫一個門生帖子送給他，說是願意跟他做學生，可以常常求教，這是者佐最喜歡的，沙又把人家送他的沉香肉玉象牙豆蔻轉送給者佐，說是孝敬老師，者佐以為他真正是尊師重道，心裡自然的隔外喜歡。光陰荏苒，不覺又是半年，一天夜裡，者佐正在看書，沙管賬來了，一到屋裏，便倒在地下磕頭，說道，同老師賀喜，把者佐嚇了一跳，連忙拖了起來，問道，什麼喜事，沙笑嘻嘻的說道，劉二現在做了這裏的提督，封了男爵，所以特來同老師賀喜，者佐說，你怎麼知道的呢，沙說，我打聽到了三宣正提督劉永福，就是劉二，老師不是跟他學過拳棒的嗎？現在他不獨做了這們大的官，而且在安南立了許多的功勞，可惜他是一個中國人，安南國王沒有重用他，要是他是一個安南人，或是他姓阮，那還了得麼，早已做了樞密院長同督統了哪，老師可以同他通通信，將來一定是可以升官發財的嘞，老師同他的關係同感情如何呢？者佐因為半年以來，最相信沙管賬，便把他當做平生一個知己，所以把同劉提督的關係，略略說了一點，沙探得這個形情，便告辭去了，回報給廷玉，廷玉總是不大相信，老以為他沒有做官，就是從前有關係，現在劉既闊了，未必認這份交情，還是沙極力慫恿他，無論如何請他做一封介紹信或是把這事情請他直接辦，廷玉始終不以為然，不過他想到沙平日所計劃的事，沒有一回出過亂子的，廷玉只好依他辦了，心裏還存着鬼胎，給他一個備而不用辦法，沙便領命去了，隔了幾天，沙自己做了幾樣精緻的小菜，帶了十幾瓶頂好的葡萄酒，還有什麼白蘭地。

晚上跑到者佐書房裏來，把酒拚命的灌者佐一面同他談安南國的政治如何的腐敗，用人如何的不公，他們什麼樞密院院長如何的壟斷政權，如何的鄙視中國文化，如何的誣媚法國，只要能說幾句法國話的人，便把他當在聖人，如何的賞罰不明，他們本國的官打了敗仗，還加官進級，劉提督在安南打了多少勝仗，殺了多少土匪，收復了多少地方，反而不賞，滿朝文武官員，對於劉提督如何的嫉妬，劉提督現在生命如何的危險，法國人在旁邊看着如何的不平，並且如何的欽佩劉提督，如何願意把安南國同他平分，並且勸他寫信給劉提督，勸他同法國人合作，又說如果你肯這樣辦，廷玉願意替他走一趟，說得天花亂墜，馬頭上都長出角來了，者佐不知不覺受了他的麻醉，便替劉提督大抱不平，乘着酒意，便拿起筆來寫一封信，蓋了章子，交給沙管賬的了。沙第二天便把兩封信一齊交給廷玉，并替廷玉道了一個喜，少不了替他餞了行。那廷玉還同法國駐安南首領見了一次面，便起程向山西前進，到了那裏，他還是那樣想，王者佐在安南，一點功名和地位沒有，劉提督一定不會認這份交情的，何必替他找出路呢，便把他這封信收起來，藏在身上，光把尙的信投了。劉二看了尙亮新的信裏頭，並沒有說什麼，只說介紹余廷玉見面，他立刻想起來了，一定還是爲那法國人要吧把山西開爲商埠，送一百萬塊錢的事，劉二早知道這尙亮新是個通事出身，什麼學問也沒有，原來是個地痞，現在因爲替法國官長當一個通事，便烏烟瘴氣起來，心裏就有十分不高興，心想若要是不理他吧，又怕於國王面子上不好看，把眉一縷，只好叫那人進來。廷玉進來了，看見劉提督臉色不大好，他

心裏便很不自在，要是不說吧，自己跑到這裏來所爲何事，而且法國駐安首領也不答應，只好硬着頭皮來同他說，開口便極力恭維劉二一頓，偷偷的着他的臉色，覺不得和霽一點，便漸漸說到了題，說法國駐安首領如何的佩服他，傾慕他，便把他的名片拿出來呈上，說替提督請安，劉心裏還以爲是說那讓保勝的事，故而隱忍着沒有發作，後來聽見他說請他同法國駐安首領見面，并且說如果願意，就請他一塊兒同到京城裏去，劉二聽罷，以爲他是玩弄他，被他騙到京城好動他的手，便勃然大怒說，你這個法國的走狗，你想在老虎頭上拔毛嗎？你真是自己討死了，我要不把你殺掉，留你這禍根，安南國會整個被你賣掉了，說罷，喝左右把他拿下，拖出去殺。一面叫把陳師爺請來，商量復尙的信，陳師爺來了，劉二便把這事同他說了，陳師爺說，可搜他的身上沒有，有沒有其他東西可做憑據的，因爲他這封信，太空洞一點，劉二連忙叫左右先把那人身上搜一搜，再聽令。左右親兵趕緊跑到大操場說，慢殺，那時候廷玉已經上了綁直等開刀，他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同呆鳥一樣，辱都不敢哼一聲，嘴裡也說不出話來，倒是這時候，把他的綁鬆了，他反而大哭起來，看見他們在身上亂搜，把者佐那封信搜了出來，他反而急起來了，想把那封信槍到手裡，把牠撕去，他以爲若是這封信被他拿去了，不但要殺頭，而且殺過頭之後，還要充軍的，所以他拼命的來搶這封信，但是刀斧手一拳把他打倒睡在地下去了，他們搜來搜去，并無旁的東西，只有這封信，便拿走呈上去了。劉二一看信面上寫的是煩呈劉提督親啓，下面寫的是王者佐謹緘，劉二看見，便轉怒爲喜，連忙同左右說，快把那人帶進來。親兵看見這個情形，知道有些活動了，便一口氣跑到

大操場，同廷玉說，你的命可以活了，廷玉誤聽以爲是不能活了，又搥胸頓脚的大哭起來，大罵王者佐，親兵說，你不願意活麼，這人救了你的命，你爲什麼還要罵他呢？廷玉這才聽明白了，伏在地下，磕了一個頭，說道，謝天謝地謝祖宗，還要謝你們各位幫忙，親兵便把他拖了就跑，并且同他說，提督看見信面子，並沒有打開信看，便轉怒爲喜了，你好好的說話，或者可以不死。廷玉來到劉二的簽押房，看見許多人來來去去，都是歡天喜地的，又聽見房裏有人說話，有一個人說，這是軍門誠意感應的，前幾年派了好多人去找他，都找不到，現在沒有找了，他自己忽然寫信來了，真是踏破鐵鞋尋不着，得來全不費工夫，我們已經招呼廚子，把酒席預備好了，今晚替軍門賀喜，軍門什麼時候派人接王先生去呢？只聽見劉提督一邊笑，一邊說，我這幾年打勝了多少回仗，雖然喜歡，還沒有今天驕得王三弟的下落這們喜歡，我問明白了，明天就派人接他去。說着親兵進了門，報道，那人已帶來了，劉提督說，叫他進來吧，廷玉便同親兵進去了，劉提督連忙站起來說，受驚了，請坐，請坐，廷玉那裏敢坐呢，還是一個穿馬褂的有鬍子的人說，那有站着說話的，軍門有話問你，你坐着說，廷玉便側着身子坐了半邊屁股，劉二便問道，王先生什麼時候到安南的？廷玉說，大前年就到了，又問，爲什麼早不寫信來呢？廷玉說，從前沒有打聽出來，劉提督哈哈的笑起來了，說呵，不錯，從前的名字不是現在這樣稱呼的，現在他打聽明白了，爲什麼不親自來呢？廷玉說，因爲不曉得軍門要他來不要他來，所以先寫封信試一試，提督說，我派人找了他多少次，都沒有找到，怎麼不要他來呢？現在他的境况如何，有沒有做事，廷玉說，王先生在小的

家裏教書，兼在董事會裏做文牘，提督說，一個月有好多錢薪俸，同束修，廷玉說，文牘一個月是三十塊錢，提督說，就是三十塊錢麼，束修呢？廷玉急中生智，說，也是三十塊錢，都存在小的公司裏，預備將來一塊兒給他，恐怕用散了，提督說，他的家眷呢？廷玉說，還在家裏吧，提督說，他現在有幾個男孩，廷玉說彷彿是有兩個，提督便把信拆開來看。

夫子軍門函丈，卅年執別，倍仰光儀，一旦驚名，滋慚野服，深恐黻顯瞠目，故人貽辱陳王，加足動星，太史告侵漢帝，情雖逾於骨肉，分實隔乎雲泥，何敢尋車笠之盟，自忘菅蒯，惟有效曝芹之獻，藉陳芻蕘，幸免荆璞嚴誅，全卞和雙足，無令俊光長掩，穢鄒陽片言，庶幾頑石一拳，資女媧補天之用，汚泥數斗，助神禹平地之功，非云一得之愚，聊申五噫之慨，尋安南，國無常紀，政以賄成，刑賞惟私，升沉以意，能阿附者，卽拜將軍，有奧援者，便爲佳士，是今非古者膺上考，用夏變夷者列殿軍，儼慧少年，越級錄用，通儒碩學，畢世不遷。是以政教失修，風俗僥薄，地偏荆棘，銅駝與石馬交橫，澤滿荏苒，青犢合赤眉共起，室如懸磬，野無青草，齊侯證魯人之多恐，川無舟梁，道無列樹，單子知陳國之必亡。矧三郡已墟，四郊多壘，敵人壓境，如水日深，黎庶焦頭，如火益熱，七省二百縣，可憐杼軸皆空，三郡十六州，早已旌旗變色。賴公神武，次第戡平，重見漢家官儀，光復天朝舊物，自苗授首，殲厥渠魁，黃逆就誅，掃其巢穴，河內紙橋諸役，功冠古今，石樓敦江之師，威騰中外，崇德報本，我公允宜膺定國之勛，獲醜猷戎，安廷應早有不世之賞，乃稽延數載，奸臣秘不上聞，而潰覆屢傳

，隳子翻邀厚賜，殿最顛倒，夫豈謂平。在我公原懷鞠躬盡瘁之心，而安廷偏存非我族類之見，榻旁鼻息，時有養虎自衛之猜，鼓上聲雌，必決驅馬以獻之策，檀道濟往事，可爲寒心，岳少保前車，堪資殷鑒。矧以客將來佐庸君，孫臏刎足之哀，樂毅中傷之痛，吳起抱尸之哭，商鞅車裂之冤，皆偉烈丰功，忠而見嫉，狡兔未死，走狗已烹。蓋以異國之臣，功高賈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誠志士之所痛心，英雄所爲短氣者也。其兄縛弓，其弟垂涕，心所謂險，不忍不言。且軒無巨風，林無靜樹，大廈將覆，一木難支，今安南主昏於上，臣嬉於下，民懷偷心，士無鬪志，酣歌恆舞，流連荒亡，竭全國人民餽粥之資，以供無量媚優狗馬之用，給各軍士兵廩餼之費，不足一夕遊宴賞賜之需，如此雖伊呂復生，不能解其滅亡之厄也。昔臨河鳴犢，仲尼還車，樂及偏舞，鄭莊嘆息，夫識時務者爲俊傑，達權變者爲英賢，蝮蛇在手，壯士斷腕，麒麟見傷，聖人流涕，故老漁不垂綸於絕澗，勤農不播種於石田，知其不可爲而不爲也。莊周有言，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耳，不類己焉耳，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我公懷不世之才，兼孫吳之略，乃以明珠投於盲人之座，徘徊眷念於死狔之前，有伊呂孔莊之賢，而無老漁勤農之識，佐竊痛之。語云，日中必，操力必割，誠能因利乘便，改絃更張，棄子胥屈原之愚忠，成湯武革命之大業，暫借蠻夷之助，以完匡復之功，脫安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伸大義於赤縣神州之外，較諸人爲刀俎，己爲魚肉，其得失何如乎。昔唐太宗借西羌之力，定海內，擒突厥，伐高麗，厥後回紇且來助順，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求神故也。今法將願釋秦楚之宿怨，效羊陸

之交歡……劉二看到這裡，忽然把信疊起，說，王三哥多年不見，怎麼思想變得這樣子，豈不知道兒不嫌母醜，犬不嫌家貧這道理麼？好吧，等他來了再說。便親自寫了一封信，派了兩名親兵，第二天伴同廷玉到安南去接者佐。廷玉到了家，公司沙管賬的當時就來了，廷玉把這情節，都同他說了，問這事怎麼辦呢，沙賬房說，這事全在王先生身上，你老人家還得好好敷衍他一下子，好煖煖他的心，不是晚生說句放肆的話，你老先生從前是簡慢他一點，今年總算還不錯，但是提督既然問到他的東修，你老先生看破一點吧，多送他一點錢，就是了。廷玉說那是不容說了，我自有道理。他就趕忙跑到花園書房裏來，一見者佐，翻身便下拜磕頭，把者佐嚇呆了，不知道怎麼樣一回事，連忙拖他起來，廷玉那裏肯起來，一定要磕頭，者佐只好也跪了下去回拜了，把他兩個兒子阿狗阿牛嚇得跑到他媽媽那裏告訴去了，這裏者佐便問廷玉此行結果如何，廷玉不敢撒謊，把見劉提督前後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并說提督的意思，要等三爺去再商量，這事完全在你老人家一句話了，者佐說，劉老師的信我已經看見了，只催我到他那裏去，對於這事，一字沒有提到，能否肯這樣辦，還未可知，不過總算沒有碰釘子就是了。廷玉又跪下來說道，我小時就受了三爺多少好處，真是比我爸爸的恩還要深得多，現在有了這點小家當，飲水思源起來，都不是你老人家栽培的嗎，我不獨一生一世忘不了你老人家的恩，而且還要替你老爭氣，承你老人家把我當做自己的子姪一樣的看待，我自己能夠有點成就，你老人家看見心裏那不歡喜嗎？現在還求你老人家栽培到底才好。者佐是一個坦白爽快的人，雖然看他臉上同寒暑表是一樣的，但是聽他這番說法，又可

憐，又可笑的，自然被他說軟了，便拖起來，玉廷一定要者佐答應才肯起來，者佐被他糾纏得無法可想，只好連聲答應。廷玉又碰了幾個頭，這才起來，歡天喜地，又倒了一杯茶，送給者佐，說，還有話稟告，你老人家一向會否寫信到府上沒有，府上還平安否？提督曾經問過，我因為不很清楚，所以沒有詳細答覆，者佐聽罷，嘆了一口氣，說，今年正月曾寫信回家，承你送了一千塊錢，我都寄回去了，但是不幸得很，我上月接到家裡信，內人去了世，兩個孩子還在他們外婆家寄養着，我心裡覺得難受，我本打算放學後回家看一看，偏偏劉老師一定要我到他那裡去，我很作難的。說罷眼睛都紅了，幾乎墮下淚來，廷玉立刻拿手巾擦了擦自己的眼睛，表示他很替他悲痛的意思，說道，我真該死，我一點不知道，連一點情意都沒有表示，我把你老人家接到這裡來，只望給你老人家享一點福的，那裡反誤了你老人家裏的事呢，我真該死，但是夫人既經去世，你老人家是不能沒有人伺候的，小少爺在外祖老太太家，也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總得要早點娶一位新夫人，主持家務呀？者佐說，這時候那裏談得到呢，我想一半天要告辭了，漸婉得很，將近兩年了，兩位世兄還沒有什麼進步，承你們賢夫婦優待，真是受之有愧，辜負賢夫婦一番意思。廷玉說，你老人家說那裏的話，這一年多，把你老人家受累了，只怪阿狗阿牛他們沒有福命，不能多得你老人家幾年的教訓，把頑鐵變成金子出來，這也是我家祖墳的關係。我自己，這是你老人家曉得的，公事私事，一天到晚，沒有閑的，內人又蠢又懶，不能弄好的孝敬的老人家，到是有些事，舍妹還細心一點，還常常想到招呼一下子，不然的話，更外要把你老人家受凍受餓了，我們夫婦真是該死，無論

如何，提督請你老人家去，我們不敢強留，但是還求你老人家委屈幾天，讓我們夫妻孝敬一下，補補從前的過失。者佐推託不掉，就答應再住三天，廷玉喜歡得很，再說了些閑話，便走去了。到了自己屋裏，他的老嫗問他道，你對王先生何必這般前倨後恭呢？這回事情，怎麼樣，廷玉又把情形說了一道，老婆說，你要先對我磕幾個頭，假如不是我的話，你早把他毒死了，你現在還能活命嗎，一個人不要太勢利，用得着人的時候，便磕頭請安，抱到懷裏打滾，用不着人家的時候，便把人家推到糞坑裏還要拿石頭打人家，這還成一個人嗎？我是常常教阿狗阿牛，要學渾厚一點，不要像你老子同你舅舅那樣尖頭把戲討巧賣乖的，將來沒有好處的。一個人富貴也不能富貴到底，也有倒霉的時候，一個人貧賤也不能貧賤到底，也有走運的時候，不要勢利擺在臉上，叫人難堪。廷玉趕忙攔住說，夠了夠了，再望下說，便沒有意思了，我有一句話告訴你，王三那東西，老婆死了，老婆說，他老婆死了，與我們何干，不過我們應當送點人情，你也應當安慰安慰他，人家總是因為在我們這裏教書，老婆死了都沒回去，人家總十二分對得起我們，我們也應當表示一點意思才對的，廷玉說還要你說，我自然知道的，我一會子便叫人買一疋頂好的藍緞子做祭帳，用阿狗阿牛的名字，另外送他五百塊錢做奠儀，你看好不好。你不是常說，三妹算命的說他八字好。將來一定要做夫人嗎？我想這機會太好了，他早不死老婆，遲不死老婆，偏偏這時候死老婆，這不是三妹的運氣到了嗎；我們爲何不把三妹說給他，一則他到了劉提督這裏，不用說的，官還怕沒有得做麼？二則我們彼此是親戚，他對於這回事，一定要特別幫忙，我預備再破費一萬塊錢給三妹做嫁妝，你看

好不好，我已經在王三那東西前面露了一點意思了，一會子我叫小沙去說婚，如果說成了，也說不定我將來也可得到一官半職呢？你也要做太太了。老婆說，喂、我不希罕，要不是我，你老早把三妹攆到西洋外國去了，早也說他討厭，晚也說是個賂錢貨，現在又要拿他做禮物來換官做，人臉一套，鬼臉一套，我看你連豬狗都不如，廷玉說，罵是罵了，事情還是要做的，老婆說，王先生那大年紀，他要有女兒的話，恐怕比三妹還要大些，他願意嗎？三妹又願意嗎？廷玉說，只要將來弄一官半職，問這些事幹什麼，并且年紀大一點，靠得住些，將來王三那東西，要是做了官，發了財，權在三妹手裏，他死了的話，那分家當，飛到天上去麼？三妹又有什麼不願意呢，老婆說，你這該死的東西，妹子還沒有給人家，就想人家死，得人家的家當，你真是一個喪絕天良的混帳忘八蛋，假如你真是做了官的話，不知那一方要遭殃哪，廷玉說，只要我能抓到錢，老百姓遭殃是活該的，你看現在做官的，那一個不是如此，老爺不拼命括錢，那些太太姨太太小姐少奶奶們的滿頭滿身上的金剛石珍珠珊瑚翡翠，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樓台亭閣古董玩器，是地下跳出來的嗎？你說的都是廢話，不同你說了。便跑出外邊來，叫人把沙賬房找了來，便把王者佐死了老婆的話，同他說了一遍，沙說不錯，我上月曾經看他做什麼悼亡詩的。廷玉說不管他這些事，我想把我的三妹許配他，請你做一個媒，聽說你同他很好，你去跟他說一說料他沒有不肯的，沙說，他的老婆剛死了不到兩個月的工夫，恐怕他就是心裏願意嘴裏不會說願意吧，廷玉說，我給一萬塊錢的妝奩，沙說這個人奇怪得很，他對銀錢並不是那樣注意，廷玉說，沒有錢的人，態度總是那樣子也是

心裏是要表面上故意粧出不要的樣子來吧，當真那個同銀子有仇呀，如果他答應了，明後天就辦事，沙說，這恐是不行的，我試一試看，假如不行怎樣呢，廷玉說，假如他推日期太促的話，遲一些時送去也可，但必須將定婚手續辦好，沙答應去了。第二天沙又過來說，這事無法辦：王先生說一在外頭做事，以無家眷之累為最好，尤其是在軍中更以單身匹馬為宜，二兒子均已成人，無須要依母撫育；三正是安仁賦悼亡之時，不忍作續絃之念，四年已半百不願一樹梨花壓海棠，不肯再續娶，意甚堅決，且劉提督又派人來促駕，已定明早動身，對於老先生一番盛情，萬分心感，到了那邊，老先生所囑的事，一定盡心竭力去辦。廷玉聽了這番話，好像冷水澆到背心，這幾天的計劃都成了泡影了，好在者佐對於他所囑的事，仍然答應負責去做，羞堪自慰，因此便把送奠儀一節，自己打消了，當晚少不丁要替他餞行，揀好聽的話，說了一大篇，歸根落葉，便是把自己事重重拜託了，第二天者佐臨走的時候，廷玉又少不丁一番做作，無用詳述。

八、不肯做漢奸

却說者佐到了山西，同劉二見面的時候，舊雨重逢，雙方都把別後經過情形說出來，歡喜不得了，他們的笑都是從心窩裏笑出來的，比之廷玉皮笑肉不笑的情形當然不同的，連日各將官接風的接風，洗塵的洗塵，吃得一個不亦樂乎。劉二便把他安住在簽押房的隔壁房間，一天到晚，都在一起。有天晚上，就只有劉二同者佐在房裏，者佐便問起前番寫信的事，劉二笑道，你說這件事，我差打你的手心，誰要你這般寫的，我想你到

有一天下晚上只有劉二同者在裏面
作者便問起前番寫信的事



此幾年，連我的名字都沒有打聽出來，你爲何對于我的事跡反而打聽這般清楚，這一定是你受了別人的刺激，被人家利用的，才寫出那種說客口吻的信來，叫我向法國投降，做他們的走狗，我不獨絕對不怪你，而且并不怪那個刺激的人，并且還佩服那個人很聰明，一定說得慷慨激昂，娓娓動聽，不然的話，你決計不會替人家作絃上之箭的。我猜激刺你的人，決不是那姓余的，姓余的斷手沒有這副本領。你想安南是我中國的屬國，我們替他打法國，是爲安南，還是爲我們中國，假如我要投

降牠，我成了一個什麼人，後來的人，不又要我做油炸檜炸麼，你怎麼這一點都想不到，安南王昏不昏，政治好不好，另外又是一件事，就私的方面說，我在中國那樣狼狽不堪，假如不是三哥拉我的話，我就要被債逼死了，後來到了這裏，雖然是替他出點力，把白苗黃旗趕走了，法國打敗了，但是平心而論，一半也是爲我自己籌軍餉，雖然有人從中搗鬼，把我的功勞埋沒，不肯奏報，畢竟國王對於我的意思，并不壞，後來還是加官封爵，我不能因爲恨了那些人，便把國王也翻臉不認，去私通外國，把人家的江山分了，這不是恩將仇報麼，以後誰還敢同我劉永福共事呢？要是就公的方面說，安南是我們中國的屬國，我幫助他，可以說就是幫助本國；把這一點認清楚，安南王就是桀紂，我也只有找着機會好好的規勸他，把他引到正路上去，把國運保住着，就是他不信我的話，或是發怒把我殺了，我也只有讓他殺的，我決不願意勾結外國人把那殺我的刀奪掉，因爲殺我的刀被外人奪掉了，我的命固然是可保得住的，但是以後怎麼辦呢？那他要我東，我東不東呢？要我西我西不西呢？因爲他是我的救命的人，我便聽他要東就東，要西就西，那麼安南老百姓怎麼辦呢，不是我一個人活了一條命，便把安南全國的命都送掉了嗎？那我一個人何需乎獨活着呢，假如說命雖然被他救活了，但是決不聽他的話，不是很好的嗎？這事實上絕對不許可的，要知道他力量叫刀下留人，他便有力量指揮我往東往西，我要是不隨他東西，他還是叫我做他的刀下鬼，那時候我與其做他的刀下鬼，不如早做安南王的刀下鬼好了，還落得一個清白身子，雖然不爲千萬世所頌揚，決不會受千萬世的唾罵。一個人在世上活到了一百歲，還是要死的，爲的什麼，無非

爲的是一個身後的名罷了，假如身後能留得一個好名，那就是要我下油鍋我也是願意的，假如身後留一個臭名，那就是要我做全世界的皇帝，我也是不願意的，因爲我把算盤打一打，還是不合算，享受的時候太少，被罵的時候太多了，這還值得嗎？我是不會說好聽的話的，口口聲聲說爲同胞，爲百姓，這都是扯蛋的話，我老老實實說，一個人，沒有不爲子孫的，既然爲子孫，是希望子孫享福好呢？還是希望子孫受罪好呢？如何會叫子孫享福呢？只有把國家能够保得住，是第一着，假如國家亡了的話，什麼都說不上，有錢也是空的，有官也是空的，好比國家是一隻船，我們的功名富貴是船上的東西，要是船地陷了，房子便沒有了，又好比國家是一塊地，我們的功名富貴是房子，要是船翻了，東西還能够保存麼？你要知道現在的亡國，同從前換朝大大不同，換朝只換朝廷的皇帝，文武百官，亡國便是連老百姓都要換掉了，他把這國的百姓殺光，好讓他自己國的百姓來，就是不殺光，那個罪也就够受的了，做他們的奴隸苦力、牛馬、那就是凌遲處死，比一刀殺掉還更受罪呢，不然的話，他爲什麼花了許多的錢，送了許多的命，不爲着這個主意，他不是發了瘋嗎？照你信上說的，安南國王壞得不堪，就說他是桀紂吧，桀紂會殺人，我就被桀紂殺掉了，我的兒子孫子還是可以活着，桀紂也有死的日子，桀紂死了，未必又來一個桀紂，我們的子孫總有遇着堯舜的希望。外國的皇帝，就依你說是堯舜，但是堯舜是他們本國的堯舜，決不是我們的堯舜，當他要佔領我們的國土的時候，不得不暫時做個堯舜的樣子，因爲真堯舜他決不拿槍砲來佔領人家國裏的土地，到了拿槍砲來佔領人家國裏的土地，便不是堯舜了，既然做暫時的堯舜，將來用不着

這堯舜假面具的時候，便要把桀紂的真面目拿出來了，那時候你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子孫萬代，都在桀紂手裏過日子，假如我今天替暫時的堯舜幫了忙，給他一個做桀紂的機會，那時候我的兒子孫子除了受罪之外，還要被人唾罵，說『這是你祖宗幹的好事，放了一把火，燒了別人同時也燒了自己喇』，你看我們如何對得起自己兒孫呢，好比你有一塊田，因為不會開牠，以致發生水災旱災，你還是想法子把牠收拾一下子呢，還是把牠送給別人讓別人來收拾呢，假如自己想法子收拾，今年雖然歉收，明年後年還有豐收的希望，要是送給別人，別人把牠收拾好了，與你有什麼相干，所以國王再壞，我們決不能把國送掉，何況國王并不照你所說的那樣子壞呢？你想法國駐安首領爲什麼不同張三結交，也不同李四結交，偏偏要同我結交呢，就好的方面說，豈不是因爲我有一點骨氣嗎，假如我真正同他要好，安南危急的時候，我給他一個袖手旁觀，甚至於幫他的忙，我不是變成一條狗了嗎，我既然是一條狗，他還結交我幹什麼，他還敬重我嗎，他還信任我嗎，我那時兩方面都不信任，都不要，我便成一條野狗了，好好的一個人不做，一個豪傑不做，要去做狗，而且做雙方不要的野狗，我何苦來呢，這個算盤，我早已打得很清楚了，又好比一個有丈夫的女人，她自己已不守本分，和別人私姘，你想和她姘的人，對於她的人格感想如何，依我想，一定不會好的，因爲她今日能同我姘，安知她明日不同旁人姘呢，對於她的人格總是有點懷疑吧，決不敢把她當做自己老婆一樣看待，把全家的產業通通交給她管理，無論她如何能幹，如何好看，愛儘管愛她，但是總不會相信她的，俗話說得好，偷嘴貓兒不改性，要是人人懂得這個道理，那有丈夫

的女子跟人家私姘，終久不過是一個外家，那個也不敢引狼入室的。我在歷史上舉個例子，漢高祖爲什麼要把韓信彭越黥布這些功臣殺得乾乾淨淨，而蕭何曹參周勃灌嬰這班人，爲什麼不殺，還要把國事都託給他們呢。這個道理是很淺的，就是那班人都是項羽的叛將，這班人是自己一手造就出來的，叛將他曉得是靠不住的，從前的裂土封王都是利用他們，敷衍他們，所謂暫時的堯舜，後來用不着了，又怕他們對於自己再來一下子，不如給他一個先下手爲強，這就是防着偷嘴貓兒不改性罷了。同是漢人，尙且如此，何況外國人要吞你的國，要滅你的種，他爲什麼要養虎自衛呢。把這個道理明白了，替外國人做走狗的，終久是要做野狗的，誰還肯甘居下流自討苦吃呢？你要知道做國王，也有做國王的難處，決不能叫人人都滿意的，天下老鴉一樣黑的，你也沒有到過外國，你怎麼知道外國的皇帝，都是堯舜呢，他要是堯舜，他何至拿老百姓的生命來賭賽呢？拿這一點看，他們決不是堯舜了。我聽見人家說，外國的皇帝，因爲他們國內上下不和，無法應付的時候，便想法子同旁的國找岔子，好讓他們國裏的百姓，把眼光朝着外頭看，一致對外，自然而然的國內的意見就沒有了，這還是人家國裏的老百姓聰明，甘心爲國家利用，不願做別國的走狗，所以他們才敢用這個法子來治這個病，有人就說，外國既然這樣子好，爲什麼上下還有不和的事情呢？你要知道，治國的人，同醫生治病一樣，是要人家吃藥的，吃藥是件苦事，誰也不願意的，但是醫生總是要開藥方子逼人家照方子吃的。俗話說得好，一當家三年狗都嫌一况治一國的事情，怎麼能盡如人意呢？要想盡如人意，只有全國連錢糧都不完，皇帝天天請全國的人吃飯，這請客的錢都從天

上掉下來，這便可以叫人人願意，你想這個辦得到麼？如果辦不到的話，還是本國人做國王好，還是讓別國做國王好。假如真正安南人覺得現在不好，哭的日子在後頭呢，總有一天求現在的不好而不好得的喲，不是在這裏做夢說夢話吧，我勸你寫封信詳細的開導開導那姓余的，同激刺你的那個人，叫他們早點覺悟，不要甘居下流替外國人做走狗吧，那天不是搜出你的一封信來，早就把他梟首示衆了。者佐聽到這番話，恍然大悟，才知道完全是受沙管賬的誘惑欺騙，很佩服劉二的見識，便一五一十寫了一封信，回絕了廷玉不提。

要那知道廷玉以爲者佐一到山西同劉二見面後，一定要勸他同法國首領攜手，同時劉二一定接受他的勸告的，便不和沙管賬商量，便一直跑到法國駐安首領那裏去，表示已經把劉二疏通好了，但是還須辦一個正式手續，就是他拿駐安首領的名義，寫封信給他，他便立即到京城來見面，他的介紹的使命，就算終了。法國首領聽了十二分滿意，著實獎勵了他一審，法國首領心裏想道，既然疏通好了，可見那劉永福也是一塊鐵，并不是一塊金子，落得同他打點官話，以挽回本國幾次失敗的面子，將來不致受國會的責備，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劉二，裏面寫的是：

大法國北圻吏部尚書並掌通國正事務生，詞於黑旂大將劉提督知悉，我大法國已與提相攻，是天命不順乎提，而胡不順承天也，提若善推，則今何國而保永後大利？我大法雖擊提黨，而亦惜提是聰明智略之將，提兵亦是勇悍之兵，假使歸我大法，則得爲大臣名望及盛利諸事，若仍前與大法拒逆，則不惟失其名職各款，設立屯壘據險以守，抑

或逃去山林，潛回清國，無可得也，本爲天下惜才，經稟大法元帥咱，許本職諭提來降，則准許提督一大權，與才相稱，毋有吝爵，而我大法國官與提團同心，毋將作逆是好，如提情願如何，即宜開來本職知照，抑欲本職派人將通行扎文毋致阻礙者，亦即詞回，俾提得遇我大法官相與商辦大事可也，茲寄。

劉二接着這信，怒不可言，知道一定又是姓余的招搖搗騙，便要派人把余廷玉拿來梟首示衆，一面派兵同法宣戰，還是者佐苦苦的勸住，并說，他既然寫信來，我們也可以復他一封信，把我們的態度表示一下子，措詞也不必激烈，劉二答應了，者佐便同陳師爺商擬了一個信稿子，裏面寫的是：

安南國三宣提督義良男劉，致書法國吏部尙書生知悉，大凡爲國之道，必須上順天理，下順人心，方能長治久安；各保疆土。我安南并未失禮，你法國無故相侵，本爵提督以一旅之師，與你鏖戰多年，爾之損兵折將，亦已多矣，我安南之民，慘罹兵亦甚苦矣，是兵端之始禍在爾，天怒人怨，必有所歸，若果不知愧，必爲天下所不宥矣。爾國縱欲逞忿，借國債，僱黑奴，逆天行事，希圖報復，然爾占水，我占山，我有無窮之餉源，爾無久支之兵費，爾縱改立碼頭，我必頻年興兵，殺爾人，焚爾居，攘爾商政，使爾不得安枕，雖有江河之利，爾法人豈能久享哉。今你尙書須知天理不何強違，念我安南人民久遭塗炭，期與本爵提督議和，其意甚善，然本爵提督大清國廣西省人也，父母之邦不可背，又安南極品元戎也，知遇之恩不可忘。你尙書若以息兵保民，各國仍如和好爲之，本爵提督，敢不相聽，倘如來書，以大權利相議，期陷本提督爲不忠不孝不仁

不義之人，本爵提督心如金石，豈爲你所動搖。况高爵厚祿，大權盛譽，本提督之所固有，又何賴於你國耶，今你尙書果有真意講和，望即將各國如何利益之處。切實言明，以待本爵提督奏請大清國安南國會同派欽差，一同會議，以期永遠無弊，得以長久相安，使內外各皆知本提督暨你尙書大公無私之本意，豈不美哉。倘再恃強逞兇，執迷不悟，爾兵頭必有安鄰李威利之禍，悔之晚矣，豈此復寄。

九、清廷加封賞

法官接到劉二這封信，知道他利也誘不動，威也嚇不動的，便再起兵，招募十幾國的兵士，又有江衣大袴囊兵兩千，一共好幾萬人，來打山西，那時候清國黃桂蘭的部下賈文貴田福志，岑毓英的部下莫東成等，一共有五營人，兩千多人，合劉二的兵一共有五千人，法國大隊人馬，滿山遍野的捲地而來，聲勢還了得，劉二獨自成一軍，迎頭殺過來，把法軍殺了好幾百，法軍看見黑旗軍兇猛，抵當不住，便退了。第二天又加了些生力軍，猛力殺來，劉二將隊伍擺齊，不慌不忙的迎戰，又把法軍殺得滿山滿谷，又追走了。第三天法軍全隊上來，如海潮一般，黑洞洞直壓到山西城下，劉二同岑黃各軍，分做三路抵禦。劉二親自陷陣，弟兄們勇氣百倍殺聲震天，槍殺法兵甚多，但是法軍前朴後繼如排山倒海一樣，四面包圍起來，劉二左右衝殺，弟兄們都血手苦戰，一直戰到晚上，法軍稍退卻。因爲賈文貴看見法軍來勢利害，早已從西門逃去，軍中無主，便紛紛潰散，莫東成看見賈文貴逃走，他也帶着部下拼命的跑，只剩得劉二一軍，孤軍抗戰

，因爲黑旂軍都是百練之兵，無論敵人如何多，如何猛，一上戰場，決不往後退一步的，所以明知道是孤軍抗戰，也不畏怯，等到晚上，敵人退了，才鳴金收軍，點查人數，傷亡一共三百多人，法軍死傷當在兩千以上，但是法軍還有三四萬，輪流出仗，這一來黑旂軍便無休息之一日了。劉二因爲兵少，便退到興化，掘壕築營堅守。到了第二年二月，岑毓英帶領大兵幾十營來了，黃桂蘭也帶兵來了，法軍因爲劉二的黑旂軍在興化，便改攻北寧，北寧是黃桂蘭把守的，岑恐怕黃靠不住，令劉二帶了部下帮他防守，劉二到了那裏，黃桂蘭終日花天酒地，不理軍務，劉二看他駐紮營地形勢不對，所築炮台潦草不堪，他便見黃，把紮營利害反覆同他仔細說明，黃那裏肯聽，還是喝酒看戲，快樂逍遙。沒有多少時候，法軍來了，直撲黃營，黃軍抵當不住，黃桂蘭便騎馬飛鞭先跑走了，他的軍隊看主將走了，都一齊潰散，棄城而走，一口氣便跑到諒山，於是法軍便長驅直入，黑旂軍四面受敵，仍然守住陣地，劉二看見來勢兇猛，便把軍分做八路，向敵衝殺，敵人紛紛潰退，但是不一會，敵人又如山的排列上來，槍彈如雨點還密，劉二令部下散開伏地，等待敵人逼進，一齊起來掩殺，敵人抵當不住，又向後退却，他便趁着這會，把軍隊集中，自己親自殿後，叫他兒子成良一馬當先，拼命殺出一條血路，法軍因黑旂軍勇猛，不敢追趕。劉二既出重圍，預備再與黃軍聯合反攻，那知黃軍早已聞風潰退，逃到諒山去了，他因孤軍難守，只得也回到興化。不一日清國上諭下來，提督黃桂蘭臨陣死去，着予賜帛自盡，分統各官均就軍前正法，其餘官員分別革職充軍。

劉二到了興化，岑已帶兵逃往嘉掄關，僅令他的兄弟岑毓寶留守，令劉二把部下開往臨

洮府駐紮，劉二得令，恨極了，便往見岑毓寶質問，爲何貴軍放棄興化開往嘉榆關，是何戰略，毓寶被他問得啞口無言，隨後說道，所開走的，都是無用的兵，這些兵既不能打仗，徒然耗糧食，故此把他們開回，挑選了兩千精銳的兵，在此駐紮，可以够防禦了。不到半個月，法軍攻打興化，岑軍連夜棄城逃走，一口氣逃往嘉榆關，劉二得報，法軍先鋒隊已到，他趁着敵人沒有站住腳，便帶着部下衝殺過去，大殺一陣，法軍退却，遠遠的望見塵沙蔽天，知到敵人全軍到了，劉一便令部下退往嘉榆關，親自在後掩護，法軍看見，不敢窮追。劉二到了嘉榆關，點查人數，毫無損失，岑軍見他到關，又往後退，劉二忿極，卽下戰書約法軍會戰，以便牽制法軍，法軍堅守不出。同時劉二奉到清國皇帝上諭，劉永福著以提督記名簡放，并賞戴花翎，十月，奉岑令開往三折左旭駐紮，劉二會同岑軍統領丁槐何秀林兩路人馬，攻打法軍，把法軍天花營連同打破，殺死法軍很多，并把天花各營占踞，重重圍困三折城，把牠圍得好像拿鉄箍桶，使他水洩不通。劉二見法軍受困，便在三折河道邊卡駐紮，橫河扼守，截斷他們的接濟，法軍糧食將絕，眼見得非餓死不可了，便寫幾百封信，放在幾百個竹筒裏邊，拿臘膏塞住口子，竹筒上面寫着，有人把這竹筒，送到駐紮安南首領處，賞銀二百兩，夜裏讓物隨水流出，把被困的情形寫上，向法國全權大臣求救，劉二拾得一封，知道法國救兵要到，便向岑領火藥兩萬斤，分開四五百個箱子，裝着，埋在法兵必經過的地方，另用竹筒無數連起來，每個竹筒都鑿上小孔，把藥線安上，上面拿茅草蓋好，又拿大火箭幾百支裝到破開竹子裏面，并用藥線通入，連藥火箱的竹筒裡，布置妥當，探馬報道，法國援軍五千已

到，劉二帶領人馬迎戰，打一仗，敗一仗，節節望後退，法軍那裏肯舍，拼命追來，一直追到埋火藥處所，忽然天崩地陷，火藥爆炸，血肉橫飛，法兵五千炸死三千多，正預備逃走，又被火箭射死七八百，劉二回殺過來，把不滿一千殘兵殺得乾乾淨淨。法將大怒，再派援軍五千，岑軍迎擊大敗，劉二揮軍前進，耐戰一日，岑軍嫉黑旗軍，連戰皆勝，所向無敵，不發子彈，也不派兵援助，黑旗軍戰到太陽下山，敵軍越殺越多，彈如雨下，劉二子彈射盡，空鎗肉搏，大殺一陣，法軍稍退，劉二不敢窮追，收兵退到清小溝駐紮。法國所招紅衣大袴囊兵一千多人，從興化過來攻打竹春，臨洮岑軍各營，西方衝殺正烈的時候，當地義勇隊及各村人民，打了黑旗軍旗號，直撲上去，紅衣大袴囊兵看見黑旗軍來，嚇得魂飛天外，拼命逃走，跑到河邊，把紅衣通同脫下，堆積如山，一個個赤條條光着身子，泅水跑掉了，岑軍把一千多套紅衣，捨去報功去了。

這時候清國已派彭玉麟爲欽差大臣，總理廣東軍務，督率各軍赴戰，無如岑軍不能戰，僅靠黑旗軍獨力撐持，轉戰一年多，子彈糧餉，岑軍又不充分接濟，黑旗軍赤手空拳，同敵人浴血苦戰，每次都是劉二一馬當先，左右衝殺，弟兄們看見主將都奮不顧身的，自然良心感動，一個個都向鎗林彈雨中滾進，拼命死打，因爲黑旗軍，都是身經百戰的，對於衝鋒陷陣，固然是看慣了的，同家常便飯一樣，就是躲避子彈，散開應戰，和夜間作戰的方法，都訓練得極馴熟，所以每次出仗，把敵人殺得落花流水，自己卻損失很少，岑軍向無訓練，將官也怕死，所以一到戰場，開始攻擊的時候，便熬不住火力，總是奔潰，一奔潰，敵人便同海潮一樣捲過來，從後面開槍，那是最準確的，放一鎗便

要死一個，有時候他們擁擠在一起，不知道散開，敵人用開花砲打來，一死便是一大堆。清國皇帝接到了岑軍敗的消息，大爲震動，恰恰那時候德國人德特林做稅務司，出來調停，雙方休戰，於是清國便派李鴻章做全權大臣，同法國艦長福祿諾在天津會議訂停戰辦法。那知道條約才訂好，法軍又拿巡邊的名義，攻打諒山，又派艦長孤特帶兵船，攻陷福建馬尾，清國逼得沒有辦法，派馮子材帶領大兵來抵抗法軍。子材到了鎮南關，便在關前隘，築了一個大長牆，把王德榜王孝祺蘇元春陳嘉各軍合起來，死守着，光緒十一年二月，法軍來攻打關，聲勢凶猛，開花砲洋鎗一時齊發，子彈如雨，烟霧連天，營房都打得震動，子材孝祺親自殺了幾十個向後退的兵，當時便鎖住了，子材頭裹包頭，腳穿草鞋，帶了一千多大刀隊，喊一聲殺，便一個箭步跳出牆外，直撲法軍，各軍都感動，一齊跳出拼命衝殺，把法軍殺得七零八落，血肉橫飛，同劉二在紙作那一回殺敗敵人前後是一樣，法軍奔潰，馮拼命追趕，把文淵諒山松慶長谷都收復了。同時劉二在臨洮大獲全勝，法軍傷亡達三千人，臨洮興化先後克復。安南百姓看見黑旗軍同清軍同時戰勝，於是他們紛紛起來響應，驅殺敵人，有刀的拿刀，沒有刀的拿鋤頭扁担，或是夜裏放火燒燬敵人輜重糧食，或是白天裏拆橋梁毀道路，敵人弄得無路可走，又跑得疲敝不堪，吃也沒得吃，睡也不能睡，眼兒得快要過刀了，於是投水死的也有，拿刺刀自己自殺的也有，餓死的也有，跌死的也有，但是沒有一個投降的。正在這軍事勝利的時候，清國忽然下了一道上諭，全部停戰，所有清軍通同都遵着上諭撤退了，把一個劉提督氣得遍身都出火，幾乎大哭起來，黑旗軍的兵士一個個嚙牙恨齒，拳胸頓腳，向劉二

要求出戰，把全部安南收回，劉二因爲奉着岑毓英的軍令，停戰，不能自作主張，只好拿話來安慰這一班忠義的弟兄，他自己暗地裏不知流了多少熱淚，真正是國內有奸臣，徒使英雄坐困了。

十、揚威回祖國

却說法軍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忽然聽見清國皇帝中了他們的計，又准同他們和議，便一個個歡喜得發狂。他們想到，這劉永福駐在安南，同老虎一樣，每次打仗都吃他的虧；兵士看見了黑旗子，好像是遇見了招魂旗一樣，一個個勇氣都縮回去了，身子也僵了，腿也軟了，實在沒有法子對付他，硬打是一定打不贏他的，軟的拿升官發財的去騙他，他又是一個有骨頭的鐵漢，但是他在安南，我們晚上睡覺都要担心的，如何是好呢。於是他們便開一個會議，討論對付劉永福的辦法，在會議席上每次提到劉永福，或是黑旗軍三個字，一個個都打一個寒噤，好像一提到了他的名字，他便跑到了會場拿刀殺他們一樣，討論了五個鐘頭，毫無結果，到底還是主將聰明，因爲望見這班軍官，一個個都是驚弓之鳥，一提到劉永福三個字，立刻臉上就變了色，胆就碎了，這辦法如何想得出來呢。便同大家說，我們說劉永福的時候，拿字母A字代替，果然這辦法很有效，當時大家的心神鎮靜了不少，便繼續討論，真的主將想出辦法來了，就是要請求清國把A調走離開安南，一面我們把澎湖佔據不退，假如清國一天不把A調開，我們的兵艦就一天不讓出來，這一來這A一定可以離開安南了，大家鼓掌的聲音、把屋上的瓦都震

動了，一個個眼笑眉開的，同一點鐘以前，哭喪着臉，嚇得氣塞肉跳，大不相同的了。

且說劉二在保勝，一日奉到岑毓英轉來上諭，着劉永福率領所部入關駐欽此。劉二看了，直氣得發昏，還是經者作勸解，才好一點，接二連三岑毓英又派人來催，口口聲聲奉到上諭，調劉永福入關駐紮接着兩廣總督張之洞又特派委員孫鴻勳到保勝來接他入關，劉二卻沒有起程的意思。不一日又接到張之洞光緒十一年三月初一日的撤兵照會，廿五日又接到張之洞撤兵的密照，劉二還是無意思動身。五月一日又接到唐景崧的信，請他遵旨入關，并附抄張電說：「李護院唐主政。總署廿四日來電，本月奉旨李鴻章電奏林樅來言，法約定一月內還澎湖，爲劉永福不退保勝，澎湖亦須遲退等語，現在詳約將，中外交涉，惟重信義，劉永福一軍，亟應如期撤回，着岑毓英張之洞等遵十八日電旨：嚴催該提督，即率所部迅回雲界，再赴思欽，不准稍有延遲，致令藉口，其起程抵雲日期，仍速電聞，欽此，法以澎湖爲質，劉一日不離安，中國河防一日不能結局，斷無延遲之策，即請薇卿恭錄此旨，并加切函，曉以禍福，速派妥弁，并兼程飛遞劉提督遵。洞艷一劉二看完了唐的信同張的電報，還是不想動身。十八日又接到兩廣總督張之洞奉旨嚴催入關照會，隨後又連接到岑唐各方面函電七八次都是拿奉旨嚴催入關該提督撤兵遲早，關係全局爲由，他仍然猶疑不決。因撤兵入關，本軍及地方種種連帶關係事項，難以解決，而安南官長軍民，聽到這個風聲，老幼男女，哭哭啼啼，哀求留駐不撤的，一天總有幾十起，甚而至於帶了刀子，當場自殺，以示堅決挽留，保全一方的都有，此外哀求的呈子信件，不下一萬封。劉二於是同者佐商量，打算把這些困難情形分

別呈報，等這些事都有解決辦法，再遵旨撤兵，著佐極力贊成，并替他擬了一個稟帖，把所有困難詳細說明，并陳述六事，呈報廣提督。呈上後，即奉批答：

據稟遵旨調粵，但任重艱難，請示遵行，并清摺謹陳六事等語，暨另單稟稱安民苦留該軍緩撤等情，均悉，貴提督謹遵朝命入捍邊陲，深堪嘉尚，逐條批答於左

一該軍舊部勁旅，自應率領回來，惟左首戰後，聞部衆或經裁汰或已離散，此次貴提督入關，准帶二千人，但必須精銳慣戰之士，爲舊部不敷此數，只帶千人尤善，由貴提督自酌，斷不必勉強湊數。俟貴提督入關後，仍准添募精銳，足成全軍，當令統帶五營，每營五百人，以資力餉械，均由粵給。內地無籍游勇太多，只可聽其在彼，各自謀生。三猛十洲，爲地甚廣，耕墾足可自給，貴提督不宜概行招攜入關，徒致滋累。

一家屬孤寡多家，患難相依，歷年仰給，此次內徙，自難忽然，准賞給銀二萬兩，以爲安置家屬之資。但保勝距粵太遠，或安置安南，令謀生理，斷不必全行攜帶入關，應由貴提督妥酌。

一貴提督之子，通判劉成良，請留保勝一節，諸多不便，保勝爲山安南入滇要道，法所必爭，安中官紳義民，近年經岑部黨給械編營，團結自衛，歷年滇安游勇，嘯聚安地甚多，將來法人，難免不與此輩義民游勇搆釁，若貴提督之子留安，以後凡安人阻梗，法人必歸咎於貴提督之使，無從辯析，務即率領該通判暨貴提督親丁眷屬，一同入關。

一 貴提督所部將士，歷年征剿，出力傷亡各員弁兵勇，自應給予獎卹，以昭激勸，現經奏准，由本部堂具奏，請予獎卹，貴提督到粵後，可開單稟，即當代爲奏懇聖恩。

一 保勝地險瘴毒，實爲雲南屏蔽，本部堂素所深知，惟此時中朝已許法人由安至滇通商，貴提督已經內徙，保勝事體，貴提督只可置之不理，至土人服法與否，法人兵力能通與否，聽之安人可也。

一 貴提督起家軍旅，不諳因應事宜，自悉實情，本部堂自能深察，諸子周全。

一所請給發關防一顆，自應准行，現已飭局刊刻記名提督統領福字全軍關防一顆，發至龍州，存廣西李撫部院處，待貴提督到粵，即發給祇領，以昭信守，以資統率，并刊發福軍管帶福軍中左右前後各營營官關防共五顆，一并存儲龍州，交貴提督轉給應用。

一 貴提督與法仇衅素深，此時又受中朝之職，移屯內地，法人不得尋仇再論，已經本部堂奏准，若貴提督恪遵節制，被族自無從借口。

一 本部堂現經購辦上等後膛洋槍洋砲甚多，其餘軍械彈藥等，尤屬饒裕，該軍來粵，自當發給上等利器，發給充足，以資防守，龍州現存前發該軍後膛精槍千枝，現尙源源解運。保勝所存笨重砲械等物，千萬不必帶來，以搬運累滯，耗費太多。一 貴提督所需餉項，及安置部衆家屬各費，現已電咨岑督部堂，將收存該軍餉項三萬兩，全行發給，以資應用，貴提督即可安排起程，龍州轉運局，尙存有該軍餉銀

三萬五千兩，專待東來。至去年到今餉項，已領到若干，應補領若干，只可俟到粵，再爲核算，應給者必當補給。本部堂於貴提督，諸多優禮，諒所深信，勿因與岑部堂處核計餉數，致有耽延。

一安民久苦法人殘虐，此次滇桂官軍，既已凱撤，貴提督又復內徙，法人必致逞兵荼毒，安人請留該軍，以資保衛，自係實在情形，本部堂曾經奏請總理衙門，約禁法官，令其勿得妄殺，彼族能否篤守信義，殊未可知，惟撤兵入境，業已奉有明文，未便爽約改計，安南官民，能否捍衛，只可聽其自計而已。以上十一條貴提督務即切實遵照，妥速料理起程，懷遵四月十八日電旨，先撤至雲境，再轉至廣西龍州，聽候酌定駐紮定所。再前經提署與法人約定，五月初二日，雲軍皆撤入關，此時趕不及，惟接到此批後，務即作速布置成行，不可延緩，一面將料理情形起程日期，飛報本部堂，電達粵省，并運行飛稟本部堂察考。此諭。

劉二接到這個批，本來對於批中各點，還要考慮一下，第一層就是眼看着安南老百姓攀轅臥轍的情形，好像幾歲的孤兒，要人保抱攬持，聽見親娘改嫁，馬上就要陷於無人撫養，填委溝壑的境界，一種牽衣號泣，宛轉塵埃的慘狀，夜半呼母，夢中驚哭的哀聲，令人心碎肝裂。劉二本來想再留此時，把地方布置一下，人民訓練一下，一面再同法國軍官交涉，不准他們魚肉百姓，明知道是同小鬼磕頭乞命的辦法，是絲毫沒有益處的，但是總想盡盡人事，無奈雲貴總督岑毓英催他入關的照會函電，同雪片一樣的飛來，同時欽差督辦廣東軍務兵部尚書彭玉麟的錄諭旨催調入關的照會，也接二連三的送來，這

安南官軍長聽聞劉二關風聲老幼男女哭啼

哀求留下不萬封



一來他不得不起程了。於是帶領三千人，六月由保勝向雲南南西地方出發。劉二奉旨入關，自有一番聲勢，七月到南西，稍住，即由南西直向廣西百色開拔；所有在安南舊部無論男女老幼，每一名口給銀一條，每條十兩重，共發了兩千多條。當他動身的時候，安南百姓，一路哭送，劉二也哭，安南百姓哭的是安南歷年被白苗黃旗等匪佔據，苛征暴斂，燒殺淫擄，無所不至，給劉提督先後戡定，解除一切虐政，使他們得到安居樂業的幸福，又把法兵打敗幾次，地方得以保全，現在劉提督一

且離了安南，將來法軍佔據，恐怕又要受白苗黃旗那種罪了，他們哭的都是爲本身打算的。劉二哭的是，一向同法軍拼命打的，爲的是想保全安南領土，幾次戰勝，結果是安南政府和法軍妥協，而且受種種苛刻條約，這次撤兵，又是在打勝仗之後，清國不但不肯進兵，把安南主權收回，反而受法國的要挾，整個的把安南割讓與他，眼見得幾千里錦綉山河，要讓別人統治，幾百萬老百姓，要做亡國奴，白白的受人鞭笞宰割的了。固然是由於兩個政府的糊塗，奸臣的操縱，但是安南百姓，也太沒有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犧牲精神，一個個偷生怕死，好利貪財，只知有家，不知有國，都希望出力極少，獲利極多，一種僥倖心思，戰勝了他們勤勞刻苦的意志，第一中毒，是中了呂宋票，第二中毒，是中了鴉片煙，可以說是無士不浮，無農不墮，無工不陋，無商不好，無官不貪，無將不懦，無事無弊，無物無僞，國家整個的黑暗，社會整個的崩潰，人人只曉得厭棄本國的政府，而自己並沒有振作的精神，人人只曉得羨慕別人國家的物質文明，而自己並沒有創造的能力，這種國家，這種民族，確實是要受天然淘汰的，所以自己在安南，儘管打了幾百次勝仗，仍然是不能救他們的滅亡，好像一個人病症太多，元氣已盡，無論什麼名醫，都沒有法子把他的命可以保得住的，因爲他們一方面吃藥，一方面還是貪酒貪色，這怎麼會不死呢，不獨是要死，而且是要慘死的，他怎麼看了不傷心呢？他又想到一個國家的強盛，同衰亡，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件兩件事的關係，但是到了生死關頭的時候，應當有一個最後的奮鬥，同一個人樣，要死的時候，也要回光返照一下，安南國連這個反應都沒有，真正是令人太痛心了。但是清國的情形如何呢？照過去

種種事情來推測，恐怕清國政府也是一個醉生夢死的吧，不過那邊老百姓，還是生氣勃勃的，不至於像安南人一息奄奄。這番回去，自然是想做一番事業，但是政府許不許可呢？有沒有黃佐炎那種嫉賢害能的人呢？天高皇帝遠，光緒皇帝是否知道安南失掉，雲南廣西等省直接要受影響呢？聽說日本鬼子，老是要佔據高麗，老是要吞併台灣，清國政府的衰衰諸公，是不是力圖振作，同牠抵抗呢？自己回國，能否有重整乾坤，挽回劫運的機會呢？從前在安南戰死的弟兄們的遺族孤兒寡婦，能够將來平安無事，通同回國，不受法國的仇殺呢？從前岑毓英在安南的時候，奉旨招自己回國，十洲軍民，發生誤會，以爲是岑私人的意思，曾經聚眾鼓噪，辱罵他的，後來岑由寶河到保勝，在船上遇着疾雷暴風雨，船幾傾覆，在那個當口，兩岸的老百姓，都鼓掌歡呼「這是天的報應，誰要你逼劉提督走，害我們安南幾百萬老百姓，快快淹死他這個東西」岑是否誤會，以爲是我主使的，記恨在心，將來借題陷害我呢？多少事一起集在心頭，在別人衣錦還鄉，是一件極快樂的事情，但是劉二，這次回國，反而萬感交集，所以他的哭，是爲國家民族而哭的。

八月初由安南向南西這個地方動身，九月底才到百隘，由百隘坐船到廣西百色，這一條路，水淺灘多，險阻萬狀，照例九月水落石出，過灘的時候，在船上的人，均須下船，放空過去，才無危險，這天劉二上船，天忽陰雨陡然水漲一丈多，一帆風順，安然過灘，大有黃河直上白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景象。劉二到了百色，就奉到雲貴總督岑的行知，是光緒皇帝的上諭：優獎從前在安南戰

勝出力人員的案子，劉永福着賞給依博德恩巴圖魯名號，并賞給三代一品封典欽此，劉二看了自然歡喜。到了南寧，奉到兩廣提督張之洞的電報，隊伍改編只准挑留一千人分作五營，餘均解散；因為張前所派委員孫鴻勳狗仗人勢，大模大樣的，遇事生風，劉二不理他，所以銜恨在心，在張督面前，說劉二野性未改，不可給他帶這們許多人，所以才這電報的限制，劉二接到電報後，大為忿恨，經者佐極力勸解，方肯遵照辦理，後經當面交涉，准加四百名親兵，移駐梧州，所有營房同劉二的住宅，都是張之洞親自前往佈置的。光緒十二年三月，劉二奉旨，特授南澳鎮總兵，五月，粵督張之洞又調他署碣石鎮總兵。劉二接事後，八月同水師提督方公耀進京引見，他見過光緒皇帝三次，光緒皇帝，親自垂詢慰勉一番。他在梧州動身的時候，曾向張之洞借銀二千兩，到京，因費用不夠，又向方公耀借銀二千兩，照例進京見皇帝的大官，各王公大臣，都要送東西的樣子，如此菲薄，這是開沒有的先例，但是各王公大臣，都知道劉二過去去的歷史，同這次皇帝下了九次上諭，招他回國，這也是開國以來第一次破例的光榮，所以對於他的薄禮，一概全收，只有一個什麼禮王，他還要擺架子不收，劉二說，不收就算了吧，我不是靠送東西來買官做的。十月劉二出京，一路勾留，十二月才回省。第二年八月，奉批准假回家祭掃，九月動身，一路流連，十月到博白祭祖，重新建築祠堂，邀集親朋鄰里歡飲，十一月由博白到廣東欽州，看看昔時鄰里。第二年正月回梧州，正是粵督張之洞升兩湖總督，李瀚章繼任粵督，劉二送迎以後，回碣石。十六年四月，劉二回南澳本

任，九月督率南澳兵六營，過廈門大操。十八年都在南澳，者佐同陳師爺經歷年保案，者佐已保到直隸州，陳師爺已保到知府，這時候南澳平安無事，劉二通同把他們都想法子給予分發，者佐分發到安徽，陳師爺分發到福建去了。二十年正月初三，奉賜御題福字。七月，奉旨調赴台灣，欽差幫辦全台軍務事宜，劉二淘汰老弱，招足四營，又另外招兩營，令他的兒子成良統帶，八月初間，開到台灣。

十一、抗日的先鋒

卻說日本自從把中國的屬國琉球，吞併改爲他國的郡縣，清國政府，因爲不懂得外交方略，自白的把個琉球送掉了。琉球是同台灣毗連的，他看吞併了琉球，不費吹灰的力氣，便得寸進尺，舐糠及米了。同治十年，琉球人民六十六個人，航海遇到了颶風，飄流到了台灣，這個當中，有五十四個人被台灣的生番牡丹族所殺，其餘的十二個人回國去了，日本政府知道了，便想借事生風，利用這題目，把台灣也占據。他們欺負清國那班衰衰諸公，是不懂外交的，便派了外務大臣副島種臣到清國來，開談判，便向總理衙門大臣毛祖熙，提出琉球人民被台番殺害的事情，要請中國負責，那毛先生只懂八股，不懂外交，便答覆他，台灣生番，乃是化外之人，他們殺人劫貨，本國政府一概不管，副島得了這句回話，就含笑滿意而去，日本政府得了他的報告，目的已達了，便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帶領三千人馬，水陸并進，由瑯嶼灣上陸，勢如破竹的，佔領許多地方，所有南部的十八社，風港山後的三十九社，都次第投降了，便把大本營設立在龜山，建設

響聲起來，預備長期駐紮。清政府慌了，一面派沈葆楨做欽差帶了一萬多人，去同日本抵抗，一面由總理衙門和日本公使柳原前光交涉，柳原說，你們貴國，自己說的，生番是化外的人，殺人劫貨，本國政府一概不管的，你們貴國既不管，我敵國只好自己管了，還是英美法各國公使，看見清國政府太蠢，日本政府太刁，便出來說話，那時日本國力還沒有十分強盛，他們看見別國干涉，便見風轉舵，派了一個參議大久保利通到中國來要價，敲了一筆竹槓，一共五十萬兩銀子，才把兵退出。從此以後，他便時時刻刻想佔台灣，清國夢也醒了，才注意到台灣身上來，於是道府改道，由道又改省，彷彿是加派許多官員，便可以把台灣保全穩固似的。到了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發生，中國海陸軍都打敗了，受了日本的城下之盟，所訂馬關條約，便把台灣整個的割讓給日本去了，日本想了幾十年，總算如願以償的了。這次戰事，是因爲什麼事發生的呢，就是爲朝鮮，朝鮮本來是中國的屬國，同治初年，國王李熙年紀很輕，由他父親李罡應當國，號大院君，這位先生，腦筋很舊，抱定閉關主義，不願同別國交通，仍然服從中國，他這一派的人號事大黨，那時候日本同俄國都看上了這塊肥肉，暗中勾心鬪角，各顯神通，光緒元年十月，日本軍艦在朝鮮西岸江華島測量，被海岸砲台的兵看見了，便發砲轟擊，日艦立即還砲，把砲台打掉了不算，還打死了許多朝鮮人。日本政府有題目了，又是用對付台灣生番的那套把戲，來找清國政府，清國政府果然不出他所料，又上了他們的穿套，總理衙門回覆日本大使森有禮，說朝鮮雖然是清國的屬國，但是牠的國政，本國向不與聞的，你們貴國可以直接同他理論吧，這一來，日本又大功告成了。在這個當口，

朝鮮的王妃閔氏被日本的黑手暗中抓住了，唆使她反對大院君，大權由她掌握。閔妃果然依恃日本背景，把大權奪了過來，她便一反大院君所爲，開海禁聯外交，練新兵，用日本人做顧問做教練，她的心腹金玉均這一班人，都是親日派，號獨立黨，意思就是要脫離中國的關係，國家自主，這都是日本人從中主使的，實際上就是投降日本，於是便同日本訂下了江華條約。一、朝鮮爲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彼此以平權之禮儀相待，二、十五月後，日本公使到朝鮮，三、朝鮮開放二港通商，四、日本在通商港口享有領事裁判權，五、救濟被難水手。原來日本公使森有禮想同清國交涉，所希望的，只有一一、朝鮮接待日本使臣，二、日船遇難，代爲照料，三、朝鮮許日商船測量海礁，并無其他奢望，不料被清國政府回得乾乾淨淨，這回到是毫不費事的得了這們多的權利，真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了。這個條約成立以後，清國莫明其妙，并不注意，倒是俄國吃驚不小，但是他們表面還是十分鎮靜的。這一來便是腦了這位大院君，恰恰那時候，朝鮮大旱，大院君便造出些神話，歸罪閔妃，全國的人，都相信他的話，大院君便指使軍隊借請發欠餉打倒漢奸的名義，把閔妃主要的大臣同辦外交人員殺掉了幾個人，亂兵暴民一直闖到宮裏來殺閔妃，她老早的化裝跑了，便出來燒日本使館，日本公使花房義質也老早的跑到軍艦上去了，回國報告，日本便派兵到朝鮮，清國政府也派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帶兵前往，把大院君捉着帶回保定安置，并捕拿同黨幾百人，好借此和緩日本，并由國王李熙依照日本要求，一、緝辦兇徒，二、發給郵金，三、賠償軍費，四、駐軍京城，五、派員道歉，這才了事。但是朝鮮政權，便

整個的落到日本手裏了，清國事後才明白，便派商務總辦陳樹棠做朝鮮顧問，袁世凱做駐朝鮮委員，帶兵駐紮京城，日本看見清國認起真來了，他就學了晉文公對付曹衛的辦法，改用軟工，把前次的賠款退還了，好收買人心，離間朝鮮同清國的情感。後來朝鮮兩黨發生衝突，獨立黨人金玉均洪英植這班人，受了日本的指使，把同清國有關係的大臣閔台鎬趙甯官二員殺了，於是清國的駐防提督吳兆有同袁世凱也露骨的幫助事大黨，把洪英植殺了，金玉均跑到日本去了，兩國幾乎直接衝突起來。那時候日本的軍事，還沒有佈置得妥當，一切戰時要務，還沒有完成，他們政府很慎重的，第二年派宮內卿伊藤博文到清國來，同清國訂立條約，載明將來朝鮮有事，兩國或一國，認為必要出兵時，必先行文知照，同時，主張雙方撤兵，在四個月內撤盡，關於朝鮮練兵，雙方均不派員教練，所謂天津條約，於是告成，這回亂事，就是這樣子結束了。從此以後，日本隔外練兵購械，擴充軍費，并把朝鮮同盛京，（即奉天）沿海各地，都調查清楚，所有海港深度，都測量齊全，一面派人到清國偵察軍事，知道清軍得力的，是淮軍，那些淮軍腐敗不堪，官的大小，通通是拿地方做標準的，他的領袖自然是李鴻章，李是安徽合肥西鄉人，所以淮軍的官階最大的都是李的親戚本家，其次的便是合肥西鄉的人，再次的便是合肥人，再次的便是安徽廬州府各縣的人，其次的便是皖中道的人，兵都是安徽皖北各縣的人，他們都認為這種辦法很公道的，只要籍貫不錯，那官階也決不會有錯的。至于海軍呢，更不成問題，除了提督丁汝昌是安徽人，致遠艦長鄧世昌是一個廣東人而外，其餘都是福建人，官員從少尉起到少將止，完全是拿籍貫做標準的，就是一等兵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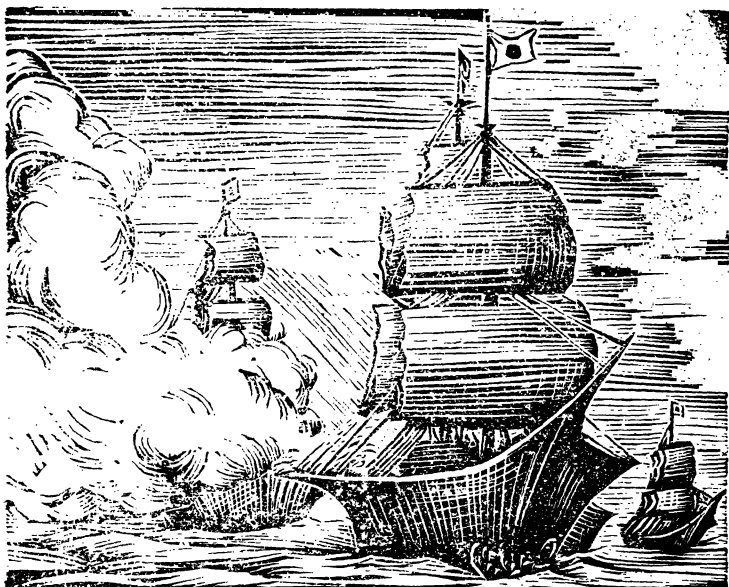
等兵，也是一樣，那比淮軍還要限制得利害些，因此分贓的關係，不便叫外省人攪雜在裏頭，所有艦上一切的器械，都是艦長直接購買，七折八扣之外，再加上一個對成分，那壓槍砲都是別國不要的廢鐵，子彈大半是木製的，煤炭是石塊攪雜湊數的，船是專載私貨運銷的，關於訓練、計劃、佈置、是沒有這回事，戰鬪力量整個的說不上。陸軍除了淮軍而外，湘軍的數目，已減剩了百分之四五，惟有兩廣的隊伍還不錯，尤其是新從安南回國的黑旗軍，劉永福真正利害，他曾經在安南打勝了法國多少次的，不過他回國以後，部下多被解散，只帶了五營人，老虎的牙齒已被人家拔了一半，虎落平陽，也不是怕了。他們把清國軍事情內容調查得清清楚楚，便准備戰事，又看見清國在安南，明明是打勝了，還要把安南割讓，這種國家是落得欺負的。主義既定，靜待時機，而清國政府裏一班大老，都同睡在鼓裏一樣，既然不知道本國政治腐敗，外交的遲鈍，陸軍的薄弱，海軍的積弊，又不知道日本的詭計，軍事外交，雙管齊下的佈置，還是一天到晚，烏煙瘴氣，閉着眼精說大話，騙自己，滿朝文武，可以說是整個的一個昏庸老朽大集團，除了貪贓舞弊，賣官鬻爵，擺架子，打官話，這一套把戲而外，對於國內國外，是一無所知的。恰好光緒二十年，朝鮮東學黨的亂事發現，漢城秩序都亂了，於是日本借口天津條約，派兵到朝鮮，清國同時也派了兵去了，但是亂平之後，清國違約撤兵，日本便不客氣了，不惟不撤兵，反而增加隊伍，清國才舉朝慌張起來，看見日本一步一步的逼迫得越緊，才明白日本的來意了，於是就調派他們平素所倚爲長城的唯一勁旅的淮軍，一班名將葉志超馬玉崑吳長慶，浩浩蕩蕩帶了幾十上百營，都是曾經剿滅洪楊同捻匪

的富有經驗的陸軍，同時又派了汝昌帶領發礮新刃的海軍，望朝鮮一帶出發。又想到日本久已垂涎台灣，那是不可不預防的，但是全國最精銳的淮軍，已經都開往朝鮮去了，這台灣既然如此重要，也非要派一個百戰百勝的名將去守着不可，想來想去，只有一個新調回國的劉永福，可以勝任的，于是便下了一道上諭，把劉二由廣東調到台灣駐紮，同時日本原打算把海陸軍分兩支，一支向北，攻盛京（即奉天）一支向南，攻台灣，後來打聽到了清國派了劉永福駐台，他們知道劉二智勇俱備，戰無不勝的，沒有相當的兵力，同將才，是無法對付的，比即改變計劃，把軍隊集中向北開動，以免那無謂犧牲，等到北方戰勝後，再拿全副力量，來解決他，因為對北，是極有把握的，對南的把握，是一點沒有，為避重擊輕計，自有改變計劃之必要。于是派山縣有朋做陸軍司令，伊東佑亨做海軍司令，六月二十五日，日本軍艦首先開礮擊沉清國運輸艦在豐島這個地方，戰事便爆發了，清國的海陸軍，平時一切的積弊同弱點，在戰爭的時期，完全表現出來，沒有絲毫遺漏，跑的跑，降的降，甚而至于打了敗仗，還報勝利，政府也居然下上諭褒獎，光怪陸離，為古今中外所沒有的怪現象，不到半年的功夫，陸軍一直敗退到盛京瀋陽，器械輜重丟個乾淨，海軍整個的打光了，降的也有，自己撞沉的也有，碰着礁石觸沉的也有，被日本礮打沉的也有，十二條戰艦無一保全，提督了汝昌服毒自殺了事。

第二年三月，日本打勝了便派海陸軍攻台灣。

那時倭巡撫唐景崧守台北，劉二守台南，但是台灣的重要形勢同富源，都在台北，劉二會請把他的精銳都駐在那邊幫他守着，唐不肯，於是便分守兩邊了。正在抵抗的期

劉二到台南後第一次要計攻樺山



間，馬關和約成立，共十一條，除承認朝鮮獨立，賠償兩萬萬兩，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日本通商口岸外，并將台灣一省割讓。此種消息傳到台灣，全台大震，名進士邱逢甲，邀同地方紳士，打電報給清政府，力爭無效，於是大家忿極了，主張台灣獨立，由逢甲起草，擬定憲法，設立議會，訂官則，製國旗，選正副總統，為台灣民主國，選唐景崧做大總統，邱逢甲做副總統。剛就職，日本兵輪攻台北基隆地方，唐命吳國華帶兵抵禦，守三雕嶺，不料屯八堵的將官黃義德逃走，日

本垂手而得，基隆便無法守住了。唐見日軍快到，便帶着巡撫的印跑到內地，全城無主，傍晚的時候，潰軍先進了城，四處燒殺，錢米軍械，搶個精光，邱逢甲沒有力量鎮壓得住，也跑回鄉里去了，日本兵進城，台北便失守了。台灣的精華，都在台北，台北失守，台灣的經濟便成了大問題，這時候台南的各界開了個國民大會，決議，公推劉二做大總統，并鑄銀印一顆，送給他，劉二向衆宣誓，同台灣共存亡，但是對於總統的印，始終不肯受，前後三次，都拒絕了，只要他們帶錢帶米，來充糧餉，一面派人到福建廣東山東直隸盛京江蘇等省，請提督邊寶泉譚鍾麟劉坤一王文韶張之洞巡撫馬丕瑤李秉衡接濟軍餉，結果是一處沒有，只好臨時勸捐，同印造銀票兩個辦法，但是不久的時候，全台有錢的都把現錢運到廈門去了，影響金融和銀票價格不小。但是劉二仍然不灰心，一面帶領部下同義勇隊，和日本打，一面設立銀行，發行紙幣，創辦郵政，整理海關，連同義捐，每月還有十幾萬塊錢收入，勉強可以發餉，但是出賞格的錢一個沒有，劉二便同士卒共甘苦，拿一團熱血獎賞，弟兄們和義勇隊，都感激流涕，慷慨赴敵，前後三四個月，打了幾十仗，都打勝了，日本始終沒有一步踏到台南，死傷人馬不下幾千，那時候日本派來的台灣總督，是海軍大將子爵樺山資紀，是日本國裏數一數二的人才，三四個月裏，把他弄得焦頭爛額，帶了兵艦幾十只，兵士四五萬，結果是毫無辦法。他便寫了一封信給劉二，勸他退走，信裏說的是。

大日本台灣提督海軍大將子爵樺山資紀，呈書劉君永福足下，自從客歲大日本國大清國構難也。清國海陸之前軍，多戰不利，其出外之師，敗于牙山，潰於平壤，

覆于黃海，旅順之要隘，威海之重地，相尋而陷，北洋水師之兵輪，覆沒殆盡，燕京之運命，岌岌乎在于旦夕之間，於是乎大清國皇帝，欽差全權大臣李鴻章及李經方請講和，大日本國皇帝，容其請，着全權大臣會見於下關議和，和成而訂條約數款，台灣全島并澎湖列島，咸爲大清國皇帝所割讓。曩者欽差全權大臣李經方與本總督相會于基隆，完清本島并澎湖列島授受之約。本總督乃開府台北，撫綏民庶，整理政務，凡有之事，將就其緒。乃聞足下尙據台南，慢弄干戈，會此全局奠安之運，獨以無援之孤軍，把守邊陲之城池，大勢之不可爲，不待智者而可知矣，足下才雄名高，能明事理，精通萬國公法，然而背戾大清國皇帝之聖旨，徒學頑愚之爲，本提督竊爲足下惜焉。若能體大清國皇帝聖旨之所在，速戢兵戈，使民庶安堵，則本提督轉奏大日本國皇帝，待以將禮，送還清國，各部將卒，亦當宥恕其罪，遣還原籍，卽基隆台北宜蘭及滬尾之地，現收容降附殘敗之清兵，或依官船或付船資送還原籍，垂八千人，本總督稔聞足下之聲名也，尙矣，故豫布腹心，告以順逆之理，取舍惟足下之所擇，足下請審計之，不宜。

劉二看了，大爲震怒，便要帶兵直打台北，這時候，王者佐他們都分發出去了，只有文案劉昌彝同吳桐林在一起，他們勸劉二復他一封信，并共同擬了一個信稿子，送給他看，劉二看了，說可以，便寫交來使去了，信寫的是。

大清國欽差幫辦台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閩粵南澳總鎮府依博德恩巴圖魯劉永福，覆書大日本海軍大將子爵樺山氏閣下，接閱來書，甚承獎譽，惟所言戰事，語多不悉

，今試爲足下覲縷言之。我大清國皇帝，聖聖相承，數百年來，仁政覃敷，感被中外，當今皇帝尤以柔遠爲懷，故常遣使各國，結歡鄰好，至於貴國，同隸亞州之土，講信修睦，載在盟府，宜乎休戚與共，永矢勿渝，庶不爲他國所竊笑也。不意貴國背盟負義，棄好肆仇，無端而奪我藩封，無端而侵我邊境，當是時，中國臣民，人人切齒，咸欲滅此朝食，以張我朝廷撻伐之威，適以當軸者，衰庸誤國，禁止各營接戰，免傷和局，致令牙山平壤，威海旅順等處，兵機有失，非戰之罪也，當局者誤之耳，不然貴國率傾國之師，亦未必能入中國境地也。今四月，我大清國皇帝不忍生靈塗炭，乃俊大度包容，重修舊好，乃貴國不體我皇上愛民至意，佔據台北，縱容兵卒，殺戮焚擄，無所不至，且有准借婦女之示，嗟嗟，生民何辜，遭此荼毒，來書云開府台北，撫綏民庶，其卽此之謂耶？抑別有所謂善政耶？自古興國之人，必先施仁布澤，而後可得民心，而後可感天心，近日台北時疫大作，兵勇死亡甚多，足見貴國日嗜殺人，上千天怒，而足下不悟，反以余背戾大清國皇帝之聖旨，來相詰責，甚矣，尙見理之不明也，台灣隸我中國二百餘年矣，先皇帝締造之初，不知若何經營，若何教養，始得化蠻夷之俗，爲禮義之鄉，余奉命駐防台灣，當與台灣共存亡，一旦委而棄之，將何以對我先皇帝於地下，無以對我先皇帝，卽無以對當今皇帝也。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余豈儼然學古人爲哉。現台南百姓遮道攀轅，涕泣請命，余既不敢忘効死勿去之心，又何忍視黎庶沉淪之苦，爰整甲兵，保此人民，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台南一隅，雖屬褊小，而余所部四十營，均係臨陣敢死

之士，兼有義民數萬衆，飲血枕戈，誓死前敵，糧餉既足，軍械胥精，內不虞竭，外不待援，天之不亡台灣，婦孺皆知其然矣，足下總督全師，爲一國之大將，長才卓識，超邁尋常，何不上徹天時，下揆民心，憬然覺悟，及早改圖，將台北地方，全行退出，不惟台民感戴弗忘，即外洋各國，亦必以足下爲能審事機，知進退，否則余將親督將士，尅日進征，恢復台北，還之我朝，恐彼時足下進退維谷，反獲不仁不智之名，與其後悔，曷不早圖，或從或違，悉請尊酌，即此頌覆，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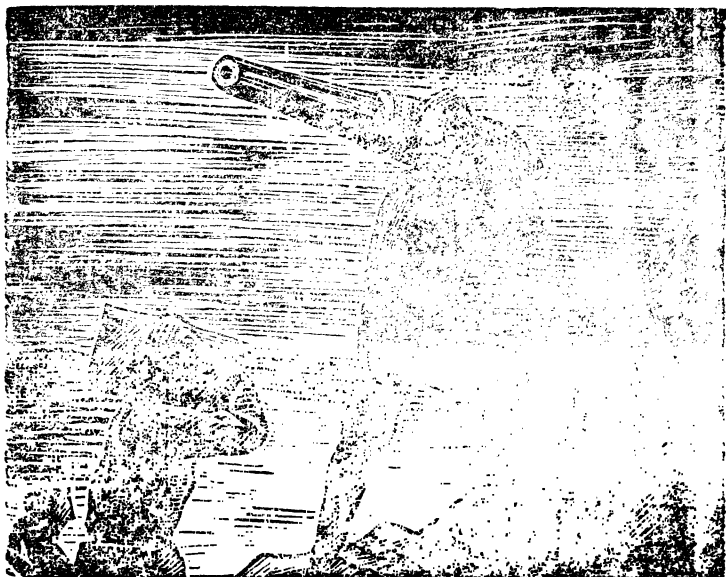
劉二覆信後，便把恆春所統五營，區誓所統二營，劉成良所帶一營，楊德興所帶一營，葉某所統三營，吳光宗所統五營，張占魁所統三營，又某所統兩營，李義韋所統五營，分別駐紮旗后、風山、東港、白沙墩、布帶嘴、宵隆墟等處，又在四草湖駐紮五營，又把民團義勇隊，分駐要寨地方。布置已定，自己居中策應，那樺山親領大小兵輪幾十隻，八面包圍上來，步槍、開花砲、過山砲、海礮，晝夜轟打四十幾天，砲彈飛集成山，所有各處上岸的軍士，不下七八百人，都被劉二部下打死，樺山氣得火星直冒，恨不得一口把台南吞下肚子裏去，但是結果，白白的犧牲些士兵，後來他調集一部分軍隊，約六千人，攻打安平海口，劉二看安平海口，兩邊險要中間有一塊平原，他便下令叫士兵連夜削竹籤無數，置木桶中，把桶放在地下挖的坑裏，上用橫木虛架桶面，再加草皮，把兵埋伏兩邊險要之地，故意詐敗，讓日兵登岸。又把日兵放過險隘的地方，使他們大隊向埋伏竹籤的地方進攻，這時候劉二便帶兵從前面殺過來，日本一鼓足氣，直撲上去，那知道一齊墜落坑中，被竹籤刺死刺傷的，不計其數，劉二便令放開花大砲，被陷

落坑中的三千多日軍，打得乾乾淨淨。日軍第二隊三千多人，趕了上來，看見這個情形，知道中了劉二之計，便立即下令退兵，經過險隘兩邊的時候，兩邊的伏兵，一齊殺出來，把日本士兵殺得直喊爺爺饒命，心裏只恨爺娘給他少生了兩隻腿，三千人馬殺得人頭與子彈齊飛，鮮血共桃花一色，幸虧日人身體矮小，不佔地方，不然的話，又要說積屍成山的了，連受傷帶失掉魂的日本兵，光手跑了五個，丟下來的鎗，不折不扣六千枝，子彈倭刀同其他的軍用品，不計其數。劉二看見這批禮物，真是却之不恭，只好一體全收了，把鎗支子彈，分配各營，正在這子彈缺乏的當口，忽然得此大批接濟，真是感謝不盡。劉二心裏暗忖，董坑借子彈，可與諸葛亮草船借箭的方法，後先輝映，真可以說，不讓諸葛亮專美于前的了。劉二此次大勝之後，軍心更奮，他料想這樺山決不肯罷休的，一定要出別的花樣，所以他令各營，要特別的提防，不要無計劃的引鬼上岸了。

却說日本台灣提督樺山，吃了這次大敗仗，咆哮大怒，一面報告本國，自請處分。一面挑選精銳士卒八千，自己帶領，在太陽落山之後，山布袋嘴襲擊，強行登陸，守將張占魁一面抵抗，立即飛報劉二。劉二得報，馬上飛調劉成良一營吳宗五營，開往，自己帶了義勇隊三千多人，爬山營一營，前往援助，沒看到布袋嘴，已聽見砲聲隆隆，知道前綫十分緊急，便帶隊伍飛奔上去，日兵已登陸，張占魁的軍，已到危急存亡的時候了，子彈快要完了，但是日軍方面，也疲敵不堪，雙方死亡相當。劉二把生力軍帶來，一馬當先，衝殺過去，張軍看見劉二已到，勇氣百倍，同義勇隊一同殺過去，雙方彈如雨下，煙霧滿天，劉二一手持鎗，一手拿刀，殺入日兵陣裏，三千義勇隊，個個如

狼似虎的在槍林彈雨中滾過去，逢人便殺，直殺得日本兵叫娘叫爺，滿地打滾，計上岸的不下三千人，被劉二橫衝豎殺，殺掉兩千六七百人，其餘帶傷的二百多人，翻山越嶺，跑回船上，樺山看見大怒，親手把逃回上船的，殺了幾個，又把第二隊三千人撲上來，恰好劉成良同吳光宗的隊伍都到了，併帶了大砲十尊來，看見劉二同日本兵在抵抗的時候便飛也似的捲殺過去，把日本兵從山邊偷上岸的幾百人，殺個乾淨。這時候天已大亮了，劉二看見海邊的艦船十只，因為地勢阻隔，他沒有法子打過去，看見離海岸不遠，有個貫日岩，壁立千仞，直插雲霄，後面沒有路可上，前面靠近海口，地勢稍平，他想像若日軍，把這個岩佔據，架砲望下轟的話，本軍立刻就要發生危險的，他便傳令肥城營，挑選技術精良的三百名，每名帶兩天的口糧，除鎗支子彈外，攜帶大砲彈五顆，又叫人把大砲拖四尊來。傳令已畢，他便扛着繩子一捆，運用氣功，像猴子一樣，攀石升騰，飛也似的，一口氣便爬到岩半心，忽覺有斜坡可走，便一直跑上岩頂，把繩子放下來另一頭，緊緊的扣到大樹上，叫肥城營士兵，一個個緣着繩子爬到岩半心，再緣着斜坡，爬上岩頂，不到一頓飯時，各士兵都上去了。劉二由舊路下來，扛大砲一尊，這大砲，平時都是用車拖的，因為礙身有一千多斤重，要是抬的話，非十個人不可，劉二把砲從車上卸下來，輕輕的一提，好像是提一個竹筒子樣，便扛到肩上，仍舊運用氣功，像猴子爬山一樣，一口氣便飛騰上了岩頂，第二次也是如此，第三次便把兩尊一塊扛上去，他把四尊砲運到岩頂後，便把望遠鏡拿出來一看，看見海面大小兵輪不下十幾隻，內有一隻，牠的瞭望台特別高，且懸着好幾個救生剎子，他心裏想到，這一定是樺山的坐

劉二一把千多斤的砲托到好上，像猴子爬一樣。



船，便把砲位安好，四尊砲都向那兵輪瞄準着，轟的一聲，開過去，真真巧得很，正正打着機器艙，登時火起，人同螞蟻一樣，來搶救生划子，互相爭打，劉二又放第二排砲，便把那輪打沉了。這時候各兵輪都散開，他便一個個的瞄準着打，打得海面海水望上飛，一個個煙直望下沉，一時爆炸聲，慘哭聲，怒罵聲，落水的聲，海水震盪的聲，炮彈擊物聲，同時并起，要拿美學的眼光來看，確是天地間的壯觀，可憐日本一萬多兵，都送給鯨魚做食料去了，但是樺山早已離開坐船，親自督隊到了。

海口，便宜了他，他看見兵輪，都被劉二拿炮在岩頂上把牠打沉了，氣得眼睛像牛眼一樣，幾乎滴出血來，又氣又恨，又慚媿，又害怕，又悲傷，好像一萬把刀子，同時刺在他的心尖子上，又酸，又痛，又麻，這個味道，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旁人沒有法子把他體驗出來，他一時情急，便把身上佩的刀子，拿到手裏，預備切腹，在自己肚皮畫個十字死，但是當時被他的高級參謀奪下來了，說：我們現在還舉同他打，打勝了，便可以報仇的，如果主將自殺，那麼這全軍便完了，樞山聽着這話不錯，又想到他的老婆芳子的一笑百媚生的姿態，和平時的萬種柔情，同他女兒喜子的天真爛漫，像蘋果紅的顯，像流星活動的眼珠，真是可愛，想到這裏，不覺大哭起來。高級參謀，那曉得他的心事呢，以為是爲着被打死的士兵哭的，便也裝腔作勢的假哭，不住的拿手帕來揩眼睛，樞山誤會了，以為他也是想到他的美麗的老婆，同玲瓏的兒女，他不知不覺的問他道，你的兒子有都大了，那高級參謀誤會了，以為怕他的兒子逃避兵役，便下令，限今天夜裏，佔領布還小，够不上服兵役，這句話又把樞山的勇氣鼓起來了，便下令，限今天夜裏，佔領布袋嘴，退後者斬，於是大戰又發動了，劉二看見日本兵，又拼命進攻上來，本軍各營也都奮力抵抗，義勇隊也不弱，看見吳光宗身先士卒，捲殺進日軍陣裏，喊一聲殺，士兵便同虎狼一樣，橫殺過去，直殺得日本兵屍積如山，血流成河，轅的躲，跑的跑，拿起望遠鏡一看，那樞山拿刀殺了幾個望回跑的士兵，親自帶了兵趕上前來，打接應，吳光宗這枝兵，確實疲倦了，漸漸的抵當不住了，又看見日本兵在那裏架梯子，預備攻黃日岩，又看見他的兒子在那裏吃飯，不去打接應，便勃然大怒，在身上拿出一枝令箭出來

，交給一個親兵，說，你快去把劉成良的頭拿來，他爲甚麼不去打接應。自己便到前岩踏看，看見有處地方，地勢稍斜，敵人可以由這裏架梯爬上，同時發覺了有一塊大石頭，很搖動的，他便叫爬山營的兄弟，下岩趕快運幾千斤火藥來用，不多時，火藥用繩子繫上來，足足有三四千斤，他便叫一起放在那搖動的石頭邊埋下，并用引線接上，忽然聽見遠遠殺聲震天，看見他的兒子劉成良衝殺過去了，正同樺山對陣，拼命橫殺，雙方死傷都很重，義勇隊都趕上去了，樺山抵當不住，直往後退，劉成良殺到日本陣裏，兩邊槍聲都停住了，雙方肉搏得很利害，日本兵站不住脚，向海口崩潰，劉成良兩手一身都是血，直奔樺山，樺山的刀被他砍斷了，高級參謀拿身子格住，樺山在地下滾走了，成良把高級參謀砍死了，大獲勝利。天色黑了下來，雙方收兵，劉二因爲防日本兵夜裡翻岩，便帶同爬山營弟兄們，暗伏在岩邊，同時派親兵送一個密令給吳光宗和劉成良如此如此，到了夜靜更深時候，聽見前面岩下，隱隱的有拖物的聲音，這時候正是八月下旬，月亮夜半才出來，不過天氣不佳，白雲四布，用望遠鏡一看遠遠的看到岩下許多一堆一堆的黑影子，前後移動，劉二還按住不動，等到影子越堆越多，快要到大石頭脚下了，便把藥綫偷偷點燃，轟的一聲，天崩地塌，一塊大石倒下來，足足有五萬斤重，把七八百個日本兵，壓得像爛泥一樣，還剩下一千多人，知道又中了計了，趕忙拿腿就跑，說時遲，那時快，岩頂邊一排槍放下來，打得日本兵像鬼走鳥飛一樣，四處亂竄，接上又是第二排，第三排，日本兵跑到那裏，槍子就飛到那裏，傷亡的不下五百人，其餘的便伏在地下，慢慢的跑，好容易跑出了火網，正預備奔出海口，忽然兩邊隊伍包

圍過來，大砲發彈一齊射來，可憐九百多人，只逃走了廿七人，樺山左臂中了一彈，總算他的命大，居然給他跑上了小兵輪。那兵輪剛開動，岩頂的大炮，又發起威來，轟的一聲，又把小兵輪的船頭打壞，接二連三的，砲彈又飛過來，把船面打個精光，這時候樺山已帶上了救命圈，下了救生划子，拚命的向旁的大兵輪上去了，因為自己的坐船，白天已經打沉，只好權在旁的兵輪上住着，不一會，那隻小兵輪，又到海龍王那裏聽候差遣去了。樺山到了旁的兵輪，如醉如癡的，好像是在做夢，半天才醒轉過來，又放聲大哭，哭完了，點查官兵船隻，這次帶去八千官兵，連自己只剩了二十七人，還有十八個是帶傷的；自己也帶了傷，船隻除自己坐船外，小兵輪沉毀共十五隻，死傷官兵共一萬零八十三人，連回前次攻安平海口的六千人，同攻打各海口死傷的四千六百三十七人共二萬九千多人，大小兵輪前後被打沉毀的共二十三隻，樺山越想越氣，一面報請救援，一面下令把三隻大兵輪，索興乘着夜潮直向台南開去，同時開礮轟擊，火花齊放，煙霧滿天，海水飛騰，石山奔裂，確是台南一大劫。

却說劉二把日本兵殺退後，來到營中，正預備點查人數，忽報王者佐由安徽來台，便叫聲請，當時劉二見了王者佐，說我這裏正要入幫忙，你來得很好，便把連日狀況，略說一點，恰如吳光宗同劉成良進來回話，劉二一眼看見成良，便叫左右拿大令來，把個王者佐同光宗嚇了一跳，因為劉二臉色變了，不敢問，當時成良跪了下來，低着頭，兩淚雙流，一句話也不敢說，一會子大令拿來了，劉二便叫左右把成良捆起來送往操場去正法，一手指着成良的臉，罵道，你這小畜生，太絕天良，怎麼前綫到了生死關頭，你還從

容吃飯，假如不是我看見，叫你去打接應，那麼吳統領的人馬打死光了，敵人衝了進來，台南也完了，你這誤國的罪還了得麼？我今天夜裏一定要拿你正法，以勵軍心，說到這裏，吳光宗便也跪了下來。說，這次戰事的首功，就是劉成良，假如成良還有罪，那麼我的罪就更大了，願以己身替成良一死，者佐也站起身來說，劉成良先有緩進之罪，那後有戰勝之功，似可將功抵罪，且現在正是敵人壓境，軍事吃緊的時候，如斬得力將官，實在是一個重大的損失，并且是替敵人報仇，軍門可以准其帶罪圖功，劉二聽了，便叫左右親兵把成良拖下去，打軍棍四百，營裏那些義勇隊，聽見了，一個個嚇得把舌頭伸出來，說，劉提督好嚴的軍法。正在這當口，聽了轟的一聲，大砲由日本兵輪上打將過來，接二連三轟打，劉二便傳令全城熄燈，軍民一齊伏在前次挖的壕溝裏，不准動，只聽得砲聲隆隆，營裏屋瓦都震動起來，劉二便叫者佐光宗成良一千人，一同到營裏挖的壕溝裏登着，并叫把鐘拿來。在壕溝裏，同者佐把台南情形詳細回他說來，看看天亮了，到了五點鐘，營裏的瓦都一齊飛光了，砲聲也漸漸的稀了，劉二便下令調三百名爬山士兵，每名隨身帶五個大砲彈，別的不要，他自己拿了望遠鏡，便帶了二百名爬山兵，自己運用氣功，不攀繩子，便一口氣上了貫日岩，把砲瞄準了日本兵輪，四尊砲同時發放，專打兵輪的機器艙，說時遲，那時快，打了不到兩百炮，日輪通通都起了火，真奇怪得很，日輪既不還炮，又不離開，白白的讓劉二開炮打，你道是什麼原故呢，因為兵輪都擱淺了，夜潮已過，早潮接不上，恰恰在這時候擱淺了，炮彈也打盡了，無法回炮，所以日本的兵輪，只好白白的送上門受打，這都在劉二的計算中。因為台灣沒有

炮台，才用這種救急的辦法，但是台南經這番轟擊，影響不小，所有財東同商民幾乎跑走一空，本來台南就窮得不堪，經這番威脅，紙幣同銀票，因而落價，捐款同稅收，因而減少，務來他的軍事，縱然天天勝利，資源確是天天缺乏，都是這個原因。却說樺山把大兵輪開往台南附近轟擊，原來是一時氣憤，拿來做孤注一擲的，後來炮彈放完了，想把兵輪開回，已經擱淺，預備等早潮來，再開動，不料到了五點鐘的時候，貫日岩開起炮來，白白的把三條兵輪送給他打沉毀了，真是恨氣極了，但是自己已是個驚弓之鳥，眼見得坐以待斃，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連忙命放下救生划子，帶上了救命圈，直向運輸艦上開，還沒有達到，已經看見所乘的那隻兵輪起火了，官佐紛紛的坐救生划子跑，士兵便帶了救命圈向海裏跳，樺山又害怕，又痛心，把個劉二恨入了骨髓，上了運輸艦，不幾天，第二批兵艦援兵都到了，他便改變計劃，由台北進攻，下令調一萬士兵，繞出龜山直撲台南，親自督隊，志在活捉劉永福，以洩心頭之忿，他又千方百計的，找着劉二的相片，翻印了幾百張，分給各處士兵，一面令小兵輪，圍圍把台南圍住，無論那國商輪出入，都要檢查，不讓劉永福逃走，一面電廈門日本駐兵，對於往來各國商輪，加緊盤查，并派人送去劉二相片幾十張，以便按圖索驥，布置妥當，即便進兵。他想劉永福你就是長了翅膀，也叫你無法飛脫了，不到幾天，他已把兵繞出龜山，到了台南地界，浩浩蕩蕩殺將過來，那知道不由人算，依然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場劇戰，等在下慢慢說來，

卻說劉二把日本兵輪打沉毀後，便派人向福建廣東報捷，并請資助餉械，同一切軍

需品，一面派人打聽情形，探到樺山沒有打死，給他跑了。不日又探到，日本撥兵到了，他便精細的籌算一番，親自到各海口踏看地形，都布置好了，看見日軍并不會進攻，他又在探訪隊裏，挑派了十個精幹士兵，到台北偵查，不日得到回報，說，日軍已由台北登陸，預備進攻。他早知道台北只有龜山後面，有條路可通，他便親到那個地方踏看一番，連夜命士兵挖埋地雷，他曾經叫人用木頭刻過自己一個木相，便把這藥錢安在這木身上，把木相擺在日軍必經過的地方，又暗暗的把恆春帶的五營調來兩營，把葉某統帶的三營調來二營，把張占魁的三營抽調兩營。李章義帶的五營，抽調兩營，把四草湖的五營，調來三營，一共十營，又調義勇隊五千，四處埋伏，分布妥當，他自己帶了爬城營五百人，登在一個小山上，放了四尊大砲，炮口都對着那木刻的相上，如果日軍不毀那個相，他就拿砲自己轟擊，好讓牠把地雷發動。忽得探報，日軍已經過龜山了，他便不慌不忙的，在山上靜候着，那時候正是九月初八，月亮很明白的照着，他拿望遠鏡一看，遠遠有塵灰飛動模樣，便伏在地下一聽，聲音還遠，便派人分到各軍通知，準備一切，不到半小時，已遠遠看見旗子飄揚，又聽得馬蹄聲音得得，知道敵軍來了，正在拿望遠鏡望的時候，猛然間，聽到轟的一聲好像天崩地陷一樣，石併沙驚，肉飛血濺，火星四射，滿天煙霧，都從地下衝將上來，知道地雷發動了，各處殺聲槍聲砲聲，同時并起，他便帶了五百人，從前面殺過去，走不到三里路程，遍地斷肢碎骨，同石片樹枝，塞了前進的路，人同馬的屍骸，都分別不出來，一眼看不盡的紅泥赤土，粘滯不能行走，他便由野地一高一下的踏着炸處過來的殘屍上走，足足的走了半個鐘頭，槍聲隔

劉二把日本砲兵不到半個鐘頭殺得乾乾淨淨



外近了，知道前面離敵人很近了，轉了一個灣子，有一個小山，看見許多黑影子，也有動的，也有不動的，劉二便輕輕挨到山邊，才發現是敵人的重砲隊在此休息，連忙輕輕的退回，密令兄弟們，一齊跳上山去掩殺，於是五百人一口氣，便飛騰上了山，他們還以為是自己的隊伍，那知道一聲喊殺，給他一個猛虎洗臉。倏將上來了，那些日兵，一個個都嚇呆了，伸着勁子等他們殺，一點都不抵抗，不到半個鐘頭，殺個乾乾淨淨，足足有七百多人。劉二便令把礮口通回轉過來，對準了敵兵的方

向，那時期正是四草湖的三營人，同日軍在那裏對打，日本軍源源而來，四草湖的三營人，看着抵當不住，日軍如潮水的湧了上來，足足有兩千多人，劉二便喊一聲放，轟的一聲，礮彈同雪球一樣的飛過去，給日軍一個不提防，斜面閃開了一條血路，兩千多人，一個沒有存留。四草湖三營人，知道援兵到了，衝殺過去，這時候天色漸漸的亮了，劉二便留兩百弟兄守着礮，自己帶領三百向前進，不到五里路的光景，遇見各營正在包圍日軍橫殺，但是前面山上，還有敵人盤踞，居高臨下，不斷的拿槍射殺過來，劉二急令爬山營弟兄趕快把礮運過來，不多時礮都運到了，趕速把礮架好，瞄準了山上的敵人方向，便放一排礮，登時山上血都染紅了，屍骨一齊滾下來。被包圍的日軍看見了，頓時勇氣全銷，抵抗力完全喪失，被各營的弟兄，湧上攔殺一場，一個沒有跑掉。這邊劉二叫爬山營弟兄，拖着礮走上山，邊走邊放，那些日本兵，一個個拚命的跑，一直追到龜山脚下，還是把樺山跑走了。樺山帶來的一萬人，只剩了一百多人，因為第一隊四千人馬，被地雷炸死一個不留，第二隊，連同礮兵三千人，在半路便遇着伏兵，剛剛得勝的時候，被劉二趕上把礮兵八百人殺死，轉過礮來，又打死兩千多人，第三隊就是樺山自己帶的，一半被劉二各營圍殺。一半被砲打死。樺山恐怕劉二追趕來，索興連守台北一千多人，都帶上兵輪去了。後來被劉二探到，大為懊悔，他爲什麼不肯窮追呢？後來又爲什麼不帶領人馬去佔據台北呢？就是因爲子彈快要完了，雖然樺山拋棄了許多子彈可以勉強撐持些日子，但是那些子彈又限於裝配日本槍枝的，日本雖然丟了好幾千上萬枝的槍，但是扳機他們都預先把牠摔掉了，因爲台南沒有兵工廠，所以沒有法子配用，

這是劉二的第一個制命傷。歇了幾天，樺山看見劉二不信據台北，卅子又壯起來，又派了兩千人前往守着，但是不准他們再由那條路進攻，便用圍困的方法來同劉二死纏。話分兩頭，却說劉二大獲全勝，回營，心裏自然十分快樂，點視人馬，一共死傷不到四百人，所得敵人的大炮子彈槍枝及各項軍用品，通通都分配各營，同義勇隊。於是天天等清國的餉械濟接，好收復台北，但是一天一天的過去，依然是杳無消息，隨後又派了人分赴福建廣東兩處，向總督邊寶泉和譚鍾麟告急，不久譚只匯了一萬兩銀子，福州將軍匯了八千兩銀子，信裏都是勸他放棄台灣，遵旨回國，把個劉二氣得死去活來，者佐看見他意志堅決，一定要同台灣共存亡，眼見得餉也快竭了，糧也快完了，子彈火藥都快完了，清國既然堅持不肯援助，孤軍苦守，徒然犧牲，于大局毫無益處，因探聽到英國的厘士船主，劉二曾經救過他的性命，并且優待他，他曾經寫過信道謝，所以者佐知道這回事很清楚，恰恰有一天的厘士商船到了，他便託人介紹，親自跑到了他的船上，見那船主，就把救劉二回國一番話，同他商量，那船主一口便答應了，者佐又想要是劉二仍然不肯走如何辦法呢？又和船主商量，請他到船上吃飯，用酒把他灌醉，等他醒來的時候，船已開了，商議已定，船開的那天，那船主便親自到劉二營裏來，請他同者佐到船上去吃飯，劉二再三不肯，者佐力勸他去，并勸他穿便衣去，於是三個人下午七點鐘上了船，船主便開出酒來請劉二喝，他因為心裏有事不肯喝，船主就說，我那天在那裏，吃了那們許多酒，我今天應當回敬你的，你無論如何，非喝不可，者佐便開懷暢

飲，好引起劉二不斷的喝，起頭是用威士忌，後來暗暗又改換了白蘭地，三個人你一杯，我一杯，便把劉二灌得爛醉，船主也醉了，惟有者佐不曾醉，因為他現在酒量，隔外大了。船開了，不一會，日本鬼子知道了，飛划子上來，勒令船停住搜查，每一個日本兵手裏拿了一根鐵棍，一個電筒，一張劉二的相片，甚麼地方都查遍了，船主房裏來了兩三次，劉二醉睡在牀上，用被蓋着，他們始終沒有把被翻開看，走了，船開了，不到兩個鐘頭，又勒令停住檢查，翻梯倒櫃的找，又到船主的房裏查了兩三次，仍然是沒有把被翻開看，又開了，不到兩小時又勒令停住，比前兩次還要利害，這時候劉二醒了，到廁所去了，擁進一批日本兵，把被窩翻開了，查了又查，看了又看去了，剛去了，劉二回來，又睡，不一會船又被勒停了，日本兵又上船來查，廁所又檢查了，連煤房的煤，一一檢查過，貨艙裏的貨，件件都翻遍，獨獨沒有到船主房裏來，為甚麼日本兵查得這般利害呢，因為日本政府，出了一百萬兩的賞格，這兩天又加了四十萬，他們都想發這筆財，所以節節都有人跟着查。這天大亮了，離廈門只隔幾里路程，船主便告訴者佐，說，救生划子已放下了，請陪劉欽差下去吧，免到了廈門，又要麻煩，這時候劉二似醒非醒的，者佐扶他上了救生划子。日本兵已奉到電報，派了一隊人上船，嚴格檢查，查到了上午十點鐘，才准靠岸，旅客上岸的時候，又一個個拿着劉二的相片對照，還是撲了一個空，船主一登岸，便到領事館報告，同日本交涉，日本領事，親自道歉了事。

十二、槍口不向內

却說劉二同者佐由旁的小碼頭上了岸，住在一家商號裏，到中午酒才醒過來，才知

道離開了台灣，便勃然大怒，罵者佐賣自己，賣國，者佐也不分辯，說道，昨夜是神救你出來的，便把日本兵一路如何檢查的情形告訴他，并且說這是神因為你忠心救國，所以才如此報答你的，果然台灣有挽救的希望，神為何不讓樺山打死呢？屢次危險，都能安然的脫離，這同你前後是一樣的，都是為神所保佑的。劉二還是發怒，一定要自殺，說我走了，無以對各營弟兄同義勇隊，者佐說，這事已辦好，船主在沒有開船以前，便同英國領事說好了，等你脫了險之後，便出來調停，無論弟兄和義勇隊，決不會損傷一個的，你到廣東後，便可以知道一切了，我要是欺你，有如此水，劉二這才放心，第二天劉昌彝成良這班人都由台南安然的回來，并把印信同一切重要公事都帶來了，果然是英領事出來調停，日本政府因為英國的關係，通同都答應了，把個樺山氣得要死，後來打聽了劉二還是坐的厘士船回國的，便借故把當天派遣那些查船的人，一齊殺掉了，洩恨，這是後話不提。者佐陪劉二在廈門住了幾天，正預備同他一塊到廣東去，忽然接到安徽家裏的電報：說撫院掛了牌，自己署理滁州直隸州，便先辭了劉二由廈門乘坐海船到了上海，由上海坐招商船直到安慶，到省謝了委，便趕赴滁州的任，到任後，礪精圖治，不到一年，地方事辦得件件都好。忽然一天，門房送了一個名片進來，是姓余名燁的，上頭寫了受業兩個字，者佐看了半天想不出來，心裏想着既然說是受業，諒必總有點關係的，便叫聲請，這余名燁進來了，倒下地便拜，者佐看了認不得，便請他坐下談，問他貴省是什麼地方，余名燁便站起來回道，學生原籍是廣西遷隆州，小名阿狗，者佐才恍然大悟，隔了十幾年不見面，連樣子都變了，便問道：你的尊大人好麼？阿狗便站起來

說，先父早去世了，那年老師離開了舍間後，不到兩個月，法國官廳說先父在外招搖，叫安南國王把他驅逐出境，幸虧三姑爺同許多老親朋友託人，足足花了約十萬塊錢，才把這事挽回過來，先父氣得害了一場大病，第二年先父又渡海回國，查得漏稅一萬五千塊錢，說按照章程辦，要罰六十倍處罰，共洋九十萬塊錢，那時家裏所有財產，不到四十萬塊錢，這個罰款拿不出來，先父就被提到監裏去了，所有房屋財產，一犯充了公，所幸先母頭一年同先父吵嘴，分了一筆錢，大約是三萬塊錢，另行過活，這筆錢沒有被沒收。那一年先父便在監裏死了，第二年接先母也去世了，先母喪事完，家務都歸舅舅掌管，不到幾年，舅舅把錢都吞下去了。後來才知道，是這所事的這些亂子，都是那沙管賬同舅舅玩出的花樣，弄得學家裏整個的家破人亡。我們兄弟兩個，幸虧三姑爺同周老伯兩位老人家照顧，把我們兄弟兩人收留了，養成人，還是三姑爺同周老伯替是先父最不歡喜的，憑良心說，他們兩位做了一輩子的家，先後有幾百個兒子，反而有這個樣子，沙管賬同舅舅都是先父最相信的人，結果是這個樣子，人心豈其太沒有標準的了。哥哥因為要次到暹羅考小考，考不中，便回省來，在家裏閒氣，又同舅舅打官司，打輸了，便死在家裏，後來又聽說，也是舅舅同沙管賬，把先父的。學生雖然託了老師的福，進了一名學，但自己也要學一，好在，不學，也。又。在。家。裏。老。是。靠。着。三。姑。爺。同。周。老。伯。的。一。共。一。個。家。裏。也。已。有。二。十。多。年。的。人。他。想。做。事，但。是。無。處。投。奔，上。月。在。安。南。的。一。所。老。在。安。徵。捐。了。一。所。學。校。想。在。老。師。這。裏。學。公。事，務。求。老。師。看。從。前。師。生。的。情。分。上，把。學。生。收。留。教。導，如。果。有。成。就，不。獨。學。生。終

身不敢忘大恩，就是先父先母，在地下也是感謝老師的，說着又立起身來對者佐作一個揖。者佐說：賢契不要如此客氣，這是我分內的事，不但是情不可却，而且是義不容辭的。就叫他把行李搬到衙門裡來，派了他一個學習書啓。者佐每天無事便親自教他各種格式稱呼，又指定他看些什麼書，預備鄉試，把他當自己的子弟一樣看待，但是這阿狗老是落第。後來者佐自己拿出錢來，給他捐了一個通判也分發安徽，那時候者佐也經過了道班了，便替他想法子，署了一趟潁州府的三府，不久便光復了，他們師生二人都回廣西遷隆的故鄉去了。

話分兩頭，卻說劉二自從者佐走了第二天，便僱了幾頂轎子，帶了成良一千人，向漳州這條路上走，因為沒有帶衣服，都裝扮着商人模樣。第三天夜裏，到了漳州，那時候漳州因為戒嚴，守街門的兵士，不准他們上街，還要扣留他們，成良便同守街門的隊長說，劉欽差到了，你們還不上前伺候嗎？那隊長嚇得屁滾尿流，上前請安，即刻預備公館。當夜便稟報漳州鎮總兵同知府知縣，第二天一早，總兵便親自坐轎帶了旗纛執事來頂門拜會，劉二擋駕說，沒有帶衣帽來，不能延見，請換便衣來吧。知府知縣來了，都是如此擋駕，中午文武各官都換便衣來了，劉二一一傳請，見面談了幾個鐘頭，劉二把同日本打仗種種情形，都同他們說了，他們都暗暗伸舌頭。總兵一定要劉二搬到他衙門裏去住，他謝絕了，并說，請恕我不回拜，對知府知縣各官都是如此說，當天總兵送酒席來，第二第三天是知府知縣送的酒席，早餐都是都守各官送來的，劉二一一都收了。第四天一早，劉二動身，派人到各處持帖辭行，大小各官都穿便衣來送行，并派兵勇

二十名護送，一路經過漳浦、詔南、廣東的潮州黃岡、澄海、汕頭、惠來、海豐、陸豐各處，文武各官都是親自迎送，供應一切。老百姓都出來爭看這位孤軍抗戰的英雄，劉二經過，個個自然而然的受良心上的命令，肅然起敬，也有作揖的，也有跪下來的，劉二一一拱手答禮，大有山陰道上，接應不暇之勢。到了廣東，劉二換了朝服，見總督譚鍾麟，自陳不能盡守土之責，有負朝廷專閫之寄，譚就說，老元孤軍抗戰，威震中外，朝廷寧丟一個台灣，不願損失一個名將，只要老兄安全回國，甚於收到一百個台灣。老兄如此忠勇，將來報國的機會還有，台南內無餉械，外無援兵，老兄在四面包圍中，能够建立殊勳，使敵人寒胆，替朝廷增光不少，只有功，沒有罪的。潤帥本有密函與兄弟，要想多籌款匯解台南，接濟老兄，好長期扼守，希望全台領土，不落到外人手裏，不過兄弟想到，台灣已經奉旨讓與日本了，老兄能够有辦法，同台灣人士共同守着，不致被敵人佔據，這是最好的事情，但是兄弟得到探報，全台所有殷實富戶，紳士商民，都跑光了，這樣子一個有土無民的窮島，如何守法。各省既不便運糧運械資助，也無法裝運資助，假如光匯款子，不能運糧運械，這不是負薪救火嗎？兄弟曉得老兄是一個忠勇愛國的人，有了款子決不肯離開台南的，萬一將來糧械發生了問題，既不能戰又不能守，不是把老兄這樣的偉人，白白犧牲了麼，所以兄弟決計不籌，并且把這種情形告知潤帥，又恐怕老兄那邊目前無法支持，不能脫身，所以只籌寄一萬兩銀子，就是這個原故。譚憲勞一番後，又問道，現下還要銀子用不？劉二不客氣的說，這番回來，什麼都丟光了，一路盤川，都是邊走邊借的，譚點頭道，當然的，第二天便着人送了三千兩銀子到劉二公館裏。

，劉二收了，一連幾天回拜各同道記不了。縣堂命劉應，人官方面完竣，劉二便把台南鎮印同五六品功牌幾百張檢齊帶了替劉譚督，備禮，替請他回家休息，譚督不准，接連請了四次都不准，最後劉二極誠懇的屈譚督說，賤職離鄉多年，先人墳墓，還沒有祭掃，胞叔的骸骨，還沒有安葬，心裏實在不安，這次在安南孤守一島，謠傳很多，如不回去一趟，無以慰地方父老同宗族親戚，務請大帥准假，譚督看見他堅決要回家鄉，只好答應給假一個月。劉二回家，便把三叔看了墳地安葬，又往博白縣掃祭祖墳，因為歷年辛苦，就想長期休息，不再出山，在欽州同博白兩處，輪流居住，專門督率家裏人種地養牲畜，課兒孫念書，十分怡然自得，粗衣淡飯，覺得比錦綉宮梁，快活得多。譚督同各省提督巡撫，屢次派人請他出來，他老是推有病，或是家務沒有料理得好，其實他身體健壯得很，家裏除掉博白欽州各有一所住房，同幾十畝田而外，別無所有，那裏有什麼家務。他自己出身寒苦，一輩子都是勤儉樸素，不但分外的錢，分文不要，就是歷年的俸祿，也都分給親戚本家，或是部下的遺族，孤兒寡婦，他現在還是妙手空空，勉強有一碗薄粥喝罷了。因為他自己一輩子正派，所以才感化他的部下，人人忠勇，舍得犧牲性命，聽他指揮，這些情形，只有他部下清楚，外人都不曉得，外人都以為他治軍，光是一個嚴字，這是大大錯誤的，假如他自己不廉正誠信，光是一味子嚴，那一定非把士兵激變不可了。況且他在安南，那些部下，都是內地殺人亡命之徒，並不是孝子順孫，駕馭十分不容易的，能够把那班梟桀，都變成忠義，那都是他把人格感化出來的，自古名將，大都如此，這種品格可以說是先天稟賦的，不是後天薰陶的，上智的人，才會

這樣子，下愚的人，要想西施效顰，不是詐，便是狂了。閑話休提，書歸正傳，劉二在家，一連住了兩年，也不上省一次，譚督實在忍不下去了，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便打了一個電報給他說，「家事料妥否？如妥，希即來相商」，劉二不好意思再不出來了，便覆了一個回電說，「家事已將安置完竣，縱有未盡，已蒙帥召，亦當應命」，譚得了覆電，大喜，即日派安瀾兵輪，開到欽州接他，到了十一月，他才坐兵輪督省，謁見譚督後，並拜會各司道，同駐防寶將軍。寶將軍便問他，公館設在何處，淵亭說，還沒有地方，暫住安瀾兵輪，寶說，你這種大名望的人，必須要一個寬大的地方，要容得幾百人住才行，廣州這種地方很少，我已替你想了，只有我們八旗會館合式，又寬大，又嚴密，再好沒有，我已經派人去招呼了，劉二道謝，即日便搬到那裏去住了，藩台又着人送了一千兩銀子給劉二過年開銷。第二年二月，譚督便叫劉二招一千人，分作兩營，那知道他的舊部，一齊來了，三營還有得多，都是精強力壯，久慣戰征的勇士，於是成立三營，又添一花徽營，通稱爲黑旗福軍，都歸劉二統帶。這時候山東膠澳因殺傷德教士，德國要把牠佔領，清帝和戰不決，密令各省準備，并有上諭到廣東，查問劉二現在何處，所以譚督立即電催他督省，編練軍隊，後來政府，多數主張和平解決，便把膠州灣租借給德國，期限九十九年，這件事就算完結了。劉二把軍隊訓練好了，並沒有重大使命，譚督便把別的壞隊伍裁汰了一些，連同拿黑旗軍接防，劉二主張對內以德化不用武力，所以他的防地，所有從前的盜匪，今個都洗手營生，或是投軍効力。第二年，南海縣羅格圍這個地方，關羅兩家，因械鬪殺傷官兵，譚督派了多少委員去辦理，回來都說

是百姓造反，非派大兵前往鎮壓不可，譚督大怒，命劉二帶兵去剿，要把各村都拿斃洗盡。劉二把兵駐紮在很遠的地方，自己輕裝滅從，到處探聽，已探得清楚，都是被那班委員同軍官的壓迫激成的，弄得無法收拾，便故意張大其詞捏報，好把自己的責任卸掉。於是劉二便自己一個人到羅格圍，看見百姓採桑打魚，各安生業，並沒有背叛情形，便召募羅姓大小紳耆幾百人，把明洪羅格圍的札文給他們看，並把利害同他們切實說了一番，他們嚇得委實，便把關姓如何挾仇誣控各官如何迫脅，因一時的憤激，致有抵抗的事情發生，現在通同認錯，願意具結，以後再不械鬪，望求保全十幾萬生命，劉二再到各處踏看一番，看見各處百姓安靜如常，便回到省城，據實回報。譚督不以爲然，至再，至三，劉二發怒，願拿自己的頭，担保羅格圍百姓不反，譚看見他發怒，反拿好話來安慰他一番。不久譚去職，李鴻章接事，廣州府屬的通天三元村李姓同小布村黃姓又發生大械鬪，雙方人數好幾千，開仗好幾次，死傷好幾百人，官家派兵彈壓不住，李督翻到羅格圍的卷，令劉二帶兵去，劉二便帶了黑旗軍兩營去了，李黃兩家，看見黑旗子，便一齊散走了，劉二又打聽到李家預備率大隊萬人去攻大石馬小石馬，報黃家的仇，他便把黑旗軍先調到那裏彈壓，黃李兩家都收隊。這時候知府同兩縣知縣都到了，他們向劉二請示，他說：現在雖然彈壓得下，我們走後，恐怕他們還是要報仇的，如此循環報復，將無了日，不如趁我們在這裏，把兩家紳耆傳到，責令他們勸和，以後，如果再有此事發生，只要那一家先動手，官兵便把那一家剿洗淨盡，決不留絲毫餘地，并要兩造聯名具結，取詞備案，你們看這辦法好不好？知府同兩縣知縣，都贊服不絕口，完全

照這辦法辦好了事。劉二還沒有回省，李督已接到知府的呈復，大爲嘆賞，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劉二，極力嘉獎，內有「名不虛傳，可謂先聲奪人」隨後肇慶府四全縣發生亂事，當地防軍沒有辦法了，李督把他請了去，命他全權辦理，并給他大令一支，所有各軍均歸他節制調遣。劉二奉令後，便把各軍遠遠駐紮，堵住各要口，嚴禁士兵騷擾地方，一面派探防隊偵查匪的巢穴，自己一面到各處踏看，并召集地方紳耆，詳細詢問匪的一切情狀。劉二通同瞭然，因想着蕩匪巢，并非難事，不過遣一來一地方上要受很大的損失。而且有許多，是被威脅的，政府始而不能保護他們，以致把他們陷於投匪自保的地步，更要不教而誅，那嗎他們死得真太冤枉了，百姓同敵人不同，敵人是越殺多越好，百姓是越不殺越好，他便拿定主義，擒賊擒王，只要把匪首拿辦了，其餘脅從的，都可以保釋歸正，伊重懸花紅，購買眼線，不多時，果然八個匪首，被他拿到了七個。都呈准就地正法。正在拿辦第八個的時候，得報李督調京，因爲拳匪肇亂，殺死毅民同公使，各國都派兵到中國來，所以慈禧太后調李商議軍國事宜，同時有上諭調劉二率領所部入衛京師。那時李已把總督的印，交巡撫德壽兼署，德壽便飭善後局，解送福軍保駕三個月薪餉，公費銀十三萬兩，另外水腳費二萬兩，催他即速起程。李回德說：「廣東地處邊陲，不可無威望大員坐鎮，況北京已經震動，邊省更應要籌備鎮壓，劉某不宜離開廣東。」德說，奉了上諭調他，如不讓他去，這個責任担負不起，於是劉二便帶領六營士卒，同管帶李聯周、張來、柯壬貴，廖發秀、張萬春、黃龍昭、文安本，羅倚章，何思遊這班猛將，兼程奔進，先坐船到韶關，趕到坪石，又由坪石坐船到湖南宜章，經過

上北軍帶福永劉



新田彬州，到了衡州，就接到德兩萬萬急的快電，趕快帶兵回廣東，因為劉二帶兵離廣東後，馬上惠州潮州各處，有好幾萬人，通同一起揭竿起事，聲勢浩大，當時德自派各統領帶兵去勦，不到幾天，都被他們打得一個落花流水回來，撫台衙門裏頭，又發現炸彈，把個德嚇得魂不附體，片刻難安，便分電韶關，湘潭何長沙湖南撫台都是「火速星夜趕回」的話。劉二得着了這種電報，自然即刻趕回彬州，每營挑選二百人，令每個管帶火速帶回韶關，電旱德督，自己帶領大軍，隨後趕來。各處

起事的人，聽得黑旗軍已轉回韶關，便紛紛解散了，劉二到了韶關，電詢德壽「兵已到齊，在韶暫紮，如何布置，請示辦理」德復電說，「全軍回省，乃定行止」劉二便把軍隊全部開回廣東，德壽這才安枕睡覺，不敢再叫他去保駕了，但自愧不如李督知人之明，和認識地方清楚，便切實把劉二嘉獎一番。因為其餘那些軍隊，毫無用處，只有黑旗軍靠得住，便把黑旗軍六營分佈各府。不久，新督陶到任，要劉二移鎮瓊州，海陸都可以有備無患，他嫌瓊州荒僻，不願去，陶便叫他再回碣石，劉二便到碣石駐紮了。光緒廿八年，劉二奉旨補授河南南陽鎮總兵缺，他覺着路太遠不願去，陶督也因為他一天不能離開廣東的，就奏調補碣石。不過劉二看見時局一天一天的不同，朝政也一天一天的壞，眼見得清朝好像太陽快要下山了，那時候陶模卸任，岑春煢繼任，拿辦黨人，很嚴厲的；劉二嘆了一口氣道：我的槍口是要向外打的，向內打用不着我了，便借病呈請把碣石鎮缺開去，奉批不准，第二次復懇請開缺，詞極誠懇，岑批「公聲望素孚，威揚中外，卽稍有微恙，儘可力疾從公，縱然風雨說令，亦無不可」劉二仍然呈請開缺，岑任內始終沒有准。後來岑交卸，周馥繼任，他又稟請開缺，周批「一應照據情代奏，是否准行，仍候來批，再行飭遵」劉二得了這批，大喜，立即請周派員署理，交卸回鄉，這是光緒二十四年的事。後來劉二在家聽到攝政王把各部尚書侍郎，通通都改用親貴，派了一班青年員子買辦，毫無定，這就更煩了。人家問他怎麼知道，他說「清朝能够混了三百年，平平安安的，他們祖宗的唯一秘訣，就是肯用漢人，這一來，便是自殺了，你看吧，漢官都要革命了，因為不革他的命，自己便無出路了，這個攝政王，真是一個

蠢仔，不想想這樣一辦，那個替你出力，光靠幾個昏庸老朽的督撫將軍，同一班年少無知的什麼貝子貝勒，就行了麼？真是在做夢，應當把他開國祖宗的錦囊妙計打開來看看嗎，要是這樣子便可安然無事，那他們的幾代祖宗早就這樣辦了，還等得到他手裏來辦嗎，要是他們祖宗有靈，在地下一定要哭的，這是那個替他出了這個好主意，讓他辦交代，真是妙極了，我看無論那一朝代，只要把門關了，專讓幾家子做官，那就預備辦交代吧，過到好就是換朝，遇到不好，就是亡國，那班袞袞諸公書念到那裏去了。我看并不是他們發昏，實實在在是氣數到了，哈哈，想不到我這大年紀，還要留我看一齣哭祖廟，我的眼福真正不小。辛亥年，各省革命軍都發動了，正在馮國璋打破漢口的時候，著佐也回了吳西，就問他，各省都起了革命，清朝的江山保得住否？劉二笑道。我老早就說過了。這次一定要辦移交的，我不是事後有先見之明，他們改用親貴的時候，我覺得他們的江山已經在動搖了，能够撐持到今天，已經出我的意料之外的，現在還說什麼呢，總算是瓜熟蒂落的時候到了。著佐又問道，他們辦了移交之後，中國怎樣呢？他說，那就難料了，看那接交代的人怎麼樣，如果真正是開誠布公，拿天下的財，養天下的才，讓天下的才，辦理天下的事，一定是好的，不會出亂子，國家漸漸的也可以抬頭了，要是懷着鬼胎，想掛羊頭賣狗肉，拿天下的財，養那一姓或幾姓的狗，又讓那些拘，把持天下的事，照樣的要出亂子，弄得不好，還要亡國，你看清朝這個榜樣不是在這裏嗎？不用另外舉例子了。著佐聽了，很佩服他的見識。廣東反正後，劉二到了廣州，那時候，廣東都督是胡漢民，聽見他到了，便派何克夫這班人去看他，并請他出來幫忙。

劉二看見各處民軍很多，有十幾萬，但是毫無約束，他便去見胡都督，胡同他說，現在雖然仰仗先生，能够反正，但是什麼事情，都等着整理，望老先生助我一臂之力，我想所有一切軍事，都請你老先生主持。劉二說，我現在已經老了，比不得壯年的時候，而且我的部下都四散了，那裏能担得起這個重担子呢？胡都督說，無論如何，總要幫我一點忙，倘推却不過，便含糊答應了。第二天，胡便請他担任廣東省民團總長，所有這次光復各民軍統領，通通都歸他節制，十月三十這天，劉二便在八旗會館接了事，所有各軍的編制訓練，升調，以及糧餉器械，一切的一切，都歸他管轄。這時候，廣東地方秩序，還沒有十分恢復，事權還不統一，因之財政困難萬分，各官兵僅能發伙食，薪餉一時都說不上，但是民軍十幾萬，統領十幾個，沒有錢的事，誰也不肯當家，通通都集中到劉二一個人身上，事務的煩，自不容說，而且伴件是感困難，沒有辦法的，幸虧他是一塊北平同仁黨的老招牌，一向是貨真價實，大家都相信得過的，所以一天幾十個難關，一個月一千幾百個難關，都平安度過了，畢竟劉二上了年紀，無論自己如何精明誠實，對事對人，都無問題，但是自己的精神，是要發生問題的，一個月以後，漸漸覺得撐不住了，便一再懇求胡都督，另外派人，把精力不濟的情形，懇切說明，胡那裏肯依呢，因為沒有第二個相當的人，可以接手的，這是胡都督實在的苦衷，也明知道這個責任重大，而且事情棘手，無如巧媳難做無米的飯，那個能接手，那個又肯接手呢？把個胡都督，弄得沒有辦法。後來劉二因為寫信而說都是無效的，便自己把那顆關防，親自送交胡都督，并且說，我立刻就離開廣州，回故鄉去休養，你不派人，我也不負責任了。

，胡都督這才准了他辭職，劉二大喜，第二天真的回家去了。自此以後，除掉到欽州新屋住住，同者佐談談而外，再也不到別處去，總是在家裏享田園的樂趣。後來民國四五年，聽見日本又來對我國出花頭，提出種種要挾，袁世凱半明半昧的答應了，他便勃然大怒，打了一個電報給袁世凱，叫他完全拒絕，并且自己告奮勇，願帶兵征剿牠。後來聽說國難喪失了不少，他便義憤填膺，抑鬱成病，民國五年夏曆十二月十六這天，便溘然長逝，享年八十整。袁世凱聽見了，良心發現，下了一道命令說，「劉公澗亭，國之宿將，遽聞溘逝，駭悼殊深，一交國務院議卹，贈給二千元治喪，生平事蹟，付國史館立傳。那時邱逢甲移住廣東，聽見這個消息，一恸幾絕，立即手揮一挽聯云。

人爵貴，天爵益修，風雨泣孤忠，麟閣形圖，海上永懷蘇典屬。

將星低，福星長掩，江山留勝跡，烏號凝重，日南如慕馬文淵。

不幾天，逢甲也死了。兩廣老百姓聽見他死，莫不流淚，安南的遺民，聽見這個消息，個個捶胸痛哭，家家懸掛劉二的遺像，或是寫了他的官銜名字，立個牌位，一家老小跪着邊哭祭邊。台灣的遺民，便把劉二和逢甲的官銜名字，寫在一起同祭，當時有廣東少年陸達節以聯挽之云。

孤掌欲擎天，曾莫顧舸艣排山，桴急黑雲飛，縱橫掃蕩九千里。

雙忠同謝世，猶不忘纓冠救國，乘離紅雨鑿，感慨悲歌百萬家。

者佐替他經理喪事，因為年紀大了，悲哀過甚，沒有幾個月的工夫也死了，當時他也做一聯挽劉二云，

感恩知已兩兼之，憤故園興蕪，孤鳥從遊，海外賦同袍，再服九夷皆慄魄。
 漢寇復仇今已矣，概聚米才能，射潮身手，天南非大樹，越裳萬族共招魂。

讀者感言

無私神也怕，拼命鬼都降，將相本無稱，男兒當自強。人貴自立，不問他的環境如何的壞，只要他自己願意立志做人，便可以爲英雄，爲豪傑爲瑰賢，否則的話，被環境所限制所克服，那就是自甘下流了。一個人在世界上，好像一隻船在萬丈波濤中飄流一樣，不向前進一尺，便望後退一丈，一尺一尺的向前進，總有一天，會達到千堆錦綉滿目青黃繁華的世界，要是自己不長進，甘心自暴自棄的順流而下，那一定會流到茫茫空闊無邊的秋天瘴海中，喪身在凶濤駭浪裏而後已的。試打開我國或是外國歷史來看，那一個英雄豪傑不是從艱難困苦顛沛流離當中奮鬥出來的，惟其他能肯奮鬥，所以那些惡劣的環境，都變成了他們的奮鬥工具，磨礪資料，鍛爲鍛鍊英雄豪傑的洪爐烈火。所以孟老夫子說的好，故天之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是天要造就一個大人物必定先要鍛鍊他們的身體，所以要使他勞累，必定先要堅強他的意志，所以使他常受飢餓，又必定先要穩固他的操行，所以常常使他窮，又增加他的智慧，發發他的思想，所以使他的事事不順手爲什麼要這樣折磨他呢，就是要使他的心靈意志堅強，並且使他們的本能特別的增加，給他一個應付困難的準備。因爲一個人在優裕環境當中，對於一切

事物的真相，沒有機會可以見到，更用不着無故的白費心思腦力去想法子對付困難，所以遇到了困難的場合，便沒有法子去解決了。腦力是愈用愈靈的，體力是愈鍊愈強的，環境優裕的人都是腦滿腸肥，從前所謂肉食者鄙，就是因為他們既不能直接和事物真相接觸，又沒有躬親體驗的機會，好像專看畫譜的畫師，不能得到真山水的精神是一樣的，惟有環境惡劣的人們，他們時時同環境奮鬥，時時想奮鬥的辦法，才可以得到深刻的事物的真相。左傳上說晉文公：『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他雖然也是一個公子哥兒，因為他受了多少年的艱苦，所以他才能知道一切情僞，因此他得了國之後，他便能够稱雄稱霸，赫赫一時，假如他要不是吃了許多年的苦，一帆風順的繼承他的父親的基業，他也不過是一個很平庸的國君罷了，可見得困苦艱難，同惡劣環境，對於人們并不是一件不幸的事，不過在乎人會利用不會利用就是了，會利用便可以成英雄成豪傑，不會利用的便受天然的淘汰了。

一個人是如此，一個國家亦是如此，殷憂所以啓聖，多難所以興邦，一個國家自身不甘心願意讓牠亡，或是麻木不仁的聽牠亡，無論國境大小，國勢強弱，別國沒有力量能夠把牠滅亡掉的。譬如一個女子，無論如何柔弱，假如她不甘心同一個男子和姦的話，無論一個男子如何的強暴，他要想強姦一個女子，是萬萬不可能的，因為女子同是有手脚有牙齒的，所有抵抗的工具，無一樣不完備，只要拿定主義，不受奸污，除掉手脚可以抵抗外，還有牙齒可以嚙得的，一個男子的力量，決不能順順當當的逐他強姦的意思，不但不能如願以償，甚而至於弄得遍體鱗傷，結果還是白忙一場。國家儘管弱小，

能够拿出所有的力量出來抵抗侵略他的國家，結果侵略的國家，也是弄得焦頭爛額，甚而至於引起國際間的反感，國內的騷動，不獨不能滅亡人家的國，反而自己國家會搖動起來，過去歷史上的例子太多了，舉不勝舉。侵略的國家，好比是一個放火的人，被侵略的國家好比是被火燒的人，自己救自己的火，當然是不能留一點餘力的，因為房子燒掉了，不但自己多少年辛辛苦苦所得來的東西沒有了，連自己祖宗父親所遺傳的東西，也要燒得乾乾淨淨，所以這時候只有把所有的力量拿出來，同放火的人拼命對打，把火消滅了再說，在這救火的當口，免不了要冒險，高，費力挑水，甚而至於要燒灼皮膚的，但是決不能因為要費力要冒險同燒灼皮膚的事情，便看着火燒不動手的了。國家就是人們一個公共的屋，國家要是亡了，人們就要受人家的虐待，替人家做牛馬，做奴隸，不獨自己要受盡磨折，連子子孫孫都永世不能翻身的，就是有錢也不能享受，他要把你沒收便沒收，有學問的也無法施展，他要殺你便殺你，無論你想什麼方法去順從他，去將就他，躲避他，都是沒有用處的，與其在那時候被人家牛皮碎剮，到不如在沒有亡國以前，同他拼命，同他抵抗，拼命抵抗，一定可以把國家轉危爲安，轉弱爲強的，不但如此，而且國際地位，馬上就可以提高的，就是萬一不幸，被敵人打死了的話，到死得一個轟轟烈烈，萬古傳名，比亡國之後被人家當豬狗一般的屠宰，要值價的多，要光榮得多了。但是我們檢查過去的歷史看一看，越是貪生怕死的人，偏偏的要死，而且死得不光明，那些不怕死的英雄豪傑，儘管在刀尖子上跑，子彈裏鑽，跑了幾十年，鑽了幾十年，他偏偏不死，而且成了大名，這裡頭彷彿是有鬼神從中監察着一樣，是不要人

們討巧弄乖似的，所以一個人到了緊要關頭，決不可以偷生怕死，要偷生怕死，一定是
要死的，越是不怕死，不羈不死，反而是他成名立業的好機會。因為英雄豪傑不是生下
來就是的，一定是要不怕死拼命去幹才能做成的，要拼命去幹，天下太平的時候，也沒
有這種機會，一定是遇到外國侵略本國的時候，才有這種機會，要是遇到這種千載一
時的機會，再不拼命的去幹，那不獨對不起國家，而且對不住自己的祖宗和子孫，更對
不住自己，好像富貴功名送到你手裏頭來，你偏要把他放掉，不是自己甘居下流嗎？反
過來說，自己不想長進，不想立功名，以致國家受影響，被敵人佔據或是滅亡，那就同
坐着看人家放火燒自己的房子不去救，以致把祖宗傳下來的產業子孫衣食的來源，白白
送掉是一樣的，怎麼對得起祖宗子孫呢，放火的人固然是狼心狗肺，為天理所不容的，
但是坐着看人家燒自己的房子而不去救的人，更是可恥可鄙，更為天理所不容。一個
國家為什麼要被人家侵略呢？第一一定是這個國家的政府，用人不公，賞罰不明，政
治不良，少數人發財，大多數的人沒有飯吃，文官養了財源要害國，武官既怕死又復要
錢，因而一切外交、內政、財政、軍事、教育農工商業、交通、都無辦法，事事落後，
樣樣不行，社會方面，毫無進步，國際方面，遭人輕視，國際地位，無法提高。第二層
便是人們沒有自信心，忘記了自己國家的歷史，民族的文化，軍事器物，羨慕人家，自
己厭棄自己的國家，自己仇恨自己的政府，這日子平時嗎會引起愛國心來呢？戰時那肯
犧牲身家性命來擁護國家呢，要照這樣子，國家的命運自然吉凶多吉少，不單說是被人
侵略，就是不被人侵略，自己也會土崩瓦解的。野心的國家看見了便以為機會到了，這

種機會，他們不僅會利用，而且會製造的，怎麼說法呢，就是有許多國家，他要想侵略人家，首先便造出許多謠言，誣毀人家國家的歷史，糟踏人家的文化，把人家的好歷史都說是假的，沒有這回事，造出許多假證據來證明，把人家的好文化，說得個一文不值，他却暗地裏把他偷去了享受應用，日子久了，他反說這種文化是他們自家固有的，還有些莫明其妙的人，被他麻醉了，以為真是這樣子，拿他們這種改頭換面的假東西來研究，竟然數典忘祖，以為當真是人家國裏的好文化，自己國裏空空如也，彷彿自己國家是全世界的第一個不好的國家，只有花邊鈔票這一類的東西不討厭，不獨不討厭，還要想盡千方，把牠吸收運到外國去享受，這種觀念一生，不知不覺把愛護國家的動機暗消了，或是把愛護國家的勇氣減少了，自己的元氣先喪失了，外面的邪氣便會容易襲上身來，自然毫無抵抗的力量了，試把幾千年的歷史打開來看一看，那個不是用這套把戲，滅人國家的。凡是人類肚皮裏，都有心肝五臟，同時都有盲腸，盲腸固然是可以致病的，試問是不是人類因為肚子裏有盲腸，便把心肝五臟都換掉，至多不過把盲腸割掉就行了，假如因為有盲腸，便把五臟都換掉，改用豬的牛的來代替，那真是別有肺腸，毫無心肝的了。同時那一個國家的宗教、文化、道德、習俗、沒有好的，沒有壞的呢？強大的國家，固然是有他們好的宗教道德文化習俗，但是同時也有他們壞的部分，弱小的國家固然是有不好的部分，但是同時也有他們好的部分，因為什麼事情積久了便有流弊，如果不會去流弊的話，就是別國的好的，拿到自己國裏來用也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比本國所謂不好的部分還要壞十倍百倍，這是很淺薄的事理喲，就是不明白自己害什麼病

，拿人家的陳方子抄來，閉着眼睛瞎吃，非吃到上吐下瀉不止，藥是好的，症候不對，吃了便會殺人的。墨考來他叫一個畫師，替他畫像，畫師因為他臉上不好看，便把他的醜的一部分不畫出來，他拿來一看，大不高興，說這不是我的相，我的相是有我平生辛苦的繻紋，又有我打仗被傷的瘡疤子，現在相上沒有繻紋同瘡疤，那便不是我了，我要畫的就是要畫像我的醜相，不要不像我的好相。漢高祖得了天下，把他的父親接到宮裏去住，他的父親一天到晚都不快活，天天想回他的豐縣鄉下去，無論他的兒子用什麼方法，拿什麼好的歌舞給他看，給他聽，他總是不快活，但是漢高祖自己既然做了皇帝，斷沒有把自己的父親送回鄉下的道理，他便叫人在長安附近的地方，照着他的故鄉豐縣鄉下的房子道路一模一樣的造出來，又把那裏的人也搬到那裏去住，他的父親看見了，才快樂起來。宋國鄉下有一個相貌奇醜的人，有一天他老婆生了一個兒子，他在城裏聽見了，趕忙跑到鄉下來看一看，看見他的兒子同他一樣的醜，他便歡天喜地的，人家問他生了一個醜兒子，爲什麼這般快活，他說我所快活的，就是因爲他醜，是我的種，如果醜，便不是我的種我就不要他了。俗語說得好，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一個國家，政治縱然不好，也還是要愛他的，一國的文化道德風俗習慣無論是好不好，總是要多少保存一點的，好的還要把他發揮光大宣揚到外國去才對，因爲人民所以要愛國家，不是僅僅乎愛國家的土地和城池，一定也是愛他國裏的宗教文化道德習俗，如果這種宗教文化道德習俗，都要生吞活剝的變成外國的東西，那麼人民一定愛那一個國家，甚於愛他自己的國家了。莊周說：哀莫大於心死，孫子兵法以攻心爲上策，文化侵略，就是

這個道理，假如有人願意同人家國家同化，這就離開了他本國的母體了，這國家有多大
的危險呢？

人民爲什麼要愛護國家呢？好比人身上白血球，牠在人的身上時時刻刻要消耗人的
脂膏骨血，人的衰老，就是由於他的這種侵蝕，那麼醫學家爲何不想法子把他減少或是
殺掉牠呢？因爲人身上皮膚或血肉有損壞的時候，外面的毒菌乘之而入，這時候白血球
便發揮他的本能起來，同一切的毒菌奮鬥，無論如何犧牲，絕對是不退讓一步的，人民
時時依賴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國家有難的時候，再不去犧牲奮鬥，抵禦外侮，那便
連白血球都不如了。俗語又說，多年癆病夾着漏底傷寒，小鬼便要上門送催命符了，這
時候你要同小鬼磕一萬八千個頭，他還是要你的命的，到不如同鬼惡打一頓，打敗了，
固然是死得快些，但是要將鬼打傷了打敗了的話，鬼一輩子不敢上門了，不但是可以不
，而者百病消除，這是怎麼說法呢，就是下決心吃加劑子的猛烈的藥，叫做死馬當改做
死活馬醫的辦法。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都陷於沒有辦法的時候，平時對內要想政治
改良，民權發達，對外要想提高國際地位，轉移世界各國的視聽，那真是難於登天，惟
有遇到國家被人侵略的時候，人民抬頭的機會到了，國家抬頭的機會也到了，就是不願
一切的同侵略國家拼命死打，打贏了，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所以一個國家被侵略，照表
面上看起來，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過細想想，到是一個轉弱爲強，轉低爲高的國家翻
身的一個千載一時的好機會，火綫就是人民的藥罐子，恨病吃藥是極有效力的，死中求
生向火綫裏跑，便是人民自己翻身的終南捷徑。戚繼光先生說過，賊來侵犯我，處處是

活路，就是火綫是死路，我國被賊侵犯，處處是死路，祇有火綫是一條活路，這條活路要是把牠看錯了，便是自尋死路，人們如要把這抗戰機會錯過了，那就成了一個萬劫不復的亡國奴了，我看了民族英雄劉二的傳同安南朝鮮台灣滅亡淪陷的經過，不知不覺發生這種感想，因此才寫這篇感言，不過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究竟我所感想的對不對，還要請讀者們再批評。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民族
英雄

劉 二 傳

(全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五角
(外埠另加郵費)

編著者 唐 偉

出版者 廣西省政府編譯委員會

營業地址 桂林貢前街
印刷者 廣西印刷廠
電話 二七三六

封底